

建炎要錄卷四十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十有二月己巳朔輔臣進呈張浚與呂頤浩書報將自蒲解進兵曲折初頤浩在相府遺浚書言近日臺諫尚循舊態論事不切時務浚報之曰臺諫箴規人主闕失糾彈朝廷官邪當優容之但使主上曉其意范宗尹言浚此論甚善上稱美久之

庚午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張用等言所部四十萬人乞不分擘他處願聽李允文節制詔高衛率用等解圍江州如能解圍其張用當除正任觀察使時衛已為允文所却而朝廷未知也 朝奉郎添差通判福州宇文師瑗提舉福建路市舶師瑗虛中子特錄

之 詔自今立春日賜百官春幡勝權免俟邊事寧息如舊 交趾郡王李乾德請入貢詔却之

辛未尚書屯田員外郎黃龜年行監察御史龜年永福人也臺部題名

並在紹興元年正月恐誤 詔度支員外郎韓球速往饒州所過州縣錢糧盡

數剗刷別項椿管應松江網船不以空重並令赴饒州岸下擺泊

先是李回富直柔共議移蹕饒信間以討李成乃遣球往饒信州

椿積錢糧凡江湖川廣所輸上供悉儲二郡中書舍人胡交修曰

郡盜猖獗天子自將勝之不武不勝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

以辱王師中書舍人洪擬亦言捨四通五達之郡而趨偏方下邑

道里僻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禦水道壅隔非

漕輓之便輕棄二浙失煮海之利力上疏爭之球璜之弟也時上

自海道還內批取金以百計絹以千計銀錢以萬計人言籍籍以

為費交修曰予以馭其富人主之柄也即有賜第詔有司奉行毋

示人以私上欣納熊克小曆以擬為起居郎按日曆擬今年八月除中書舍人克誤也 直秘閣知

江州姚舜明陞直龍圖閣武功大夫江州兵馬鈐轄劉紹先領忠

州刺史錄守城之勞也時舜明所募迪功郎黃武免解進士張定

之持螯書至行在詔武改初等京秩而定之為迪功郎 是日金

左副元帥宗維命諸路州縣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之於路至

癸酉罷籍客戶拘之入宮至次年春盡以鐵索鎖之雲中於耳上

刺官字以誌之散養民間既而立價賣之餘者驅之達鞞夏國以

易馬亦有賣於蒙國室韋高麗之域者時金既立劉豫復以舊河為界宗維恐兩河陷沒士庶非本土之人逃歸豫地故有是舉小民出不意父子夫婦盡城星散哀號滿道并縊者甚眾壽州初得客戶六十八而誤報六百八人宗維不容訴於是州官驅窮民孤旅四百五十人以充數至則一例賣之莫能辨也先是中原士大夫為宗維所掠聚之雲中至者無以自活徃徃乞食於路宗維見之畏其眾也驅三千餘人坑之城外

熊克小歷云樂壽縣初得客戶六十八人蓋據張滙節要

所書按去年秋金已陞樂壽縣為壽州今改定修入

壬申大理少卿張誼行殿中侍御史 御筆令孔彥舟移兵援江

州賜彥舟戰袍金束帶銀鎗細甲時起復尚書考功員外郎宣撫

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雱在彥舟軍中因為之用乃亦進雱

二官為朝散大夫

癸酉浙西按撫大使劉光世乞暫赴行在奏事詔鎮江係控扼要害之地方敵人對境所賴措置防守所乞難議施行

丙子以越州為趙立醮祭作佛事特輟視朝一日 閣門宣贊舍

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韓世清為池州兵馬鈐轄

戊寅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自長沙遣人獻馬四匹又以

一馬遺內侍馮益益并其書上之上諭輔臣曰此豈士大夫所宜

為范宗尹請以所進還之李回曰以寧以此窺朝廷亦甚淺矣守

曰以寧以此圖官職爾上曰朕即位以來未嘗以貢獻進人官職

俟其來當還之

已知詔戶部進錢萬緡奉隆祐皇太后生辰時上以太后誕日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然有一事當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定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上聞之惕然其後更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蓋張於此此以哲宗實錄篇末朱勝非所記上語修入但不知在何年謹按昭慈聖獻皇后以建炎元年至南京二年在維揚三年在虔四年在越而后以紹興元年四月升遷史臣所記言語有云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則必非元年二年事故知此年不疑今因進奉遂書之當求他書附生辰本日

辛巳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為翰林學士徽猷閣待

制林適復為中書舍人

熊克小歷汪藻除學士在明年五月蓋因本院題名誤也今從日曆

朝奉

郎朱宗守大理少卿宗始以偽黨斥至是范宗尹薦用之

承奉

郎新知常州劉寧止知衢州

詔崔增聽呂頤浩節制頤浩請之

也三省言訪聞江西州縣徃徃迫於軍衆應副馬進錢糧詔禁止違者當職官重行竄責

癸未朝散郎通判壽春府王據知壽春府從政郎淮南西路安撫

司主管幾宜文字王大節為宣議郎通判府事初金將周企既去

據執守閣臣閣門宣贊舍人馬識遠械繫之且上問勅死事于朝

故有是命據因為惡言動衆亡賴少年相與取識遠殺之

日曆壽春府奏

見禁叛逆守臣馬識遠而無行遣  
指揮此以洪邁夷堅志所書修入

詔監司守倅並以三年為任

甲申翊衛大夫福州觀祭使辛道宗為樞密副都承旨先是承旨  
司關官范宗尹擬用保靜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邢煥起復  
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藍公佐與道  
宗凡三人除目上上曰朕不欲以戚里任朝廷官道宗亦可但不  
甚知兵乃用道宗而罷煥命下給事中陳戩不書錄黃道宗聞之  
使所親語戩曰富季申以附武故有今日公第行之必有以報此據  
沈與求劾富戩即上奏言右府本兵之地所以號令諸將今道宗  
直柔狀修入之兄企宗總禁旅之屯以事征討於外其弟永宗總神武之衆以  
制中軍於內而使道宗出入機庭親承密旨豈無妨嫌上不從遂

命尚書右司員外郎趙子畫兼權給事中書讀行下

命子畫在是月壬辰今併

書之熊克小歷云道宗時為後軍都統制按此時神武後軍  
統制乃陳思恭為之而辛永宗為神武中軍統制克恐誤  
直

秘閣知越州陳汝錫以職事修舉陞直顯謨閣

汝錫此除季陵白  
雲集有制詞按此

時後省乃席益胡交修洪擬三人陵方  
罷版曹奉祠家居不知何以當此制也

乙酉詔臨江軍津遣宣教郎范燾赴行在

燾已見去年九月燾嘗權寧遠

軍節度使孟忠厚從衛提舉事務所屬官以事擾州縣為忠厚所  
斥及還忠厚言燾攝任日淺乞不推賞燾憾之乃上疏訟忠厚與  
太母共養淵聖皇帝之子藏之別室上諭輔臣曰朕事隆祐太皇  
如子母之間更無疑間燾誣謗太后安得有此可送御史臺治其  
罪范宗尹曰陛下若坦然不疑不若便行遣上曰所以送獄者欲

天下知其誣謗太后得罪非以言罪人也既恐追逮煩擾可送一州編管上又曰英宗慈聖及哲廟宣仁皆以人離間故使疑謗上

累兩朝朕不得不懲乃有是命

明年三月  
丁酉行遣

丙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進呈諸路盜賊數上謂回卿意如何回曰臣意欲治數渠魁當少戢上曰卿意甚善皆吾赤子豈可一一殺之第治李成輩三兩人可矣范宗尹曰俟更數日江北探報稍定便降車駕幸饒信指揮先遣韓世忠往盜賊自須聽命李回曰臣所以屢告陛下移蹕者蓋天威所臨群寇自然消服富直柔曰兵家貴先聲亦須早降旨揮回曰周虎臣乞降黃榜招撫臣謂呂頤浩方失利今若便降招撫榜去政恐賊笑爾上曰招撫須以大

兵臨之守曰誠如聖諭所以就招撫者以我能制其死命故也時遣太常博士周虎臣往頤浩軍前計事而虎臣乞招撫故執政及之

庚寅上與輔臣議改元范宗尹曰將來郊禮又須降赦今德音乞用第二等上曰將來郊禮除諸軍賞給及官負奏薦不可不與其餘一切從權減省參知政事張守曰仁宗時祫享禮恐將來可遵用降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沈晦為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也

辛卯劉光世奏謀報敵不渡江上謂大臣曰朕當修人事以答天意范宗尹曰聖訓及此天下幸甚

乙未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江南路招討使進解江州之圍且平羣盜事急速者許便宜時李成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使其徒多為文書符讖幻惑中外朝廷患之至是聞金不渡江上乃止饒信之行范宗尹因請大將討成故有是命仍令前軍統制王瓌後軍統制陳思恭鎮撫使岳飛皆屬俊詔招討使位宣撫使下制置使上著為令

丁酉朝散郎措置福建兵民寨柵謝嚮言范汝為已就招先是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駐邵武軍距賊洞二百餘里時遣兵攻賊為所敗有從事郎施遠者邵武人上舍高第自穎昌府府學教授代還以策干企宗反為賊游說而本路監司亦以招安為便乃募

國學內舍生葉昭積往招之至是授汝為武翼郎閤門祇候充民兵都統領其徒葉鐵最驍健亦以為忠翊郎更名徹招積補下州

文學而遠還承直郎時汝為募得官且懼大軍繼至故聽命然未

散其徒企宗駐軍邵武軍不能制

熊克小歷於此書就命謝嚮為民兵寨柵官按嚮措置福建路

企宗為福建制置使亦誤企宗除制置在明年二月己卯

是月夏人攻西安州平羌寨拔之翰林學士汪藻言古者兩敵

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金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決不能守若

為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蓋可驅而去也淮南空紹

兵禍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

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正

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所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

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一時也疏

奏未克行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

蕪疏不得其時今  
恭酌附此年末

是歲行在大軍月費見錢五十餘萬緡銀帛芻粟在外而諸養兵

之費不與焉

此以紹興元年  
正月德音修入

宗室不縱等賜名者八人 宣撫

處制使張浚命四川民戶歲輸激賞絹三十三萬有奇俟邊事寧

息即罷四川田稅大約凡三百錢令民輸一匹絹而成都彭漢邛

蜀永康六郡自天聖間官以三百錢市民間布一匹民甚便之其

後不復予錢而但取其布民始以為病至是宣撫司歲截陝西河

東北三路絹綑三十萬匹令民輸其直以贍軍西川匹為十一千

東川匹為十千歲凡三百萬緡有奇謂之絹估又截布綑七十餘

萬匹匹取其直三千歲凡二百萬緡有奇謂之布估云

按絹估錢  
自慶元初

累減至二百餘萬布估錢減至一百二十七萬緡激賞事紹興十

六年十二月戊戌絹估事紹興二十五年七月丙辰可參考

自浚入蜀盡起諸路常平坊場錢以贍軍次科激賞絹布次則盡

起常平司積年本息和糴等米次則對糴稅戶米對糴者謂如甲

家歲輸米百斛則又對糴百斛以備軍儲蜀民始困矣

此以劉長  
源奏議附

見當求總領所按 紅巾賊屢犯均州知武當縣奉議郎王煥率

邑人保山寨賊軍大至或勸之使遁煥曰使吾有此心則不能與

邑人此來矣遂與一家俱死後錄其家一人

此據張鈞續忠義錄  
鈞以為建炎末事故



附於此但又以為金人大軍搜山則非也此時均州諸

偽齊劉

盜乃李忠之徒金人未嘗至今刪改令不抵牾

豫立陳東歐陽澈廟于歸德府封東為安義侯澈為全節侯取張

巡許遠廟制立為雙廟以祠之

此以方疇封事及遺史參修疇以紹興元年五月上書豫以今年僭立故參酌

附此末 時國信副使宋汝為自京師至東平見豫持頤浩書與

之勉以忠義開陳禍福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豫自新南  
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汝  
為不遣既而以汝為本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時又依金國  
法鄉各為寨擇土豪為寨將兩丁籍一為出戰軍以糧器甲自備  
民有醉酒罵豫云汝何人敢為天子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  
言有大利害乞見豫召入希載請遣使密通江南豫榜于市云上

國聞之與生靈為害非細斬其首以令

初徽猷閣待制洪浩與

右武大夫龔璫持命至太原金令其陽曲縣主簿張維館伴留幾  
歲金遇使人禮益削是歲始遣皓璫至雲中時通問使朝奉郎王  
倫閣門宣贊舍人朱弁已被拘倫皓因以金遺商人陳忠令密告  
兩宮以本朝遣倫等來通問於是二帝始知建炎中興之實已而  
左副元帥宗維召皓等遣官偽齊皓力辭不可宗維怒命壯士擁  
以下執劔夾承之皓不為動傍貴人喏曰此忠臣也止劔士以目  
為蹠請宗維怒少霽遂流遽于冷山與假吏沈珍隸卒邱德黨起  
張福柯辛俱流迤猶中國編竄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金國  
二百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監軍希

尹聚落希尹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猶布番課  
四隸採薪他山嘗以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麪而食

熊克小歷附此  
事於三年末恐

誤今從  
皓行述

瀘州騎射卒張仙謀殺安撫使蘓覺以叛舉火焚倉庫

不克伏誅先是戍卒王全等十數人糾合為亂乘郡官端午泛江

乃舉兵前一夕夜漏四鼓大雨及明罷出郊姦謀沮喪遂就擒騎

射蓋元祐末所置其額才四百人全蓋宣和末京師所遣禁兵號

東土軍者是也

此據江陽志修入志稱不利於帥臣蘓覺而以為  
建炎四年事按覺今年十二月到官故附此年末

建炎要錄卷四十一

宋李心傳撰

紹興元年歲次辛酉劉豫太宗二年天會春正月己亥朔上在越州平旦率百官遙拜二帝於行宮北門外退御常朝殿朝參官起居自是朔望皆如之是日改元紹興德音降諸路雜犯死罪以下囚釋流以下羣盜限一月出首自新仍官其首領令州縣存恤陣亡戰傷將士及奉使金國與取過軍前未還之家民戶今日已前倚閣稅租一切除放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令有司條具元祐黨籍臣僚未經褒贈人吏刑部限一月檢舉自紹聖廢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禮官講求故事然未有應者金人掠天水縣時縣徒

治榆林承奉郎知縣事趙璧方受賀忽敵騎三百突入坐上縛璧及統領官雷震主簿張昔以去璧等不屈皆殺之京北人也

辛丑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李光移知洪州光以事與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有違言光世請避光上曰朝廷方賴光世為上流屏翰然光區區數論事意亦可佳乃徙光江西范宗尹因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覲有才乃復覲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制白所草恐覲二承事郎新知衢州劉寧止為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官劉光世請之也

癸卯上謂輔臣曰張浚短於人所用多浮薄妄作同知樞密院李回曰浚之行出於倉猝以故不暇詳擇上曰用人豈不不審尚

書禮部員外郎侯延慶為起居舍人延慶為范宗尹所喜故辛用之起復朝散大夫樞密院計議官王侂起復右武大夫榮州防

禦使同管閣門公事蓋公佐並罷侂復子也朝廷以其父死事故錄之而侂交結權貴數與公佐謳歌燕飲公佐與內侍康誥善每至其直舍縱飲大醉薄暮還家頗漏泄禁中語侍御史張延壽劾之上令付出議罪范宗尹請除侂太宗正丞延壽言其不可盡罷之仍鑄公佐五官黜監諸州市征緦與公佐求論宗尹交中侍大夫

奉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卒故事橫行不贈官以質當苗劉之亂與在外將帥協謀保護兩官特贈鎮東軍節度使賜其家帛三百匹錢五百千贈繫貶明釋見本日

僚薨辛有本月日者者因致是日始下詔罪狀舒蘄鎮撫司副都  
者因遺表書無遺衣仕書之

統馬進以其違主帥之令抗拒官軍也仍立賞格許其徒自新  
甲辰閣門宣贊舍人潘永思復為帶御器械以神武副軍都統制  
辛企宗言永思嘗捕魔賊有功故也 朝奉郎和州無為軍鎮撫  
使趙霖復故官為朝請大夫霖先以贓廢至是特復之

乙巳權鄂州路副總管張用所部統領官孟振王霖以其軍奔咸  
寧縣先是安撫使李允文傳令點軍或告以允文將殺用用懼命  
諸軍擐甲而入允文大驚遽罷於是其徒俱散用獨與親軍二千  
居城中

丙午太常博士王居正試尚書禮部員外郎宣教郎秦梓守屯田

員外郎 尚書刑部員外郎錢稔兼權江南路招討司隨軍轉運  
使 中奉大夫李芘知建州

丁未言者論大臣用人之際當推其賢不必以嘗經堂除為限先  
是呂頤浩當國患請謁者衆乃揭榜省戶曰未經堂除者不得投  
牒求官言者以為如此則宣政之間倚權貴之門趨取顯美者皆  
在所收豈無韜晦自重不願為人所知者至今守其說而不變其  
何以來天下之士而濟艱難之業疏奏詔三省遵守

戊申神武右軍都統制江南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後數  
日俊入亂頗言李成兵衆上曰汝將全軍設為股攻一郡若何俊  
曰臣朝至而夕入可也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衆

何能為俊大以為然上因謂俊今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何為無功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俊將行越州邑根刷民舟二千載其軍家屬言者以為擾乞罷之不從事見此月乙酉尚書省言岳鄂道遠請還隸湖北復江

池路為江東西路置帥司於鄂鼎辰又改是日馬進陷江州守

臣直龍圖閣沿江安撫使姚舜明棄城遁時江州被圍僅百日糧食皆盡人相食賊兵晝夜不息兵馬副鈐轄劉紹先竭力捍禦至是人皆飢困無鬪志呂頤浩楊惟忠巨師古率眾來救為進所敗不得近城中亦不知官軍來援舜明與紹先議棄城出奔紹先乃縱火城中乘喧開奪西門走瑞昌舜明奪南門走南康進引兵入

城大肆殺掠日晚有米綱到城下泊於酒坊門下始知賊已據城急解維放船下湖口進遣賊黨追至湖口遇頤浩之兵而還李成聞江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坐於州治括寓客及郡縣官僅二百員悉殺於庭下端明殿學士王易簡與其子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寓皆死於亂兵有沿江安撫司統領官呂鄂者能射一石三斗弓發無不中城初陷諸馬進降進喜成見之曰圍城久士卒多中箭死非爾邪遂殺之成揭榜許人識認虜獲生口人漸有生意皆作庵寮以居寓靖康中嘗除尚書右丞

已酉岳飛自江陰軍引兵之洪州飛行至徽州有訴其舅姚某搔擾者飛責之他日舅因馳馬射飛不中飛擒而殺之金人犯揚

州

辛亥參知政事謝克家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克家引疾乞祠故有是命

壬子詔京官知縣並堂除內外侍從官限三日各舉可任縣令者二人犯贓連坐又詔不歷縣令人勿除監司郎官不歷外任人勿為侍從著為永法於是從官有互舉其子為縣令者而子又皆貪贓論者惜之何備龜鑑不歷縣令不除監司郎官不經外任不除侍從嚴失舉之罰頒考課之條定內外更迭之法而命官之道得矣 詔明州作開班直令殿前皇城司依舊於禁軍內安排 直龍圖閣知潭州向子諲移知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公事後

二日以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為東湖副總管屯鄂州彥舟在潭州未去也

是日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始領使事於新喻縣

此據勝非八月四日所奏

癸丑曹成入漢陽軍成久屯三龍河時出兵攻德安府而李宏在鄂州軍皆乏食成率眾趨漢陽宏亦繼至權鄂州路副總管張用聞之率其親信二千餘人往咸寧與孟振王林復合安撫使李允文遣使招成成曰若許人入城則秋毫不犯不爾當縱諸軍一蹂踐之允文許諾遂自平湖門入城出屯於東門之外漫岡被野連接不斷既而鄂州無糧食允文謂成曰可向南自求之於是成復有反意遂率眾如江西 是日李敦仁圍建昌軍後半月乃解去

甲寅中書門下省言祖宗舊法在京官吏添給各有定限次數若不別行措置無以革冗濫之弊詔行在供職官吏除本身請受外添給等不得過三色有兼職人不得過四色如違計贓斷罪批勘官司不覺察者准此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二十七日戶部申明狀修入承務郎謝伋修職郎程克俊並克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伋克家子克俊鄱陽人也

乙卯直龍圖閣鼎澧鎮撫使兼知鼎州程昌寓依前知鼎州主管湖西安撫司公事時門之諸縣太半為賊所據入絕少米貴斗直二千而養蔡兵頗衆昌寓既輟兵北授澧州又於辰陽新縣邊地要城列置諸寨調屬郡峒丁刀弩手以助蔡兵守禦軍糧屢竭或

五日纔給糯米一斗軍人鬻妻子以自活昌寓聞於朝不俟報即取辰沅邵全泗州諸司錢以贍軍又賦鼎民和預買折帛錢六萬緡自是以為例昌寓州民戶和預買紬絹錢五萬九千九百緡以贍蔡兵他奏修科鼎書皆不見今以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壬申凌景夏所入朝奉大人江端本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初命端本知光州端本不赴既而言者劾其避事端本坐停官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事上曰一日休務不至廢事使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夕何補也

丁巳責授茂州別駕李彛復為朝奉即以赦叙也 是日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江西副總管楊惟忠引兵趨江州先是神武前軍



統制王瓌軍至饒州順浩乃復進軍左蠡會順浩又得閣門宣贊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稍振乃命瓌與增擊賊於湖口之南增大捷乘勢至江州城下而姚舜明已去矣於是李成遣其將郃友自奉新縣徑趨筠州

戊午戶部侍郎孟庾言兩浙路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萬餘匹半令輸價錢每匹兩千從之

己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特遷通奉大夫以出使日久禦捍大敵備著忠勞也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自去臘至今招到女真及簽軍共六百六十餘人乞補官詔補忠訓郎已下至効用甲頭內無姓人賜姓趙先是左監軍昌屯每陵光世

知其衆久戍念歸乃鑄金銀銅三色為錢文曰招納信寶皆有使押字以為信號獲戎人之解事者貸而不殺俾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扣江執錢為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遂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庚申朝奉郎直顯謨閣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落職降三官責監台州酒務以寧既為孔彥舟所逐會監察御史韓璜使湖南還劾其擅命故紕之銀青光祿大夫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綱有請也詔趙普佐命元勳視漢蕭何宜訪其子孫量才錄用

辛酉手詔曰朕念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

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和之末以太常禮部各有所  
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今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襲封  
人名遵依故事施行是日輔臣進呈次上因論此事曰太祖功德  
如此世襲王爵宜不為過范宗尹曰太祖嘗云天下初定朕思得  
長君以撫之而授之太宗則其意專為天下上曰朕頃在藩邸入  
見淵聖皇帝率用家人禮一日論及金人事嘗奏曰京師甲士雖  
不少然皆游惰羸弱未嘗簡練敵人若來不敗即潰耳陛下宜少  
避其鋒以保萬全淵聖皇帝朕為祖宗守宗廟社稷勢不可動其  
後敵復犯京師朕在相州得淵聖親筆謂悔不用卿言是時近習  
小人爭言用兵熒惑聖聽殊不量力遂致今日之旤 奉迎神主

提點所言今太廟寓温州逐月薦新有非地產者請得以他物代  
充從之

癸亥樞密院奏福建民兵都統領范汝為欲令聽辛企宗節制上  
曰事有本末卿等今日所措置者末也而未原其本福建僻陋盜  
賊踵起得非守領不知省其疾苦乎其令監司師臣各條上弭盜  
及便民利物之事朕當施行之 監察御史韓璜言臣誤蒙使令  
將命湖外民間疾苦法當奏聞自江西至湖南無問郡縣與村落  
極目灰燼所至破殘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緣金人未到而潰散  
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罷逐之師繼至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  
鄉村搜索殆遍盜賊既退瘡痍未蘓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剝

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絕如絲此臣所欲告於陛下者然道中伏讀改元德音不覺感泣州縣情偽陛下既已盡知蠲煩去苛息意亦已備矣臣倦餘忠欲陛下謹信詔令務在必行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州縣自宜恣意奉行違者監察按劾御史臺察之 左武大夫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權京城副留守趙倫既出奔與權知唐州胡安中數奏金人動息安中先以留守司之命假授武德大夫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在唐州至是遣人來奏事上嘉之詔並進三官仍賜勅書將諭初杜充之敗也其中軍統制武義大夫耿進以所部去朝廷聞進在通州詔進以舟師赴行在進堅子也見三年六月

甲子通義大夫吳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荆湖東路兵馬鈐轄初向子諲既移鄂遂以降授中散大夫新江南路都轉運使湯東野知潭州與子諲並命會監察御史韓璜言湖南困弊宜遣重臣鎮守敏時在廣西范宗尹因薦用之 直秘閣王浚明知建州浚明初以軍變罷至是復用之

乙丑荆南鎮撫使解潛言臣所領鎮最為要害而所部正兵不滿二千本鎮東鄰鄂渚而按撫李允文生事召亂致李成寇犯未已南接潭鼎而節制王以寧輕易無知為孔彥舟所敗湖外騷然又

禹澧程昌寓狂率自恣近為湖寇敗於辰陽僅以身免

此事未見潛所奏云

湖寇楊彛子北連襄漢而未有師臣千里之間人跡斷絕乞遣精

恐是楊華也

兵一軍前來保護蜀口時先文軍將武功大夫康州團練使江南東路兵馬都監張崇叛去以所部屯岳州潛以崇知公安軍言於朝詔已命崇赴鄂州不許潛又言峽州宜都縣在大江之南背山面水險阻可恃乞移治宜都從之

丙寅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謀報金人自秦州來橫塘詔光世極力措置

是月金人以萬騎攻南河寄治所西碧潭時鎮撫使翟興以乏糧方散遣所部就食於諸邑所存惟親兵數千報至人情危懼興安坐自若徐遣驍將彭玘往授以方畧設伏於井谷遇敵至陽為奔北金人果以精騎追之遇伏為所擒餘衆潰去 初順昌盜余勝

等既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喜禍與射士張衮謀欲舉寨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兇黨忿剔其目而殺之暴死於市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又殺之賊既平屍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為設香火事聞詔贈承信郎更為立祠號忠節

旺贈官在

六年十月乙卯賜廟額  
在三十一年今併書之

建炎要錄卷四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二月戊辰朔廣東經畧司言賊李冬至二犯英連韶郴等州冬至二者宜章人以軍興賊重不能保遂與其徒作亂自號平天大王詔湖廣憲臣招捕 是日祝友以其軍降於劉光世初友在新店欲侵宣川阻水不克渡會光世遣人招之友留其使彌旬然後受招時江東路兵馬副鈐轄王冠在溧水駐軍友移書假道以趨鎮江冠不從友引兵擊之冠軍大敗友遂自句容之鎮江光世分其軍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軍極富以金寶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

已已監察御史江躋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禮部尚書秦檜兼侍讀翰林學士汪藻中書舍人胡交修並兼侍講朝請大夫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復直秘閣

庚午執政言劉光世軍中乏糧遣考功員外郎仇愈往究其實上曰光世一軍月廩萬數如此宜速為屯田之計富直柔曰近辛道宗具陝西弓箭手法頗類屯田之制范宗尹曰容臣等細議之愈益都人也尚書省乞檢舉行遣常程文字從之改行宮禁衛所為行在皇城司詔朝奉郎知益陽縣魏舜臣俟任滿陞擢差遣以御史韓璜論其嘗拒鍾相也時和漢陽軍馬友以糧乏遣其將王成率眾渡江犯鄂州副總管張用率親兵登城詰問以神臂



方射之成乃退翊日李允文即以友權荆湖南路招捉公事友盡取漢陽財物往湖南道遇岳州守將吳錫棄城去率精兵數千自

益陽入邵州舜臣時權州事為所逐馬友吳錫魏舜臣事皆據趙日按日歷友自叙狀云今春乞糧于鄂而李直闕差友殺劉忠招捉湖南盜賊行次岳州知郡吳錫先已去友遂權駐其地狀以五月十六日至行在不知何時所遣然孔彥舟三月九日已焚潭州則友離漢陽必在二月也故因舜臣事附見遺史言允文以友為湖南副總管而狀中乃云招捉公事今從之熊克小歷紹興元年春益陽有吳錫者提兵七千屯本縣告邵州守臣魏舜臣乞糧不得錫以兵走邵舜臣懼而走以胡安國與宰相書考之錫破邵州在今年七月四日蓋是時舜臣權守倅也今併附此

州兵馬副鈐轄劉紹先以殘兵七百人赴朱勝非是日邵友以數千人犯筠州守臣朝請郎王庭秀與鄂州統制官修武郎傅樞方共飯聞冠至即與官吏棄城走豐城縣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衢信來者皆稱張俊軍行極整肅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七人矣范宗尹曰臣以書獎其美上曰待亦作詔勉之立功俊心忠謹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守曰陛下深得御將之術朝請大夫葉宗鄂復直龍圖閣知洪州是日邵友犯臨江軍守臣朝奉大夫康倬遁去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吳全以其軍夜奔新喻縣倬識子也識河南人元祐間於是朱勝非以兵少自新喻南去取兵於吉州引進使

壬申初定每歲祭天地社稷如奏告之禮用權工部侍郎韓肖胄奏也詳見去年十一月甲辰

癸酉詔張浚措置津發四川上供金帛赴行在自置宣撫司而上

供悉為截留以備軍食至是戶部以將行大禮及行在急闕為言故有是命然川陝用度繁截留如故日歷不載此按今紹興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戶部申明狀修入詔江湖福建路憲臣遍詣所部剗刷應干合起金銀錢帛赴行

在亦以將行大禮也故朝奉大夫呂希純追復寶文閣待制希純

公著第三子元祐中書舍人黨籍待制以上第二十四人道州安置新除襄鄧隨郢鎮撫使桑仲

始受命是日以其都統制霍明知郢州霍明中省狀云紹興元年二月六日准桑仲差知郢

州初仲在京西連跨數州無糧食人相啗又數為金州人所敗欲引衆北去至是次棗陽縣始被鎮撫使之命遂還襄陽駐軍文林

即金房安撫司幹辦公事晉城續獻書於宣撫處置使張浚曰譚亮守鄧州披荆榛保孤壘屢戡大盜奉朝廷法令隱然若一長

城曾不得鎮撫使而仲乃得之是獎亂也朝廷在遠未詳仲凶逆之狀不然豈有舉四郡數千里之百姓委之餓虎之喙乎今仲連敗衄於安康此正天亡之時若使充併力勦除稍申國威而以鎮使命究則忠義知勸盜賊少戢矣襄陽為朝廷基本利害甚大相公豈可不從權易置浚深嘉感言而不能用郢州新遭曹成之後百室無一二存者仲俾霍明領兵二千守之明邯鄲人為遞舖曹司有奮力善戰而敢殺郢與德安接壤鎮撫使陳規籍其通船運每以恩信結之明自是與規通好不絕曹筠撰陳規行狀桑仲為鎮撫使其副霍明別以精兵數萬屯郢州郢鄰德安公欲以恩信結之因奏明知郢州仍請加美名朝廷從之自是郢與德安通好不絕蓋結之以恩者寔所以間明之附仲也按日歷紹興二年五月五日霍明申紹興元年二月六日蒙鎮撫使桑仲差知郢州不去嘗受朝命行狀誤也趙

姓之遺史云明在郢與德安通書陳規亦籍其通船路此言有理今從之

甲戌詔江淮招討使張浚速往措置以降授中散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湯東野為本司參謀官朝廷始聞江州失守故有是命丙子臨安府觀察推官沈長卿監都稅院沈震陳祖安司理參軍葉義問並勒停時長卿等上書論范宗尹過失詔責以中傷大臣力肆詆毀露章臺省搖動眾情此而不懲為患滋大宗尹抗疏為請後四日乃寢其命長卿烏程人祖安閩縣人義問壽昌人也

廬壽鎮撫使李伸之被執也其統制軍馬武顯即閤門宣贊舍人高彥以所部走廣德軍至是就招赴行在詔以其眾隸神武左軍隸左軍在此月癸巳



戊寅詔禮部御史臺太常寺條具明堂合行事件申尚書省時上以當行大禮命近臣議之參知政事張守欲行祫饗禮禮部尚書秦檜建言頃歲渡江冬祀儀物散失殆盡宗廟行事登樓肆赦不可悉行至於祫饗又不及天地惟宗廟明堂似乎簡易苟採先儒之說而畧其嚴父之文志在饗帝而不拘於制度之末尚或可舉議遂定 詔自今盜賊令州縣極力措置毋得申奏陳乞及擅便招安用知鄂州高衛奏也

已卯日中有黑子 淮康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為福建路制置使時南劍賊余汝霖余勝等作亂輔臣欲假企宗事權故有是命

辛巳禮部尚書兼侍讀秦檜參知政事龍圖閣待制孫覲時知臨安府以啟賀檜有曰畫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檜以為譏已始大怒之 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趙疇丐免詔疇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直寶文閣張鎮知建康府

壬午延福宮使奉國軍承宣使入內侍省都知提舉禁衛董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初張榮率舟船至通州過捍海堰欲出海復歸山東水阻不得去榮遂入通州糧日盡取人為粃以食民之得脫者無幾 是日日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進呈因故事當避殿戒膳今人情危懼之際恐不可以虛文搖動羣聽望

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上曰日為大陽人主之象豈關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民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知為災也 詔度支員外郎韓球所劾饒信州餼糧除應副張浚軍須外並發赴行在時已罷移蹕之議故有是旨

癸未詔以季秋天饗明堂江淮招討司隨軍轉運使詹至言大敵在前國勢不力請停大饗以其費佐軍仍督諸分道攻守以慰在天之靈繼志述事莫大於此至桐廬人也 刑部尚書胡直孺兼侍讀 右諫議大夫黎確言福建盜起本於科歛誅剝民不堪命今自范汝為以下官者二三百人而聚萬衆於建安辛企宗坐視而不能制謝嚮順從而不敢違建邵之間雞犬一空橫尸滿道遠

近謂之謝范而不敢名其無生理殆亦可見願稍分汝為之衆以弱其勢擇官吏信厚練達閩人素所畏愛如梁澤民張穆李訛輩委以一路之寄汰收守之無狀者權免二年科配使前日曾從之輩得齒於民非小補也詔企宗嚮放散汝為下見團結人兵又詔民兵願歸農者許自便汝為不聽命

又詔在此月丙戌

甲申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瓌依舊聽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使喚與江淮招討使張俊大軍犄角討捕馬進等賊用頤浩請也頤浩又乞俟後至江東令與臣約日於饒州或本路其他州縣會合計議從之 朝奉大夫鄭望之復集英殿修撰 詔自今郡守在任

改移並俟新官合符方得離任

二年十月衝改

乙酉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言方今兵患有三曰金人曰土賊曰  
游寇金人自冬涉春不聞南渡所謂游寇者皆江北劇賊自去秋  
以來聚於東南所謂土賊者二年以來為害日大原其寔情似有  
可矜南人資產素薄比年科率煩重願特降寬詔稍蠲苛擾按賊  
吏之尤重者舉行祖宗顯戮之典以慰疲民疏奏詔諸路憲臣詰  
諸州之科率者餘依已降德音施行時勝非又論東南盜賊則欲  
招撫西北劇寇則命之以官使流離北人各得其沐被虜者弱與  
不從軍者留其精銳使散處諸軍如此當不復為患至於江西土  
寇皆因朝廷號令無定橫斂不一名色既多貧民不能生以至為  
寇臣自桂嶺而來入衡州界有屋無人入潭州界有屋無壁入袁

州界則人屋俱無良民無辜情實可閔陛下自降寬詔擇其首領  
與補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使民還業則江西之亂可指日平  
也不然則為盜者日衆勢必南軼湖南二廣皆不得安矣先是勝  
非被命宣撫江湖三路首訪民瘼皆云正稅之外斜科繁重乃令  
民間陳其色目稅米一斛有輸及五六斛稅錢一千有輸及七八  
千者如所謂和糴米與所輸正稅等而未嘗支錢作皆類此勝非  
因及論其事疏累萬餘言范宗尹當國既未嘗歷州縣不知民間  
疾苦又惡聞弊事摘勝非所奏十去七八畫旨依已降赦令而已  
按勝非此疏今見於日歷者凡一百五十字其節畧多矣時勝非在吉州有兵纔數千亦非精  
銳故未能之鎮

丙戌復秘書省仍詔監少不並置置承即著佐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范宗尹嘗因奏事言無史官誠朝廷闕典繇是復置

有崔紹祖者為金人所掠自南京遁歸詐稱越王次子保信軍承

宣使受上皇蠲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師興師取陷沒州郡是日至

壽春府和州鎮撫使趙霖以聞詔文字不得奉行召皇姪赴行在

霖是月辛卯奏三月辛亥得旨召赴行在今併書之十月戊子行遣龔相記歷陽死事及王亨乞奏薦狀皆稱偽元師趙不璩蓋紹祖七月丙午初赴獄自稱趙不璩故也紹祖九月乙卯因御史臺檢法官晏敦復審問稱所詔不實移御史獄方招當考

戊子執政奏事范宗尹問隆祐皇太后聖體上曰昨有少虛風證

朕旦暮未嘗敢離側已三夕不解衣宿頓減矣

已丑詔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與呂頤浩張俊會兵討李成

頤浩聞彥舟欲自袁州引兵之江西故有是請先是上親筆命彥

舟解圍江州彥舟不奉詔而上疏論成分鎮之初不能安分越境

侵漁以希孟嘗春申之事以臣料之其敗有三然圖之急則禍結

而民不安圖之緩則怨集而衆必離蓋湖南見有劉忠張用之徒

環列境上若舍近而圖遠恐九江之圍未解而先失湖南湖南既

失二廣必危非計之得者也遂以所遣成書進呈然彥舟實不欲

擊成故為之游說詔彥舟分兵聽向子諲節制親領大兵赴江西

毋失機會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吳玠兵馬到郡坐擁重兵更

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

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以朝議大夫持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關隴以為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特授參議官浚徐念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半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端深乃盛言端反以求合又慮端復用謂端反有實跡者十又言端客趙彬揭榜鳳州欲以兵迎之秦鳳副總管吳玠亦懼端嚴明諸端不已庶因言于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為端訟冤浚亦畏其得衆心始有殺端意矣此以王之望西事記趙姓之遺史費士錢蜀口用兵錄參修辛卯尚書右司員外郎王侯知邛州侯初除閬州未行復改命都

題名侯以二月出知邛州而日歷不見除閬之日但於此日書改除故擊於此左武大夫秀州防禦使陳剛中同主管閣門公事剛中浙人父彥承日者以權倖薦至大官言者以為法當討論遂寢其命

壬辰朝散郎新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廖剛為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先是順昌盜余汝霖作亂剛遣使招降之會本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楠請奉祠詔楠主管江州太平觀而剛有是命剛延平人也楠得祠在庚寅今聯書之宣義郎新和太宗正丞呂杭提舉荆湖東路茶鹽公事杭願浩子初見建炎三年三月是日雨雹

癸巳詔侍從臺諫條具保民弭盜遏敵惠生國財之策翰林學士汪藻熊克小歷作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蓋誤藻去年十二月已除學士上馭將三說一日示之

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大畧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  
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  
有時而諸將無時也道路流傳遂謂陛下進退人材諸將與焉又  
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子立政事以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  
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朝廷豈  
不自卑哉祖宗時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蓋等威之  
嚴乃足相制又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則  
諸將在焉且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  
公不利於私者必不以為可行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為可  
罷欲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儀毋數燕見其

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責  
其功是三說果行則足以馭諸將矣何難乎弭盜何憂乎遏敵哉  
若夫理則民窮至骨臣原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今國家所有不  
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通加裁  
損庶乎其可耳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禁中之泛  
取今軍中非戰士者率三分之二有詭名而請者則挾數人之名  
有使臣而請者則一使臣之俸兼十戰士之費有借補而請者則  
便支廩祿與命官一同聞岳飛軍中如此者數百人州縣懼於堯  
陵莫敢呵詰其盜支之物可勝計哉臣切觀禁中有时須索而戶  
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人主用財須要有

名而使有司與聞至於度牒則以虛名而權實利以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無以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然臣復有私憂過計者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為患者蓋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早圖之後悔無及國家以三衙管軍而出一兵必待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自古偏霸之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四海之大而寥寥如此意偏裨之中必有英雄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爾謂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直屬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給事中陳戩言今日之計當省徭薄賦敦本厚生先以保民然後聽諸盜自相糾擿占上流據形勢恭儉節用量入為出斥內庫之藏以歸太府此裨盜遏敵生財之策也中書舍人胡文修言盜賊之起惟其飢凍無聊日與死迫然後棄而為之陛下哀憫無辜詔許自新官無急征暴斂而俾安其故高下種植而無廢壞男女耕織而無懈人穀帛不可勝用則裨而財裕矣日者翟輿在西洛什伍其民為農為兵不數年雄視一方彼起於卒徒猶能屹然自立於敵巢之中而不可犯矧吾以東南二百郡欲強兵禦敵而不能為興所為乎中書舍人洪擬言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斂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盜今閩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消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

者政事之本而節用又豐財之本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汪藻有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今門下作論以詆文臣者其畧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為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又其甚也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 詔中大夫直龍圖閣姚舜明武功大夫中州刺史劉紹光並勒停令呂頤浩軍前使喚以責後効 侍御史張延壽以

內艱去位

初馮長寧既以淮寧降劉豫京西轉運使檄武功大

夫范福權知蔡州福率軍民固守執偽民知陳州楊勛斬其使蔡

人以聞詔加福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朝廷猶未知長寧在偽庭

乃召長寧赴行在 金人以舟載江浙所掠輜重自洪澤入淮至

清河口假宣教郎國秦卿在趙瓊水寨與瓊夜劫其舟得李稅所

攜戶部尚書印上之

日歷五月四日真陽鎮撫使郭仲威奏分遣

部銅印蓋申奏之詞云耳今從遺史

是日雪

乙未直秘閣新江西轉運判官張穎移廣西路以其母吉氏有請

特優之也

穎孝純子已見

朝奉大夫趙士諒知岳州朝廷聞吳錫已去

故遣士諒為守

言者請郡國經兵火處更置丁產財穀簿書期



以半歲從之

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類省試自是行之至今二年六月癸卯始降旨就宣司

類省試熊克小歷自此始蓋悞揚希仲榜在此年方試時未嘗降旨也

丁酉宣教郎范燾除名潮州編管坐誣訟益忠厚且及太母也祖事

見去年十二月乙酉

是月降授朝請大夫守中書舍人致仕李公彥卒年五十三 初

金人至德順軍經畧使劉錫遁去金人以兵少不敢由秦亭聲言

分三道而獨出沿邊以掠熙素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遺馬步軍

副總管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劉惟輔將遁去顧熙州尚有積粟

恐敵因之以守急出恚焚之敵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

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屬夏國不受其親信趙某詣金軍降

金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怒梓以出惟輔奮首顧坐上客曰國

家不負汝一旦遂附賊邪即閉口死不復言第六將韓請者間行

從惟輔為敵所擒罵敵不降而死統制官 重以熙河降知蘭州

龕谷寨高子儒聞惟輔尚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刃其家而後死

子儒狄道人也金人既畧熙河地遂引歸李彥琪在古原州張中

孚及其弟中彥導金人劫降之趙彬引敵圍慶陽守將楊可昇堅

守不降五路陷秦鳳經畧使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領官關師

古收熙河兵保鞏州左副元師宗維既得關中地遂悉革以予偽

齊

陝西全陷不見本月日熊克小歷於建炎四年十一月末書之趙姓之遺史分見四年十一月紹興元年三月末費士幾蜀口用兵錄所書尤畧按張鈞續忠義錄紹興元年三月九日金人大軍回自熙河至弓門寨鈞所書蓋據宣撫司案牘則盡失六路在二月間無疑今關陝之陷也士大夫守節死義者甚衆隴州既失併附此月末

守朝請郎知州事劉化源不肯降敵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販買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奉議郎通判原州米璞亦杜門謝病卒不受汚化源璞世家耀州西人皆敬之敵入鳳翔東義郎權知扶風縣康傑與敵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今也當死於陣不能死於敵宣殺之忠翊郎知天興縣李仲為敵所圍堅守不下城既陷神曰豈使敵殺我遂自殺時慶陽圍急成忠郎盧大受欲會合軍民收復邠寧二州解慶陽之圍為人所告

送寧州獄論死敦武郎秦州定西寨都監兼知寨鄭涓為敵所攻袒臂而戰及城破自刺不死金人高其節亦弗害也是時守令以城下者敵僞皆因而命之文林郎知彭陽縣李詰獨不降與其民移治境上偽令執之以獻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為歸附命為儒林郎詰言於所司曰元係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以其牒還之有武功大夫知環州安塞寨田敢者嘗得太祖御容欲間行南歸以獻事泄杖之死其後武功大夫秦鳳路兵馬都監劉宣以蠟書密遣人與吳玠相結且率僞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以定有告之者取宣絲擘之其家屬配曹州豫又升渭州為平涼府去慶陽延安府名復舊州名即以叛將張中孚守平涼府中彥守秦

州趙彬守慶州慕容洵守瓌州後中孚累遷陝西節制使兼兵馬  
都統中孚及李彥琪自羈管中劉錡以為將而判





建炎要錄卷四十三

宋李心傳撰



紹興元年三月戊戌朔詔海州淮陽軍兵馬鈐轄李進彥武義大夫耿進各以所部舟師聽呂頤浩節制尋並以為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進以此月丙午除進彥以乙卯除自駐蹕南京以來軍士日給食錢比數十日一犒設前是水軍統制官崔增以其衆萬有千二百人降於呂頤浩頤浩始用舊法按月支糧及料錢於是增一軍月費錢四萬四百緡米七千五百斛視五軍所給月省萬五千餘緡據史頤浩以是日奏到庚子殿中侍御史章誼權侍御史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胡松年以嘗為潛邸學官復徽猷閣待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壬寅上謂輔臣曰浚放  
罪詔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後見其過即重譴之浚未  
有失安可罷也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須得勝浚者乃可易上曰  
有才而能辦事者固不少若孜孜為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  
皆不聽浚乃得安 中散大夫魏滂貶秩一等以言者論其聚斂  
害民也滂守饒州無善狀范宗尹用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未上  
諫官劾其盜用修城錢十餘萬乃罷之令提刑司覈實後本司言  
滂以修城之故令民戶有稅一錢者輸四錢凡得十七萬緡其出  
納之籍或不可考乃命轉運司治其罪後亦寢 此為沈與求劾范  
宗尹第十五事滂  
除監司及罷熙日歷全不載但於此日書降官亦無首尾今以諫  
疏及提刑司根究狀修入滂得旨治罪在今年五月戊午今牽連

之書

癸卯承事郎浙西安撫大使司叅議官劉寧止為兩浙轉運副使  
時劉光世遣直秘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范正與來奏事即以正  
與代為叅議官翌日御筆進正與直徽猷閣賜三品服遣還鎮  
責受秘書少監滕康劉珪皆許自便

甲辰直秘閣福建轉運判官魯詹條具止盜利害請擇令尉罷免  
行錢糴米賑濟減殘破縣分上供銀諭輔臣曰詹所奏切中時病  
皆可施行上因言朕每日五更初盡見諸處奏報比明所覽畧盡  
乃出視朝蓋上勤政如此詹海鹽人也 直秘閣程俱試秘書少  
監 直秘閣知信州吳表臣為尚書司勳員外郎 降授右武大

夫和州防禦使永州居住馬擴許自便 武功郎和州無為軍兵  
馬鈐轄王亨知廬州限一月之任既而鎮撫使趙霖論其執李伸  
之功乃以身為閣門宣贊舍人亨除閣職在五月

乙巳武德大夫光州刺史曹成為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郢州  
武德大夫吉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李宏為武功大夫貴州團練  
使知復州先有詔罷李允文奏以張用曹成李宏馬友人馬未能  
交割為詞留鄂州不去朝廷聞成宏在郢復間因就命之且令勿  
受允文節制於是成已引兵之湖南而行未知也 承奉郎張汝  
舟特遷一官往池州措置軍期事務 承節郎王悅道為閣門祇  
候以其父繼先診視太母有勞也 詔孟忠厚母福國太夫人李

氏特贈兩國大夫人 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言李敦仁引兵犯汀  
州寧化清流二縣

丙午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王宗濞復忠州團練使以赦叙也輔  
臣進呈上曰宗濞自可用但當時用非所宜兼戚里不當管軍然  
此淵聖皇帝外家宜與叙復張守曰祖宗時亦有戚里管軍者上  
曰要是擇材只今諸戚里豈能管軍范宗尹曰誠如聖訓日歷宗  
於二月九日丙子三月九日丙午兩書 詔以京畿第二將兵千  
之而此日又書上語甚詳今附丙午 人隸神武中軍用統制官辛永宗請也於是中軍凡六千人 直  
秘閣提舉淮東茶鹽公事曹伯達知郴州時李冬至二叛於宜章  
守臣直秘閣衍聖公孔端友不能制故更遣伯達而命端友奉祠

端友初見建炎二年十二月日歷既於今年三月戊戌書勘會李  
冬至二等作過知州孔端友全無措置已降指揮與宮祠而六月  
戊寅戊子又兩書端友乞宮祠奉旨主管洪州王隆朝奉郎蘓  
觀蓋端友未受而自請但日歷不應重疊書之耳

簡監都進奏院簡轍孫也 金師還自熙河至弓門寨延檢王琦

禦之金立招降旂榜改阜昌年號衆皆拜琦獨不屈偽知平涼府

張中彥執而殺之 是日孔彥舟焚潭州初彥州既據長沙而東

湖安撫使向子諲在衡州之安仁不能進會馬友自江北趨潭子

諲欲得人以利害說友令受招時戶部員外郎致仕上蔡賀允中

適寓郡境乃為子諲見友說之曰宋祚更興足下正宜自立功名

何自棄於此自古有盜賊而壽終者乎友心動改容謝允中至是

彥舟為友所逼逐焚潭州大掠公私之財而去引其兵趨衡州

焚潭州它書不著月日趙姓之遺史在今年二月今以紹興元年四月十三日樞密院奏到探報狀參修

戊申以西京統制京用本王以寧部曲京有兵二千馬數百皆精

銳以寧既遁京用駐衛之茶陵故有是命 起復江淮發運使權

邦彥自饒州護六宮至行在

己酉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王安中復中大夫安中以開邊故自

靖康初遠謫至是復之 閣門奏職事官被旨兼權職任者其朝

叅立班並乞權依正官儀罷日依舊侍從官權職高者止立舊班

從之給事中陳戩援舊例駁之乃止

庚戌江淮招討使張俊復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

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復歛

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後復細書答狀以驕之又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瓌閱水軍於江中賊勢方強謂俊為怯戰俊謀知賊稍怠乃議行諸將請分道擊賊中部統制官楊沂中曰兵分則力弱通泰鎮撫使岳飛請自為先鋒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先鋒擊破之乘勝追奔前一日至筠州進出軍背筠河先守要地沂中語俊曰彼衆我寡當以騎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中乃將騎數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分為兩道同出山後嚴陣以出鏖擊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之俘獲八千明日又戰俊疑其復叛令思恭夜殪之熊克小歷云俘獲數萬俊以其大戰俊疑其復叛令思恭夜殪之衆且疑復叛是夕令思恭殺之此

蓋因林泉野記所書也按日歷載上語云卒八千趙姓之遺進力史亦云賊退走死者數萬人俘八千人野記恐誤今不取不支乃遁俊遂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至南康遇統制官巨師古失利進復還江州與成會俊整兵追之熊克小歷書此事皆無本日書之按趙姓之遺史及俊所申後寔以三月七日甲辰自洪州渡江十二日己酉與進戰二十八日乙丑乃復江州日歷二十二日乙未進呈張俊捷報不言其詳當是復筠州捷報而克於此遂書復江州及進李成蕲州皆誤也今各附見本日

辛亥武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揚州置司尚書省言金已渡淮而真揚等州未盡有人鎮守舒蘄盜賊盤踞又春耕是時百姓未能復業田畝荒閑宜措置屯田以足兵食全籍威望大臣措置故有是命光世迄不行 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季陵復右文殿修



撰 承事郎陳正有瓘子也 詔婺源縣進士胡學海免文解一

次學海上書論事上令赴都堂審察而有是命

壬子朝奉郎通判泰州馬尚就差知泰州招諭軍民歸業并興鹽場等事先是張榮在通判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右監軍昌在泰州謀久駐之計至是以舟師犯榮水寨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皇遽欲退不可徐謂其衆曰無慮也金人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岸我捨舟而陸殺官材中人 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不可勝計昌收餘衆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婿佛寧俘馘甚衆榮自京東來未嘗承王命遂無路告捷

聞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榮知泰

州張榮敗達賚以匯許要及趙姓之當在此月但未見本日今因徐泰州守臣附見

詔樞密院準備將領

徐文以所部屯臨安聽守臣孫觀節制文初見建炎四年六月壬辰

是日初

推南恩州陽江縣田鹽縣有潮水所浸田一項二十四畝提舉鹽

茶司募民墾之置竈六十有七歲產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淨息

錢萬九千餘緡遂命官領其事後二年又增萬二千緡

甲寅詔罷免行錢州縣官市買方物如民間之真違者以自盜論俟邊事寧息日取旨依舊法始用魯詹之言也先是改元德音已減閩中上供銀三分之一是日又減建劔州銀半分令福建轉運司免糶米二萬斛免賑濟且易置令尉之老疾不任事者皆用詹

請也 初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集天文諸書號乾象通鑑季寓居婺州貧不能達乃命本州給札上之既而天文官吳師彥等頗摘其訛謬詔與舊書參用遂以季為將仕郎以去年六月癸酉得旨給札今併書之自渡江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克忠獻太祖實錄國朝寶訓詔授下州文學後八九年而國書始備

丙辰詔禁衛神武諸軍三衙宰執親兵并犒設一次先是月以犒設至是上以戶部所入不廣故五旬而後有此命

己未張俊捷奏至上諭輔臣欲赦李成軍中脅從者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上曰祖宗基業宏固偶值戎寇故劉豫李成等輩跋扈猖獗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

須一統乃已耳始朝廷未得捷報命劉光世分兵往舒蘄乘賊不備擣其巢穴光世言江北盜賊雖名受招其實窺伺官軍虛寔復出為患郭仲誠張敵萬玉林祝友史康民之徒火日不勝算若臣即摘軍馬前去數少則必無成功數多則羣賊必乘虛作亂浙西一路頃刻被患雖陛下行朝亦未敢決無虞韓世清劉剛邵清張琪四處人馬見在建康府無慮十數萬可使目下並進最為良策詔以綱已遣還鎮清琪作亂未已報之而俊已捷矣光世奏至在乙卯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言于潭州他中得美玉可為御寶乞遣人宣取詔御寶已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所用其母進

庚申中大夫致仕施大倫今再仕大倫晉陵人以給舍陳戩等薦其學行有聞居官詳謹也

辛酉朝請郎陳堯臣特勒停堯臣金華人宣和末為侍御史坐王黼黨斥去至是以其與秦檜有舊自列于朝乞為郡守乃以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中書舍人胡交修論堯臣首議開燕為國召亂望賜貶竄輔臣進呈上曰本乞宮觀却被削奪似為過當不若止行宮觀文字檜曰只宜如此堯臣有怒上疏訟交修上以堯臣輕侮朝廷乃有是命堯臣與秦檜有舊王明清揮麈後錄云耳以日歷所載檜答上語參之當不妄堯臣以二月丁酉得祠三月辛酉寢命今併附見

癸亥御筆近詔臣僚條具當今切務其應詔者多言將帥侵預朝

權而指辛道宗為怙寵賣恩朕於任人一絲公論當令抑損以全辛氏道宗可罷樞密院都承旨與外任初道宗既承密旨論者數指其招權上妹深信會其兄福建制置使企宗請避新除福建提點刑獄公事廖剛詔剛易江東路及召入而以朝清大夫柳瑛代之瑛當辭前一日道宗言先與往還乞賜三品服上不悅即以手札出道宗翌日謂大臣曰朕鑒往者羣小侵紊朝政求章服雖小事漸不可長於是瑛亦罷瑛合肥人宣和間為部使者以忤童貫意掛冠去至是復用之廖剛易江東憲在是月戊申召剛除瑛在甲寅瑛罷憲在二月丁卯今牽聯書之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王襄復正義大夫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蔡懋復中大夫皆以赦叙也 故延康殿學士陸佃追復資正殿學

士佃越州人宗寧尚書左丞

故資政殿學士聶昌以死事贈觀

文殿大學士官子孫十人後謚榮愍

甲子始下詔罪狀李成募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度使賜銀萬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者初馬進既敗江淮招討使張俊追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高元據草山設伏俊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絕江而遁乙丑俊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趙密引兵追擊又大敗之成復還戰州自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丙寅右武大夫達州團練使胡安中知廣州安中初以土豪假守

至是就命詔以淮東賊馬寧息命朝散郎郭揖提舉淮東茶鹽

專一措置復興監事揖自算學得官時論鄙之

是月宣撫處置使張俊承制以本司參謀官起復朝議大夫王庶

為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興元府兼利夔兩路制置使節度陝

西諸路此據庶附傳修入附傳無月日興元帥守到罷在此月而

守興元又與興元帥題名孫渥今年五月自利帥移秦帥還利帥于

守到罷不同當考留統制官王宗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庶

守時敵騎已破福津蹂同谷迫武興俊遂退保閬州而以端明殿

學士張深為四州制置使與參議軍事劉子羽趨益昌此亦據庶

不云深為何官而日歷今年十月庚午訪聞四州制置使張深并

利夔兩路制置使王庶各移文所步州軍兼司帥臣並令聽節制

故權附此俟考金人自階州引兵犯文州而江漲不得渡遂還因棄成

州去武德大夫知岷州李惟德亦率官吏以城來歸惟德先守廓

州城既陷敵就用之浚錄其功遷右武大夫榮州刺史惟德來歸不見本月

日宣撫使以明年四月八日奏到奏稱金人侵犯熙河退回尋差官措置招撫陷沒州縣故且附金人去熙河之月當求它書參考

於是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

州之方山原而已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廩乏絕師旅寡弱庶募民

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月有衆二萬 襄

陽鎮撫使桑仲以其將李道知隨州道相州人與兄旺聚衆其後

東京留守宗澤因事斬旺以道掌其軍道之南也以一軍孤立遂

依桑仲軍中號為寄軍時隨州闕守通判州事王彥威與州縣官

寓洪山僧寺主僧慶預給其資糧守洪山以拒賊道至隋逆彥威

以歸遂掌州事慶預金山人也汪藻外制有大洪山僧守珍補承信郎制云汝營壁塢輯鄉閭恐與

夏四月丁卯朔興國軍建檢陳彥復入興國軍軍為李成賊黨所

據僅半年彥始以班直授官至是遂權軍事 宣撫處置使張浚

承制以保康軍承宣使知秦州孫渥為利州路經畧安撫使兼知

利州利路置經畧自此始戊辰渥至利州此據利州知州題名修之王庶今年三月已到興元不知利州何以尚帶本路經畧當考

已已叅知政事秦檜言臣昨與何鼎陳過廷孫傳張叔夜同扈二

聖出疆今臣偶獲生還驟蒙聖獎擢居政府而鼎過庭叔夜皆死

異域體骸不全游魂無歸可為傷惻欲望睿慈特依近者聶昌體

例追贈鼎等官職仍給其家恩澤以為死事之勸詔贈鼎過庭傳

叔夜並開府儀同三司官子孫各十人 太學上舍生高閔元盥

並賜進士出身開鄞縣人盥頡昌人也二人以免省該德音故有

是命

盥父當可仕至鴻臚少卿

庚午責授汝州團練副使邵濤復為朝請郎尚書戶部侍郎孟

庾請諸路無額錢附經制起發從之於是通鈔旁定帖及賣糟等

錢凡七色

五色見建炎三年十月戊戌

金左監軍昌既為張榮所敗自楚州渡

淮而北是日休兵於宿遷縣之馬樂湖

癸酉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知汝州兼河東招捉使王俊為淮康

軍承宣使俊遣閣門祇候高彥忠以收復頰昌府告於朝故有是

朝散郎路時中幹辦諸司審計司時中開封人常以符錄為人

治病世號路真官故承議郎刁翬贈直龍圖閣先是翬通判登

州會金人入犯翬率兵迎敵至黃山館與敵遇軍敗力戰身被七

矢而死至是言者論其忠特錄之

甲戌詔修日歷用秘書少監程俱請也自軍史官久廢至是乃復

然朝廷多事未克行復政州為龍州劍川嘉祥雷鄉建城辰陽

羅川盈川泉江柘縣並復舊縣名通會鎮復舊鎮名以朝奉郎新

通判建昌軍莊緯言自大觀以後避龍天萬載等字更易州縣名

不當也

乙亥詔國史日歷事干機密轍入本所者流三千里凡所見聞因

而漏泄並行軍令

歷歷無此今以紹興十年三月二十六尚書省勘會劄子修入

監察御史

韓璜守右司諫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忠虜軍統制張榮為右武

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祝友知楚皆用劉光世請也趙姓之道史云得選保義郎楚州淮陽軍巡檢

使劉靖改漣水軍兵馬監押承務郎王安道改漣水軍主管機密

文字仍以楚州益城縣隸漣水軍尋詔閣門祗候知漣水軍丁禔

兼都統制軍馬而靖兼副統二人兼統制在六月唐辰朝請大夫王愈知無

為軍愈德興人嘗為秘閣修撰以賦敗至是月用趙霖請而命之

時愈未復官尋以為承務郎是日權湖南招捉公事馬友引兵

入潭州此據今年六月四日樞密院所奏修入

丁丑刑部尚書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

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庶幾禮專事

簡從之時上將行明堂禮命有司議初議三聖並侑如皇祐詔書

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以為王祐明堂本非本非為萬世不易之禮

也蓋古之皇帝自非啟土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故雖用之

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然而子孫不敢惟以配天避

祖宗也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祖太祖是矣有德之

宗太宗是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

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者不遷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

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並及於真宗主上紹膺太

統自真至神均為祖廟獨躋則惠在於無名並配則幾同於祫享

望以太祖太宗並配明堂於禮為合宰相范宗尹是之議遂定天

地復合祭自此始 詔館職選人供職及一年通理四考並自陳

改京官 隆興元年八月乙丑所書可參考 宣教郎呂祉提點荆湖東路刑獄公

事 朝請即知明州吳懋直祕閣自陳思恭張公裕並成明州軍

費日廣懋以第賦民錢又得權酷之餘軍用毋乏故擢之

戊寅張俊捷奏至 此當是江州捷奏但不知何以十四日方到行在 上謂輔臣曰兵既精

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留意朕計五軍見甲已四萬

范宗尹曰得十萬初足上曰可足成之財固當惜然於此不宜吝

也

乙卯責授汝州團練副使郭仲荀復登州防禦使 浙西安撫大

使劉光世以泗州土豪徐宗誠為保義即知泗州先是沿淮水陸

刃檢寇宏以其衆附于真陽鎮副使郭仲威仲威假宏敦武郎閣

門祇侯克鎮撫司統制宏壽春人素以操舟為業亮狡無行良民

苦之建炎末與其徒張先聚衆掠舟沿淮而下趙立以先知泗州

宏為水陸巡檢先尋為土豪所殺宏以衆數百泊龜山下願受仲

威節制於是國奉鄉在宿遷趙瓊水寨未有所向乃說瓊父革率

衆與宏合軍衆議以宗誠守泗臧翌守盱眙宏遂復上鳳凰州州

刈民麥以食光世即以宗誠知泗州翌為承信即通州事時泗州

無復居民滿地荆棘而已宏既無所向乃以舟師犯濠州權知州

事李玠禦之 此並據趙牲之遺史附入日歷紹興元年十一月唐

姓之繫于郭仲威被執之後則五月也牲之所聞稍誤宗誠紹興四年

盱眙而先世奏中有通判臧翌疑牲之所聞稍誤宗誠紹興四年

盱眙而先世奏中有通判臧翌疑牲之所聞稍誤宗誠紹興四年



四月己酉有陳乞點檢泗州官錢狀云紹興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已卯十三日也故附於此未知先世復以何日出檄耳

庚辰隆祐皇太后崩於行宮之西殿年五十九上自后不豫衣不解帶者連夕至是范宗尹等見上於殿之後閣上哀慟甚久諭宗尹等喪禮當從厚 朝議大夫添差通判衢州史愿直祕閣愿燕山人有學問上召見而命之愿嘗著金人亡遼錄行於世

辛巳詔隆祐皇太后應于典禮並比擬欽聖憲肅皇后故事討論以聞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命入內內侍省副都知良邦彥都

大監領隆祐皇太后喪事 直祕閣張自牧主管江州太平觀從

所請也 中興聖政辛巳進呈程俱劄子各臣列傳止是節本合與摸範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既退范宗尹以下歎仰者久之臣留正等曰帝王之道雖同其法則不必同忠賢文異制同歸於治蓋

因時制宜各自為一代之法夏商周之子孫得以憲於先王傳世數十而長久者也太上皇帝欲盡見祖宗規模且曰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則自中興以來致治之效皆由於此今日尤當率循而不忘也

壬午持服益忠厚言見丁母憂即皇太后成服難以捨重從輕乞用衰服行事太常奏用欽聖憲肅皇后故事令忠厚為太后服衰

三年從之 詔江浙諸路上供紬絹半折見緡三千仍易輕齎赴行在 此以今年八月二十九日宣州乞減折帛錢狀修入它書並遞之

癸未襄陽鎮撫使秦仲陷鄧州殺右武大夫淮康軍承宣使河東招捉使知汝州王俊初仲圍鄧州急守臣武功郎譚充遣人詣俊求援俊自織蓋山引衆赴之充與飲燕後醉充率衆突圍出奔遂入蜀仲攻城陷執俊歸襄陽磔之既遂以其副都統李橫知鄧

州橫高密人嘗為黃河掃兵以勇自負仲雖嗜殺然性頗孝或盛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即止每自稱桑仲本主官終當以死報國故能服其下焉

甲申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為攢宮總護使刑部尚書胡直孺為橋道頓遞使神武右軍都統制韓世宗為總管內侍楊公弼為都監調三衙神武輜重越州卒千二百人穿復土故事園陵當置五使

議者以遺詔云權宜擇地殯殯故事命大臣一員總護汪藻撰曾紆墓志云李回辟紆修奉議者欲稱園陵紆曰上不日恢復中原當奉隆祐歸祔此但殯宮耳當先正其名朝廷用其言王明清揮塵後錄云昭慈升遐外祖曾公紆以江東漕蕪攝二浙應辦朝論欲建山陵外祖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殯宮為名食以為當遂用之謹按皇太后遺詔已云權宜擇地殯殯又云所制梓宮取周吾身以為它日遷葬之便不知草遺詔時紆已與

議否也浙漕題名紆以四月十六日解知此時蓋未赴江東第恐非紆始議更須求它書詳考之

乙酉輔臣拜表請上為隆祐服期從之

丙戌太后崩下詔恤刑遣官告天地社稷宗室望告諸陵

丁亥詔權貨務遵守茶鹽見行成法不得毫髮改更務令上下孚

信入納增廣武節即閣門祗候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康

淵知通州金之犯淮東也朝散大夫知通州呂伸遁去踰月乃還

上奏言敵營驚傳有戴紅笠人劫寨是為火德勝捷之象上惡其

佞詔貶秩三等罷去更命劉光世選將守之是日宣撫處置使

張俊殺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曲端於恭州端既為利夔制置使王

王庶所讚忠州防禦使知渭州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

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恐玠不自安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常以事忤端鞭其背百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部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鉄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鉄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繫之維之糊其口燔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西人以此亦非浚然議者謂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端一搖足秦蜀非朝廷所有雖殺之可也康隨紹興五年七月六日以武功大夫秀州防禦使為江東副總管不知此時為何官職當考 龜鑑曰趙哲之誅孔明之誅馬謖也曲端之不用亦孔明之不用魏延也至于殺之太過矣况曲端威望敵人素懾富平之戰詐立端旗猶足以懼敵則端之死為可惜也然殺曲端而失關陝浚之過也用吳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

已丑范宗尹等表請聽政詔不允表三上乃許之

辛卯詔百官開啟天中節道場以太母初崩勿用樂

直寶文閣新知建康府張縝言本府倉庫皆竭欲借錢五萬緡限一年內作三次納還如違甘伏上書詐不實之罪詔以宣州常平錢二萬緡貸之

壬辰故朝請大夫陳師錫贈直龍圖閣師錫建陽人元符殿中侍 六人柳徽猷閣直學士陳邦光卒於偽齊以顯直知建康此從 州安置日歷日歷加前字按邦 光降敵後未常削職也

癸巳詔自今諸軍補轉官資非奉宣帖者毋得增給請受違者令吏部及監司劾之

乙未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給二稅依皇祐專法計實直價錢折納鹽貨先是兩浙轉運司以罷給蠶鹽令輸本色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奏亭戶以前煎鹽為生未嘗墾田於是申明行下汝嘉麗水人也

是月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馮賽自曲垣渡河歸郃興于盧氏縣鄧州人楊某有衆千餘人在河北僞稱信王河南鎮撫使程興命沿河守禦官王興延致之厚其供饋楊自稱淵聖皇帝興覺之楊一夕遁去興遣都統制董先追獲于商州殺之

建炎要錄卷四十四

宋 傅李心 撰

許之通直郎王鈇為樞密院編修官鈇南昌人父本仕至顯謨閣  
待制秦檜舅也鈇通判邵州為帥臣程昌寓所劾檜遂薦用之王  
清揮塵後錄建炎末先人為樞密院編修官被旨集祖宗兵制書  
成為宗諭范覺民云王其所進兵制甚佳朕連夕觀之至于目痛  
可改官與陞擢差遣時秦會之奏知政事素與先人議不同雖更  
秋然自此去國矣王鈇檜之舅子會之心欲用之薦于上謂有史  
才名適與先人偏房相上忽問云豈非修兵制者乎檜之即應云  
是也詔再除樞屬按明清父即王鈇也此所云秦檜對上語疑未  
必然時范宗尹為相檜方進  
用恐未敢面謾如此今不取

丁酉詔以淮南民未復業全藉威望大臣措置令江東安撫大使

呂頤浩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並兼宣撫  
淮南頤浩領壽春府滁廬和州無為軍勝非領德安府舒蘄光州  
漢陽軍光世領直揚通泰承楚州漣水軍時李成既敗勝非乞置  
司洪州而江州依沿邊舊制以副帥總兵戍守上不許勝非奏下

朝奉大夫知臨江軍康倬朝奉郎通判臨江軍邱並貶秋一

等倬衝替郵放罷坐寇至桑城也

王明清揮塵錄餘話秦會之范

騎初退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臨江康倬棄城走揚州王仲山以  
城降仲山會之婦翁也覺民欲寬之會之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質  
於賊什麼話不曾說豈可貸耶蓋詆覺民嘗仕為楚耳按敵入  
江西乃建炎三年事而王子獻吳將之王仲山仲藎之徒皆以次  
年三月間行遣此時檜在殿寨未歸也今年春檜始奏知政事而  
康倬以五月衝替蓋坐李成入寇事與仲山寔不同時又李成所  
陷乃江筠臨江興國四州軍撫  
州亦不在其數明清蓋甚誤

詔李成罷舒蘄光黃四州鎮撫

使削奪在身官職俟獲日依法施行

戊戌朔衛大夫福州觀察使辛道宗為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張用為舒蘄鎮撫使兼知蘄州時用在鄂

州駐軍朝議欲討李允文故有是命 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

史康民知真州用劉光世奏也

已亥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皇太后合行冊禮及奏告天地  
宗廟等事初進士黃縱上書論隆祐皇太后頃年以誣謗廢斥未  
嘗昭雪雖復位踞然未正典禮及冊告宗廟朝議欲因陞祔廟庭  
特行冊禮上諭大臣太母失位於紹聖之末其後欽聖復之再廢  
於崇寧之初雖事出大臣然天下不能戶曉或得以竊議兩朝范

宗尹曰太母聖德人心所歸自陛下推崇位號海內莫不以為當  
然前後廢斥寔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上曰然昔高宗  
欲立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為不可而李勣獨曰此陛下家  
事何須問外人帝意遂決則隆祐之廢出於惇京明矣富直柔曰  
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為當人亦不以尤哲廟與上皇願陛下勿  
復致疑上然之乃命禮官討論典禮既而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以  
謂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極尊稱之故隆祐皇太后蚤僂宸  
極雖蒙垢紹聖退處道宮而按元符三年五月詔書則上皇受命  
欽聖憲肅皇后以復家婦之意亦已明甚崇寧初權臣擅政悖違  
典禮以卑廢尊是太后之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靖康變  
故之日也謂宜專用欽聖詔書及崇寧姦臣沮格之意奏告天地

宗廟其冊禮不湏討論刑部尚書兼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以聞

其議遂定

禮官議上在唐成令縣書之紹興四年五月庚申臣僚

焚毀藏跡紹興九年有進士黃繼者嘗繼進其文籍後京家所藏  
之餘又皆進士不全按從所上書未得其本此所云蔡京殘書未  
知與黃策所進蔡京親書復后  
所得聖詔劄子相閱否當考直徽猷閣主管江州太平觀李

弼孺勒停初范宗尹薦弼孺使領營田遂召赴行在而石諫議大

夫黎確奏弼孺淫汚狡妄媚事朱勳宗尹曰固知弼孺小人然但

欲委之勸耕故有此命上曰君子易疏小人易親不知者無如之

何既知弼孺小人安可不疏今日知田事者應別有之可勿召也

弼孺怒上疏訟確所言誣誕故有命命

弼孺以今年三月召上語  
在其月己巳酉臣直等

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邪正一辨賢人君常聚於本廟而檢  
任小人不容伴進以害治道一或涇渭不分牛驥同槽則邪正雜  
揉往往生事以產亂天下可得而治乎太上皇帝宣諭輔臣深戒  
小人之勿用蓋邪正辨則朝廷治天下不足以理矣治道要務孰  
有先此者豈特無訓輔臣而已哉  
真足以昭大訓於無窮也矣  
中奉大夫盧襄再叙中大夫

庚子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安府洞霄宮張楙卒蜀國長公主子

也主英宗女嘗為嚮德軍節度使靖康初換授初馬進既敗乃

抗朝請即知興國軍李宜之淮南宜遁得免至江州北岸夜宿僧

舍宜細衣中有黃金數十兩為主僧所覺遂縊殺之棄其印於江

中賊在興國軍機半年宜能調護之無秋毫擾民感宜之惠為立

生祠至是中書始奏宜容苗馬進之罪詔罷之而宜已死矣

辛丑御筆犒賞諸軍一次范宗尹奏自昨犒後已近五旬上曰朕

不欲數犒凡三月可省一次今財用止出東南數十州不免痛加

節省若更廣用竭民膏血何以繼之宗尹等曰陛下之言及此天

下幸甚熊克小歷上自南渡願優假衛士每兩月輒一賞賚云云

按今年三月一日呂頤浩奏自來養兵之法止是逐月支

月糧料錢即無每日支食錢一百文并犒設一次體例昨因自南

京扈從南來有司失於謀始遂開此例幾殫國力據此則非自南

渡後始有犒設克所云誤也日歷二月十九日丙辰詔行在禁衛

諸班直親從親事筆官宿衛親兵神武諸軍三衛軍兵宰執下親

兵並令戶部例犒設一次據此則韓世忠等大軍並在其中非

止衛士也時政記後殿進呈犒設軍兵御札先是月一犒設自正

月至今五十五日矣上猶推之據此則克所云每兩月輒一賞賚亦

非也自正月至今凡一百一十餘日上三次賞賚故去年三月可

省一次若本自兩月二賚而今五旬即給之則半  
耳反增一次未知克書鹵莽或傳本差誤也  
壬寅左武大夫棣州刺史馬欽等並特補舊官聽劉光世使喚欽  
啟遼彰國軍節度使堯俊子也宣和末為常勝軍統領燕山破為



金所得用為千戶金師既去欽與其徒數十人渡江歸劉光世軍中光世因由為將

癸卯侍從臺諫集議陰祐皇太后謚曰昭慈獻烈後三日詔恭依甲辰上始御正殿用百官三請也 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奏內侍李肖隨劉紹先出戰功係第二等上曰恐無此理肖安得有戰功毋庸行出懼貽笑四方張守曰不若但以傳宣之勞賞之上曰然

癸卯上出大宋中興之寶及上皇所獲元圭以示輔臣寶上新刻者其玉明潤視定命寶猶大半分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皇之學中叙董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為非帝王之事上曰人欲明道見礼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予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為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范宗尹曰人主尤以此為先務因奏仇仁良告其徒之言上然之 是日忠州禦禦使秦鳳經畧使吳玠及金人烏魯折合戰于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晟之從姪浚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兩道入犯浚立自鳳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熊克小歷云烏魯折合自階成鳳出敬閑蓋據王綸王曦撰玠璘碑所云也然階成在散關後不應云出散關當云自階成迂趣散關會于和尚原乃可論曦皆江東人不知蜀口地理 玠與其弟統領官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問隔絕軍儲匱乏將士家屬往往陷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慕容陳遠歆夜入告玠遂召諸將勵

以忠義軟血而誓諸將感泣為備益力是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  
至陣於原北玠擊之四戰皆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敵  
棄馬遂敗去後三日沒立自犯箭苦閉玠遣別將擊之二軍卒不  
得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人風雨雹翌日引去張浚錄其功  
承制玠為明州觀察使璘為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賜金帶擢秦  
鳳路兵馬都鈐轄制和高原軍馬趙姓之遺史附此事于五月  
十四日戊申按今年十月甲  
申吳玠乞三聖神廟額狀云五月八日金  
人與官軍拒戰八日癸卯也故係此日

丙午故止議大夫何鼎贈現文殿大學士官子孫七人初殿中御  
御史章論鼎折衝無謀守禦無策聖請淵聖再幸敵營此陛下父  
兄之仇而中國招禍之首雖死異域當行追貶望寢贈典以充公

議事既行

是日  
甲辰

參知政事秦檜力明其死節深為金人所重上曰

鼎能此此不可不示激勸但比張叔夜等三人稍損可也故有是  
命然鼎建炎初已逢除是賊今又以為贈官蓋中書夫人 江東

安撫大使司奏捕虔賊李敦仁獲捷時呂頤浩猶在告參議官李  
承造以聞上曰頤浩大臣義當體國江西盜賊非張俊未易辦頤  
浩須少推之如廉蔭相濟乃可可趣令視事李回請上親札富直  
柔又乞遣中使持問上從之 詔承議郎范同宣教郎勅令所刪  
定官列一止修殿即王洋並召試館職初復故事也既而同以內  
琅不果試二人皆入守一止所對策極言當世之務且曰天下事  
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爾

如其不為而俟天命自回人事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豈有此理哉上覽之稱善乃以一止為秘書者校書郎洋為正字同江寧人

一止歸安人洋資深子也二人除命在六月是日直楊鎮揚使

鄭仲威為劉光世所執初仲威敵退乃以其將李懷忠知揚州而

自往真州屯駐仲威與李成有舊聞其在九江欲往從之時滁濠

鎮揚使劉綱以所部屯建康之雨花臺仲威為所扼不得進復屯

揚州謀擄淮南以通劉豫光世知其反復遣前事統制王德往捕

之宣言游徽淮上至維揚仲威迎謁于摘星臺德手擒之遂并其

眾德以功進秩一等此以趙廷之遺史及光世奏狀參修但遺史

綱所詔劉光世生於之塔該也按日歷光世奏仲威反狀以五月

十六日到得旨今密切措置而後兩日已奏生擒仲威蓋光世先

遣王德行而後奏上也奏中第云謀與劉豫連和若仲

威已渡江光世無緣却不言及今畧刪定今不批摺

丁未徽猷閣直學士高衛復為尚書戶部侍郎衛始除鄂州為李

允文所拒不得進至是遂召用之

戊申臨安府節度推官史祺孫言兩湖撲買坊場一千三百三十

四處為淨利錢約八十四萬緡今未賣者五百有奇乞募進納補

官之家投買從之

己酉朝奉大夫胡舜陟起復徽猷閣待制充京畿京西淮南湖北

路宣諭使朝奉大夫直秘閣魏志崇陞直徽猷閣副范宗尹素善

舜陟以其方持張故建議遣使諭旨京畿而有命 詔以朱價貴

諭積粟之家出糶三千斛以上補官有差

庚戌朝請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程瑀直秘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辛亥詔以道路未通諸路死罪囚應奏讞者權令降守五年正月

壬子後登州防禦使郭仲荀權主管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來

三衙寔無兵名存而已 朝散郎知夔州韓迥直徽猷閣先是

仲犯歸州迥能禦之張浚承旨降賊二等言于朝乃有是命 是

日邵青以舟師犯太平州初青以樞密院水軍統制屯蕪湖及張

俊討李成上令青受後節制青至池州不得進復屯蕪湖就糧守

臣郭偉聞之曰邵統制已受命討李成安得還此青怒率眾欲入

城城門皆閉青遂擁眾攻城偉竭力拒之

壬子湖東安撫向子諲奏孔彥舟犯衡永州詔張俊密行措置

癸丑詔斬郭仲威於平江市梟其首先是仲威焚掠平江邦人怨

之最甚故就誅之 責受秘書少監道州居住黃潛原許自便

甲寅樞密院言刘超賊馬侵犯澧州及鼎澧界有戴進楊禧大段

猖獗訪聞鄰境施點等州自來各有團結義軍輕捷可用及夔路

兵馬鈐轄田祐恭見統家丁於夔州把隘欲令湖西帥臣程昌寓

夔路帥臣韓迥密切相度可否起發令前來湖西共殺賊馬并所

用錢糧寔封條畫以聞從秘閣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令廣

為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事上命令廣往泉南遠宗室子育之

宮中故有是命 詔忠勇統制知秦州張榮已下吏士四千二十

九人皆進官用劉光世奏也

初呂頤浩之在相位也聞滄州人李齊在海中聚眾乃白上遣使  
臣董德乘海舟賈詔招齊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使收復山東臨  
沒州郡丙辰船乘風誤泊福島為范溫所得溫以礼待二人且詢  
問朝廷消息始知上駐蹕會稽士皆感泣溫遂遣齊軍事李植等  
三十二人泛舟赴行在且告李齊已順偽齊矣溫農家子初聚眾  
率三後守福島其為人無他長惟待人以誠故能得眾為此據趙  
史及溫申狀奏修齊初見建炎四年六月壬申道史董某無名其  
至福島亦無月日此據狀修入狀云五月二十一日忽有海舟南  
來丙辰二十一日也故附此據等八月丁卯至行在呂頤浩遣德  
亦遺史所云按頤浩以建炎四年四月罷相云此論年恐非頤浩  
在相位所遺今且云爾當考

丁巳詔江淮州軍自今有金國南歸之人賣到二聖密詔文檄蠟  
彈之類未得奉行具奏聽旨違者重寘典憲先是偽造者眾故條  
約之 叅知政事秦檜乞以昨任御史中丞致仕日本家奏補兄  
彬男煇恩澤文字毀抹更用建炎二年大禮恩例補兄彬文資從  
之煇王曖孳子也檜娶曖女弟無子曖妻鄭居中女怙貴而妬檜  
在北方出煇以為檜後奏官之至是其家以煇見檜檜甚喜趙莊  
史云檜陷敵王曖取王氏子冒姓秦以為檜嗣立名曰趙莊  
煇不云誰之子而王明清揮塵錄所載頗詳今從之

戊午權工部侍郎蕙詳定重修勅令韓肖胄言對修政和嘉祐勅  
成復置太府寺丞以承奉即章億為之措置印給茶鹽鈔引億傳  
孫也復長二在沅州言本州自熙寧未為郡始創營田招置弓

四年五月

沅州言本州自熙寧未為郡始創營田招置弓

弩手四千人靖康調發往往不歸今軍食窘急乞以閑田募民承佃招補弓弩手二千人餘助歲計從之先是禹澧辰沅靖諸州以地接變徭溪洞故頗豐間排置刀塲手五郡合萬三千人散居邊境教以武藝無事則耕作自贍有警則集而用之最為利便後全軍調發應援河東或死或亡其法浸廢矣

紹興六年十二月己未所書可參考

朝

散郎呂安中言舊官給錢募戶長催稅近已差甲頭宜椿其雇錢用助經費諸路提刑司拘收赴行在既而言者以差甲頭不便者五一則小戶丁少科差不辦二舊每都保正長少四家今甲頭凡三十家破產者必眾三夏耕秋收一都之內廢農業者九六十人則通一路有數十萬人不容力穡四甲頭皆耕夫既不執官府且

不能與形勢豪戶爭五所差既多爭訴必倍于是甲頭不復差而

者戶長役錢不復給

不差甲頭在今年九月乙巳其戶長役錢五年正月壬戌詔分季起赴行在今並聯書之

已未手詔降榜式於諸路應州縣因軍期不得已而貸於民者並計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輕重依式開具務令民間通知毋得過數催理違者竄嶺表

故朝散大夫畢仲游贈直徽猷閣以黨籍

故也秘秘書少監程俱信見修日歷乞下諸州搜訪建炎元年以後即報及所被受朝旨文字仍于中外臣僚先且取會二年事實應曾任宰執至行在執事官有日歷合載事件如政事弛張臣僚黜陟刑賞征戰凡所見聞或私自記錄或親承聖語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詔勅與公案官文書類並令誼寔抄錄回報以憑修纂從

之

庚申翰林學士汪藻上隆祐皇太后謚議 福建制置使辛企宗  
奏順昌盜余勝就招若不補授名目稍高慮致滋蔓已補勝修武  
即從之 是日孔彥舟自衡山引舟而下過潭州權湖南招提公  
事馬友以舟師迎擊之彥舟大敗遂趨岳州之官吏一城皆空彥  
舟無所掠進犯鄂州時鄂方大饑米斛三千五百民多餓死彥舟  
括軍中米糶於市斛直二千鄂人皆稱揚彥舟之惠安招使李允  
文遣人招彥舟彥舟聽命遂以湖東副總管屯漢陽趙姓之遺史  
日未按日歷七月一日潭州中彥舟五月二十朝廷聞彥舟尚在  
五日敗于潭州庚申二十五日也改係于此日衡永間詔張俊就便措置始俊欲乘勝渡江而軍中糧乏遂屯軍  
九江四十餘日然後北行詔江東西及隨軍三漕臣協力應副  
辛酉給事中陳戩充寶文閣待制知處州戩嘗上疏論五失一謂  
宰執尚寬厚示大體而務姑息二謂罷任將臣輕授之柄遂便邀  
賞示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三謂臺諫規望朝廷交結權倖  
毛舉細務以塞責四謂監司郡守身自犯法豈能律姦五謂內侍  
之權漸盛交結將帥恐臨安之變生于不測上獎其言至是又論  
諸將造政事堂與大臣狎紊亂朝綱恐緩急不可用於是樞臣上  
章待罪諸將亦不自安戩因力求去乃有是命戩所言蓋指辛企  
宗富直柔黎確馮益等也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院出入經由隆祐殿殯宮門工役不便乞權

就本家供職從之 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所管五州絕戶及官田  
荒廢者甚多已便宜辟直秘閣宗綱權屯田使中奉大夫樊賓權  
使募人使耕分收子利詔以綱為鎮撫司措置營田官賓為同措  
置官渡江後營田自此始其後荆州軍食多仰給于營田省縣官  
之半為綱嘗為湖北轉運判官官省而罷遂為潛所辟賓河中  
人也

壬戌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鬻通直修武郎已下官上曰不至  
人議論否張子曰祖宗時嘗亦有此第止寔齊即李回曰此猶愈  
于科歛百姓上曰然大凡施設須可行于今可傳于後即善耳宗  
尹乃退其後遂止鬻承直郎已下官

餘見六月已巳

是日邵青受劉光

世招安太平州圍解初青既薄城下與其徒單德忠閻在等分寨  
四郊開畎河水盡滄圩岸以斷援兵來路調民伐木為慢道急緩  
者殺而并築之一日之間與城相平賊攻具畢施遂縱火焚樓櫓  
剗孕婦取胎以卜吉凶敵樓為砲所壞守臣郭偉運土寔之賊不  
能近偉方食於城上青以砲擊其案又以矢斃其侍吏偉亦不顧  
相持凡九日偉募死士乘夜下城因風焚其慢道又二日決姑溪  
水以灌其營青窮蹙會光世遣使來招安翌日青遂去初青之參  
議官魏曦多智偉憚之乃為書以響箭射于城外已而曦力勸青  
就招青怒殺曦人皆謂偉用間言青信之也

此據趙姓之遺史參

光世所奏云爾然光世所奏乃以為青解

圍後至建康道中殺曦今且附此俟考



癸亥詔滁濠鎮撫使劉綱所部軍牙兵等六千餘人並令神武中  
軍統制辛永宗遣將官統押赴行在用綱請也綱受命踰年卒不  
之鎮于是左軍統制王惟忠等以所部土人數千渡江北去綱所  
將者獨淮北數千人而已始綱既不能渡江盜王才因據濠之橫  
澗山為寨縱兵剽殺權知滁州梅建俊綱即以權清流縣丞張  
格非代知滁州格非濮州人也時羣盜縱橫格非以數十舟依山  
險避之往來城中而已才以王命阻隔乃以其眾附偽齊用阜昌  
年號而亦受招安為閣門宣贊舍人然出沒如改武翼大夫忠  
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趙延壽特遣武經大夫營州團練使元江  
東東路兵馬都監延壽自湖北渡江遂據分寧縣江東安撫大使  
呂頤浩遣鄉貢進士李丕等諭降之頤浩遣其軍得精銳五千餘  
人分隸統制官臣師古閻臯姚瑞王進傳遠等軍言於朝故是命  
延壽之赴鄱陽也頤浩令朝請郎分寧縣丞逢汝霖隨軍濟其芻  
粟至是授丕忠州文學而汝霖遷一官汝霖掖縣人也朝議大  
夫愈賙卒賙錢塘人宣政間以應奉故屢為部使者靖康初乃廢  
是月婺原尉方疇上疏極論宰相范宗尹過失不報疇弋陽人也  
偽齊知同州李成寇昇平寨保義郎統領蒲城縣忠義軍馬并  
全興戰為所殺初馬進既為江淮招討使張俊所敗而李成猶  
在蘄州至是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甕山  
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事險狀以誤之俊率眾攻險



賊徒奔潰進為追兵所殺田林泉野記張俊傳云俊追成至蕪州  
當成去去以餘眾降偽齊俊敗李成于蕪州未見本日按俊所奏  
考成去去以餘眾降偽齊云自三月二十八日收復江州為糧食  
又奏六月十八日至至丁家店則其敗李成當在五月半間也俊  
此月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要錄卷四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六月丙寅朔詔自今朔望遙拜二聖於殿上百官于殿  
下行禮先是上與百官並拜於庭而中書人林適以為非宜請用  
家人禮故有是旨 敦武郎房湜為武翼大夫榮州刺史知房州  
用知唐州故安中奏也時道路猶梗乃令安中權給差帖授之  
詔河朔進士汪巨源令赴都堂審察後未見 初上以大理卿王衣  
與偽齊相張孝純有舊欲令衣貽書孝純使緩兵秦檜奏衣所與  
孝純書當諭以意否上曰以孝純守太原固忠義可然今既與豫  
合則其心亦未可知若便以緩兵之意諭之則彼知吾怯恐遂南

渡是呼之來也不若且令衣告無疑間之意徐覲其事為善  
丁卯夜寢殿後屋壞宮人被壓者數人吳才人驚悸得疾翌日上  
以諭輔臣始令畧葺州治

戊辰迪功郎諸葛行言獻國朝訓典乞為其兄國學免解進士行

仁推恩詔補行仁將仕郎其後復獻書萬卷官一子獻書在九月甲戌

初張琪自襄安鎮引兵渡江遂犯建康府太平池州諸縣建炎四年江

東按撫大使司參謀官劉洪道招降之復叛去既而統制官韓世

清張俊會兵討之追至深水縣其勢窮蹙遂受浙西安撫大使劉

光世招安詔光世據其軍毋令遁逸然琪是無降意已進兵掠安

吉縣而樞密院復下敕榜招收之蓋信光世所云誤以為餘黨也

降黃榜下湖州招收在此月辛未

已巳初鬻承直修武郎已下官用宰相范宗尹請也承直郎直二

萬五千繕修武郎直四萬五千繕其餘以是為差參注恩例並依

奏補出身人其告身內更不敘說事因第云某人奉公體國宜加

獎錄而已 和州防禦知郡州兼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帶御

器械兼職如故 詔鄂州安撫司軍馬令直秘閣滕膺權行主管

召李允文赴行在初朝廷聞允文執知岳州袁植詔以植棄城令

湖東提刑司鞠治今年正月癸亥植弟國子監丞正功乞歸其喪乃令新

湖東安撫使向子諶體究三月辛亥既而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奏植

以為允文所殺植愛將袁袞亦詣行在擊登聞鼓訟冤其從者強

勝又訴於御史臺殿中侍御史章誼奏其忝知政事張守與植素厚乃啟上密諭江東詔討使張俊令收允文膺始以分鎮罷京西漕道在允文軍中故有是命 罷京畿等路宣諭使副令淮南三宣司遣人齎撫諭詔書付諸路

壬申宰相范宗尹率百官奉上昭慈獻烈皇后謙冊於太廟寶用銀塗金冊以象簡其忝知政事秦檜所撰也時太廟神主寓溫州乃即大善寺大殿上設祖宗寓室行禮

癸酉詔選人任閩廣者往還所給驛券並罷

甲戌言者論諸路轉運司類省試舉人多訟其不公若止仍令憲臣差官慮有私請欲于帥臣部使者中擇文學之臣領其事詔江東西福建廣東委帥臣呂頤浩朱勝非程邁趙存誠兩浙委憲臣施炯荆湖廣東委漕臣孫綬王次翁其川陝路令張俊於帥臣監司內選差有出身人分鎮路分令茶鹽司選官如前詔存誠擬之子炯晉陵人明受中嘗除右正言綬涇城人次翁歷城人也 詔畫營諸路官田每路以憲臣總領措置朝廷為擇幹辦一員佐之時范宗尹以軍興用度不足故有此議令下民大以為擾後迄不行此為沈興求奏宗尹第三罪張本 大理少卿朱宗直秘閣為福建路轉運副使於是范汝為未平而卒企宗握兵玩寇一路騷然宗入辭言民困無耶弄兵以延一旦之命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以此事付臣可無戰而平也時富直柔與企宗厚幸其成功而企宗不能制賊反

屯其衆於建之城外

乙亥詔朝奉郎以上陳乞致仕未受勅而身亡者許任子以中書有請也 朝奉大夫呂景山主管台州崇道觀景山大防子建炎初提舉潼川府路常平官省而罷寓家于蜀至是因其請而命之 是日張琪犯宣州琪自安吉引兵至臨安境上前一日報至命神武在軍都統制韓世忠分兵三千往捕之而琪已去矣

丁丑詔越州申嚴門禁時有潰兵數百直入行在越州泊于禹跡寺闔城震駭論者以為言乃命諸門增甲士守視命官親書駁位出入軍馬自外至者悉屯于城外 尚書左司員外郎林之平直

龍圖閣知温州 樞密院編修官林待聘召試官賊逆以為秘書省校書郎待聘平陽人秦檜所薦也 承奉郎楊愿充樞密院編

修官愿自越州觀察推官用薦對改秩而有是命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池州兵馬鈐轄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韓世清為

武德大夫忠州刺史錄掩殺張琪之功也世清故為盜有衆五千及屯宣州而世清復招納亡命至萬五千人月費錢十萬緡米五千石頗凌州縣論者疑其復反上以諭輔臣會呂頤浩奏世清可

疑李回曰世清近討張琪有功未見其可疑處上曰頤浩之言亦不為無理方其未可疑自當賞其功如郭偉奏即青解圍而刘光世謂因其招安青之去恐或因光世然偉之守城亦自當賞功過

不相掩則賞罰信矣

上誌在是月庚午熊克小歷注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勞時頤浩方招安張琪而世清繫擊

破之願浩以世清壞其事故不樂日歷紹興三年三月日願浩奏  
王璞擒世清事上曰去歲累論范宗尹此乃心復之疾而宗尹遲  
疑未決不知即因願  
浩所言否當孝  
錄故太學博士何渙子棟為將仕郎渙青

城人舉進士廷試第一其第宣義郎通判利州洙援楊寘等例乞  
推恩張浚為之請乃有是命 詔和州威顯妃增封照順二字妃  
歷陽侯范增女有祠在麻湖之水寨用鎮指使趙霖請而命之

戊寅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得已當為攘却恢復之圖頃歲  
駐澤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而斥埃不明金人奄至卒以奔  
走踰江而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澤建康是時兵  
練將勇食足財豐擴江上下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  
而舟師不設一相異意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呂頤浩

之過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陛下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  
萬一事起倉猝大臣復欲棄土地遺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  
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  
有險阻則必資郡縣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擾不可為將帥  
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漕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  
任大臣早賜措畫詔三省樞密院措置持服前寧遠軍節度使孟  
忠厚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體象觀使上推恩隆  
祐外家異姓無服以上親皆進秩一等本宗白下予初品官諸婦  
及諸女並進封號受恩者凡五十人  
是月己巳降旨時朝臣有建議以后  
專配哲宗室而昭懷者上乃為挽詩曰有美三宮德無嫌並后心

前一日出以示從臣

已邗昭慈獻烈皇后靈駕發引上遣奠於行宮外門恭知政事張  
守撰哀冊文禮畢為吉服還內百僚服初喪之服詣五雲門外奉  
辭退為常服詣常朝殿門外立班進名奉慰故事園陵用吉凶儀  
仗五千三十一人至是太常請權用五百四十四人和總護使李

回既受命以直顯謨閣江東副使曾紱權兩浙副使充修奉官江

東轉運判官郭康伯點檢一行事務

紱攝浙漕不見月日史臣  
于紹興元年十月己丑書之

定甚謏矣康伯為提點據今年六月四日申明諸色人衣服此修  
入史並不載按此時浙漕乃徐康國方孟知劉寧止三人不知何  
以專用江而有司猶援園陵之制辟官分局費用頗廣寶文閣待  
制陳戩時為給事中上疏論列以為異日歸祔泰陵復用何禮至

謂會稽之山可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廂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

諸郎之夫並緣為姦誇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於是一

切鑄省

辛巳詔文林郎越州上虞縣丞婁寅亮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

也寅亮之書曰先正有言大祖捨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

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

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居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

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憂勤脩嘗艱難

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

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及乎崇



寧以來諛臣進說推漢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以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鑿之期強敵所以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伯字行下遴選太宗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遠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陞為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白首遠調垂二十

年今將告歸不敢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疏入上讀之大為嘆寤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從而薦之遂有命寅亮永嘉

人也

寅亮十一月  
巳亥除察官

壬午權橫昭慈獻烈皇后于會稽縣之上皇村神園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寸明器止用鉛錫置都監巡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改寶山證慈禪院為泰寧寺專奉香火賜田十頃上事昭慈皇后恪極孝愛故園陵儀範率用母后臨朝之比焉 是日張琪自宣州引兵犯徽州通秦鎮撫司統領官張憲以所部在城中聞之亟遁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公王圭見守臣郭東曰為之奈何圭奔休寧縣東亦繼去民間驚潰琪遂據其城事聞圭東並追一官東勤傳圭銜替圭東追傳在  
十月甲申初張琪之叛刘光世遺統制官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潘遠以所部三千人戍饒州已而赴行在至是行次信州之玉山其後軍湘江

等千餘人亂掠玉山永豐二縣進犯衢州之江山詔樞密院準備

將領徐文自臨安往討之時江之黨又犯弋陽迪功即監寶豐鎮

熊彥深為殺後官其家一人彥深紹興二年十一月已會呂頤浩

已遺統制官閻皋追擊叛黨至宜黃文乃止達成饒州據日曆光

江掠玉山在此日詔遣徐文在壬辰江犯弋陽在七月今聯書之

癸未江淮招討使張俊以大軍至瑞昌縣之丁家洲日曆十一月

臣於六月十八日已到丁家洲下寨候分遣張用人馬軍往洪州癸未十八日也故係於此日初俊被密旨并收

李允文恐其拒命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謀之思恭言允文

兵尚衆須以計取會英州編管人汪若海自江東赴貶若海被謫

四年八月行至揚州允文以書招之招討司參議官湯東野因引若

海謁俊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師至鄂

若海曰與來而少保誅之則若海為賣友俊曰以百口保之若海

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既破李成欲移兵指武昌若海言君無

反狀其屬曰節制非朝命且殺袁植與留四川網運非反而何惟

少保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用之衆擒豫

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宣撫司張樞密既相辟必為君白於

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為強彼見

李成既破皆已喪魄若知朝廷怒居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

舉其軍東下俊因檄若海併招新除舒蘄鎮撫使張用時用自成

寧縣引兵趨分寧為通泰鎮招使岳飛所逼遂會俊于丁家洲俊

并將二軍遣統制王偉護允文及參謀官滕膺赴行在趙姓之遺  
文允文曰藝奏聖旨率大兵前來掩殺賊徒李成請照會時鄂州  
糧且盡而孔彥舟在漢陽允文得勝遂將其軍往江洲丁家洲見  
俊俊分其酋三百人與允文回鄂州允文怒奪其軍有言俊俊怒  
具允文在鄂州事差人押赴行在所日歷七月十六日張俊奏鄂州  
李允文人馬作過臣數十次差人前去追呼到臣軍前收管訖  
據此則似俊初未嘗被旨也今月從熊克少歷書之更當詳考  
責受雷州別駕趙寔復朝散大夫寔抃孫也宣和以徽猷閣待制  
守杭方臘之亂棄城去詔貸死長流昌化軍至是始叙

甲申昭慈獻烈皇后神主還越州百官常服出城奉迎上迎於殿  
門外焚香退百官進名奉慰降允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何志同復徽猷閣待制尋不行邵青自太平州以舟師泊  
鎮江留三日是日復叛去引兵趨江陰此據十一月一日知湖州  
葛勝仲所奏按七月十六

日刻允文也分折以稱青至真州揚州泊復移揚州一夕遁去  
未嘗於鎮江岸下駐泊然也允文六月十八日先奏邵青即安赴鎮  
江府擺泊人船乞降旗榜則後報非寔也青以十九  
日下江亦允文六月二十四日所奏改附於此日

丙戌中奉大夫李范知建州時建安民張毅等為盜犯福州之古  
田知縣事承議郎江滿遁去范諭降之安括使程邁以聞前一日

詔以金字牌招收毋失機會遂以范守其州范已病不克赴朝  
請即謝嚮特遷朝散大夫錄招降范汝為之勞也於是同措置官

修職郎陸棠亦授承直郎並令赴行在棠建安人也 是日朝散  
郎知江津縣穆延年渡江禱旱夜漏未盡水暴至延年溺死詔官

其子二人延年壽春人嘗知鄔陵縣縣牧國馬中人預其事群類  
豪橫相勝雖開封尹亦避之獨數為延年屈其死年四十六

崇安民廖公昭聚衆為盜范汝為所部提轄官保義郎熊志寧召募槍杖手殺言往捕之其意寔欲為變會神武中軍統制官朱師閔以所部適至志寧懼遂散其衆丁亥福建制置使辛企宗以聞未幾建陽民丁朝佐作亂志寧率射士以往道與朝佐合執武尉解渥而拘之遂入建陽崇安二縣官司不能制

戊子上諭大臣曰昨令廣遠藝祖之後宗子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歧嶷且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遠之先是尚書右僕射范宗尹有造膝之請故上有此諭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上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閔朕若不取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自昔人君惟堯舜能以天下與賢其次惟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聖明獨斷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上令藝祖寔可昭格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以傳序太宗此過堯舜遠甚上曰此事亦不難行祇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第恐令慮不足以奉承上曰且令廣求須自選擇參知政事秦檜曰須擇宗宗閨門有禮法者上曰當如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託否上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宮擇宮嬪則慮之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審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上所指宮嬪蓋張婕妤吳才人也

二年五月乙亥可參考王明清揮塵錄餘話云紹興主子詔知大宗正事安定

郡王今時訪求宗子伯錡七歲已下者十人入宮倫選十人中又  
連二人得阜陵及伯浩按令時以二年閏月乙未除知宗而阜陵  
五月乙亥育于禁中相去才四十日恐違擇未必如此之速又令  
時以舊事譚換為上所薄恐未心以此妄之明清誤訛也

傳官人姚舜明叙朝奉大夫以呂頤浩有請也 詔隆祐殿諸色  
祇應人各進一官

已丑修駁即曹浚為閣門宣贊舍人浚矇子也 矇開封人靖康中  
為應道軍承宣使

以其父徧歷三衙管軍未有褒錄用遺表恩二人而有是命

庚寅命權工部侍郎韓肖胄主管昭慈獻烈皇后陞祔一行事務  
及題神主初命左司員外郎趙子畫子畫言昭慈典禮率用母后

臨朝稱制之儀按元德陞祔宰臣王旦題寫徽名今以庶官為之  
不稱繇是改命肖胄 直秘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裴廩為荆湖西

路提點刑獄公事時湖西未置使者而廩寓居廣西乃就用之言

者奏廩貪財敗事近者輒差除廣東西帥臣其狂妄可知遂寢其  
命 廩所除廣東西帥臣不知為誰當求他書參考按此時  
趙存誠許中為廣帥廩除人或又在其先未見 初安

南賊吳忠與其徒宋破壇劉洞天作亂聚眾數千人焚上猶南康  
等三縣殺巡尉進犯軍城統制官張中彥李山屢舉兵討之不克

是日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蘓恪以從事郎田如鼈權南康縣丞令  
與朝奉大夫權通判魏彥杞往招捕未幾破壇為彥杞所殺如鼈

尋遣兵焚賊寨殺洞天如鼈大使人也 破壇以八月壬申被殺洞  
天以九月癸卯被殺今併

書之吳事紹興二年八  
月辛亥所書可參考

卒郊輔臣進呈言者論刘先世軍中冗費上曰先世一軍蒐汰冗

雜約而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曰今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萬解若苗精兵三萬人且汰其使臣之罷軟者可以足用上曰俟作手書與之如家人禮直示朕意庶幾无世不疑委曲聽命翌日遣睿思殿祗候羅亶賜光世手書諭旨仍以玉帶賜之尚書吏部侍郎李正民移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黎確試吏部侍郎吏部員外郎江躋守左司員外郎詔局所官吏請御厨折倉錢自八十千至二十千凡十一等並減半

癸巳詔秘書丞李元瀾學無根源妄議典禮可與外任乃以元瀾

通判湖州

元瀾嘗上殿恐是議昭慈升祔事當考

中大夫王安中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既而言者論其罪命遂寢

中大夫張澈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激新落分司故有是命

甲午直秘閣魏志崇知筠州志崇既罷京畿之行乃命出守是

是賊鄧慶龔富圍南雄州守臣鄭成之率軍民拒之知鞏州邵

興以餘兵屯盧氏縣為河南鎮撫司統制官董先所敗興不勝率

眾走興元投制置使王庶張浚以其姓名與年號偶同乃希其名

為隆先遂取商鞅二郡先河南人也

先取商州在七月取鞅州在八月今併書

是夏金左副元帥宗維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右副元帥

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避暑山西漢民賂宗維執蓋者毒之宗維

幾死

宋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枯生穗為瑞奏之上曰歲

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

信朕在潛邸時梁間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主

此奇怪事輔臣歎服臣留正等曰天人之際與至密國家將有

之脩明中和之浹洽亦豈無符瑞以有災異以為之譴告然則政教

異則深警懼之符瑞則重黜絕之何哉知其有災異則戒信其為

符瑞則怠人之常情也去其怠而謹其戒則所益不知其錢何不

然則徒以自慢而已奚益哉此春秋所以記異不記瑞而柳宗元

正符所以謂不賢輔其天于其人也太上帝屢闕祥瑞之說至此

乃以朝廷有賢輔其天于其人也太上帝屢闕祥瑞之說至此

鑑曰其於奉天也深以天下為憂癸未風雷則深以敵人為慮久

之意其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為憂癸未風雷則深以敵人為慮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雨則詔求言大雪則詔決獄枯稭之生可稱也吾瑞鉄騎而不瑞  
枯稭麟鳳之獻可喜也吾寶賢能而不寶麟鳳獻芝草則斥獻甘  
露則貶於是而無喜祥瑞惡變異之失詔權湖南招捉公事馬友補拱衛大夫成

川團練使權荆湖東路副總管時潭未有守而奉議郎奏辟通判

張揆權州事奏友討逐孔彥舟之勞遂有是命乃以揆通判潭州

先是湖西安撫使程昌寓與友交通亦以便宜檄友為湖東副總

管言於朝昌寓坐貶二秩友在潭州措置酒法官不造酒但收稅

酒錢城外聽造而不得賣城中聽賣而不得造若酒入城則計斗

升取稅公私利之揆昭慈親姑之子今年六月四日以昭慈遺恩

知何以却是奉議郎當考昌寓新除太府寺丞章億監都進

降官在八月己卯今併書之奏院章徽監登聞鼓院章侗並與外任以言者論姦臣子孫不宜

在朝故也上因言小人但不當在朝廷至於閑慢差遣亦當與之

宣可絕其生路秦檜曰舉臯陶不仁者遠正謂不可令近君耳上

首肯

丁酉徽猷閣直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王序落職降二官提舉西京

嵩山崇福宮序以奉祠滿歲請于朝詔許再任而給事中李擢中

書舍人洪擬言其誦事梁師成法當討論乃有是命詔自今堂

除及舉辟差遣之人如礙本貫並不得放上用三省請也資政

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好問薨于桂州訃聞例外賜帛五

百錄其弟朝散郎言問通判桂州官給葬事言者論靖康之變好

問身為執政不能死節先拜偽楚於庭褒卹過厚尤為不可上不



聽第損賜帛之數而已

減轉贈在十月辛卯

己亥奉議郎知太宗正丞常同知柳州

庚子朝議大夫新知澧州吳草為潼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宣撫

司後四川監司以勅除者始此 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一軍權留

洪州彈壓盜賊以江淮招討使張俊將班師也遂以飛為神武右

副軍統制 宣撫處置使張俊以便宜印造綾紙度牒鬻之川陝

京西以助軍用至是以聞詔日下住罷

辛丑皇伯右武衛大將軍信州防禦使令話為寧州觀察使封安

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爭襲封久不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

燕王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令話德昭元孫也

熙寧初首封秦王孫

從式已而更封燕王曾孫世清至世福無人宣和中又封秦王元孫令溫及是秦王後令庇年長當封而禮官以為小宗乃封令話

壬寅申命有司討論濫賞時范宗尹以上將行明堂故事文武官

當遷秩且任子者衆故舉行之上覽條目曰議得當否朕不欲人

以事每議及上皇聖德翰林學士汪藻嘗言陛下詔有司立討論

之目凡不以道而補官遷秩者皆論如律天下孰不以為宜然此

法尚行于吏部而堂除之人則一切置而不問是使孤寒椎鈍者

獨廢其終身凡稍黠而有援者巧騰捷出于法度之外而僥冒自

如也此豈聖朝行于天下畫一之公法乎臣愚欲乞應今後堂除

人並先取會吏部無有干礙討論事件如涉討論即依條改正會

宗尹迄去位事遂不行 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五十人

天文局十人 權湖東副總管馬友在漢陽嘗獻賀天申節銀及是至行在詔獎之

癸卯奉直大夫景興宗直秘閣知興元府時張俊已用王庶興宗迄改命 虔州賊陳顥聚鄉丁數千焚掠雩都信豐諸縣詔趣捕之

甲辰秘書少監程俱言本省見獨員今著作官闕請用元豐故事牒校書郎或正字暫權詔今後特令秘書省長貳通脩日歷

乙巳朝散郎劉大中為秘書丞大中揚子人也

丙午金左監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平偽齊劉豫不出迎使人言於昌曰豫今為帝矣若相見無拜之禮昌怒責之却其獻豫遣偽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昌卒不解

丁未太尉兩浙西路安撫大使淮南楊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兼海泗州宣撫使時淮北之人歸附者甚衆故命光世安輯之 中殿中侍御史章誼言聞邵青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遂入平江之常熟縣所至劫掠劉光世以梟將銳兵而不能應時擒制者邵青所乘皆舟楫而光世皆平陸之兵故國家既憑大江以為險阻而於舟師略不經意今邵青小醜光世大帥乃敢越境深寇使賊有大於此者將何以禦之臣聞古兵法舟師有三等其舟之大者為陣脚船其次為戰船其小者為傳令船蓋置陣尚持重故用大舟出戰尚輕捷故用其次至於江海波濤之間旗幟金

鼓難以麾召進退故用小舟由北觀之凡舟之大小皆可以為守戰之備不必皆用大舟然後濟也望於駐驛之地置一水軍帥以名將計亦易辦詔淮南三宣撫措置時青已移舟通州海門鎮而行在未知也

戊申詔諸路出賣官田指揮勿行以久佃之民失業故也

己酉昭慈獻烈皇后虞主往温州太廟上奉辭于行宮門外宰相率百官城外奉辭退進名奉慰所至郡縣長吏已下迎送于城外朝奉郎符確推知昭州書填偽度牒千二百餘道為轉運司所劾遂遁去詔籍其貲確瓊州人也

庚戌廸功郎新江西提刑司幹辦公事謝祖信為從事郎祖信即武人獻屯田利害于朝乃有是命

壬子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知真州史康民移知揚州 宣撫處

置使張浚承制以直秘閣胡考寧知資州朝奉郎喻汝礪知果州閣門祇候种相知文州湘師道弟子也考寧初在京西為劇盜薛廣所執用為郢州通判又入王仔軍中黃潛善喜之擢通判襄陽府張浚入蜀考寧從辟以行積官朝奉大夫直秘閣既而御史奏其狀遂罷之仍詔宣撫司自今毋得與守倅差遣

據狀考寧以去年十月四日到

州其罷郡在今年八月己卯

癸丑直顯謨閣知台州晁公為罷直龍圖閣新知台州沈與求令疾速之任先是天台人求珍以殺人繫獄珍以金賂公為之妻遂

得不死降授承事郎知天台縣劉默言之都省及御史臺范宗尹與公為厚庇之乃移默他官命憲臣施垆究實五月垆依違以聞

七月戊申上覺其意內批公為先次放罷宗尹始絀

乙卯朝散郎廖剛為尚書吏部員外郎時辛企宗奏剛招安余汝霖不當剛上疏自辨上曰近數訪問臺諫及上殿士人皆言剛有守必不與賊交通富直柔范宗尹又稱其賢乃有是命上諭在是月庚戌

中書舍人林通轉對論金雖北去安知不示弱以怠我師候秋高馬肥遣李成招集瀕淮飢民呼吸群盜侵軼江南徐遣勁騎由真揚福山擣虛浙右願乘此時聚衆積粟蒐將閱士以備防秋之計今日之弊在於兵不習戰將不肅命財用殫匱民食艱鮮州縣

以軍興為名而掇取無度此迺腹心之深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四裔尚為病在四肢可以漸去也惟陛下與大臣汲汲講圖之

初五湖捕魚人夏寧聚其徒為盜後有衆千餘專掠人以為食郭仲威嘗招之不應命至是受劉先世招安又有仲威餘黨出沒于淮南亦受先世招安皆令來長蘆竦舟以濟寧等無食半月之間復陷萬餘人是日始具舟迎之由是江北鄉村愈覺凋殘矣

丁巳降授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韶州居住張思正許自便 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胡直孺以攢官頓遞之勞進二官直儒不受

己未昭慈獻烈皇后卒哭命左監門衛大將軍士畧即內中天章閣几筵前行卒哭之祭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

辛酉故追復觀文殿學士劉摯贈少師後謚忠肅以其子知開州

長歷有請也摯渤海人元祐尚書右僕射黨籍執政第六人新州安置六年五月丙子再贈 召江東安

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赴行在欲代范宗尹也是日頤浩督諸

將與張琪戰于饒州城外大敗之琪自徽州引兵犯饒州衆號五

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郡人大恐頤浩遣統制官

巨師古招降之琪詐受招誘師古入其營遂薄城下統制官右武

大夫宣州觀察使閻臯頤浩愛將也方捕盜于宜黃走檄呼之會

臯平盜而歸星馳以赴頤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顏孝恭郝

最等駐軍城外皆令聽臯節制端軍為左邦弼軍為右臯將中軍

頤浩自畫陣圖授之琪兵至近郊前軍將張俊失利琪恃其衆直

犯中軍臯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三十里殺賊

甚衆賊又別遣水軍分道自景德鎮來犯頤浩遣統領官張慶以

崔增餘衆禦之琪遁去夜其愛將姚興以所部詣巨師古降琪遂

走浮梁縣復還徽州此以呂頤浩所奏及熊克小歷參修克繫之

日秦到以為二十七日事蓋七月二十七日辛酉也故移附此但

城下寨二十七日日已時賊兵到十五里外則克所云誤也克又云

賊別遣精銳為水軍分道而進頤浩自將水軍禦之而所奏乃云

本司前期于都昌縣勾集崔增看寨老小将兵千人令統領官劉

慶部領橫截賊兵奪船四十餘隻則非頤浩自將也巨師古被執

姚興來降克並不書

今以頤浩所奏增入

壬戌宣教郎新通判嚴州黃策直祕閣策吳縣人元符末以上書

入籍坐廢久之上方錄用黨人策因上疏言昭慈獻烈皇后既過

瑤華泰陵嘗有悔意以蔡京所錄上皇聖語親札上之故有是命  
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三年孟忠厚奏劉脩入

癸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充

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宗尹既建討論濫賞之議士

大夫僥倖者爭排之諸大將楊惟忠劉光世辛企宗兄弟皆嘗從

童貫行軍論者疑其亦當貶削此據朱勝非秀水錄然朝廷元旨止謂虛作從軍之人勝非所云蓋

當時沮議者之說云吏部侍郎高衛初以圍田改官此據紹興二年二月章疏

及是主右選力持此以為不便上疏詆之同知樞密院事李回亦

言宣和間任中書舍人以校正御前文籍選官乞削秩罷政上曰

宣和政事恐不必一一皆非人主留意文籍自是美事豈可與其

他濫賞同科參知政事秦檜曰此法一行濁流者稍加削奪便比

無過之人誠為僥倖清流者少挂吏議即為辱甚大不敢立朝恐

君子受弊上願諭宗尹宗尹曰此事如回者無幾其它亦不足惜

遂降旨侍從及館職兼領者罪又詔武臣濫賞並免討論令尚書

省榜諭其日子子也日歷六月十八日有旨應武臣濫賞並免討論

也熊克小歷亦云高衛先上疏詆之乃罷武臣討論既而李回乞

罷政云云據克所書亦承日歷之誤蓋罷武臣討論乃七月十八

日而日歷所供檢人誤在六月命既下上終以為難後二日上批朕

不欲歸過君父欽怨士夫可日下寢罷七月甲寅宗尹堅以為可行即

日求去翌日遂召直龍圖閣新知台州沈與求赴行在按是日又

一日輔臣進呈上曰天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尚許言者

極論若遽沮遏祇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誰有損丙辰始宗尹之建議也檜力贊之至是見上意堅反以此擠宗尹又五日詔驛召

呂頤浩次日遂召翰林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

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乃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宗尹入相踰一年始宗尹與辛道宗兄弟往來甚密上不樂之及是遽

罷於是宗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審量而已初見建炎

二年十月丙子四年六月辛巳今年七月壬寅再舉行熊克小歷云侍御史沈與求條宗尹大罪二十宗尹力請罷政蓋誤此時與求未還朝今年九月乃用與求言奪宗尹職名克不詳考耳詔曰朝請大夫知邛州王侯尚書右司員外郎萬格以刻薄之資成傳會之惡首建討論之議盡

失士夫之心姑示輕刑用懲私意可並送吏部熊克小歷云侯格今年二月已上因諭輔臣曰侯格既罷自此恐紛紛不已日後當

盡置勿論恐分明植黨非國家福張守曰此陛下盛德臣欲建議未敢富直柔曰前日呂頤浩趙鼎之去陛下與之終始到今今於

宗尹復如此聖性忠厚天下之幸也

甲子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朝拜昭慈獻烈皇后攢官先是禮官以明德榘攢故事請上行朝拜之禮既而以道遠不可親詣乃命

回代行

是月川陝宣撫使張浚以直龍圖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斌為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朝散郎知巴州馮楫為利州路提點刑

獄公事

利路提刑題名以此月二十九日被受宣劄檄以九月六日到故並附此月未不知是時永興師寓治何地當考

武翼大夫知濠州李玠棄城去以延防官張德權知州事玠在

濠州當羣盜縱橫之時以嚴酷殺伐為政縱所部擾民故能得軍

士之情久處危城中金珠寶貨不可勝計玠欲通流東下為鳳凰

州寇宏所扼至是玠貽書與宏通好宏許之玠遂挈其孥泛淮而

去偽齊劉豫以其子太中大夫知濟南府麟為諸路兵馬大總

管尚書左丞相封梁國公戶部尚書張昂兼樞左丞兼門下侍郎

偽豫傳載此事於阜昌二年而無月按日歷今年八月十九日癸未劉光世繼豫偽詔已用麟為左相銜故參酌且附七月末

八月乙丑朔詔奉安天章閣祖宗神御於法濟院以乘輿播越神

御猶在舟中故也宣武處置使張浚娶直秘閣成都府路轉運

判官宇文時中女時已詔時中奉祠而浚稱其有勞承制陞時中

副使再任時中虛中弟也成都記時中以八月一日陞副使日歷

除之日

丙寅利州觀察使湖東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為蘄黃鎮撫使兼

知黃州用張俊奏也時彥舟在鄂州舟多糧富俊恐其盤據要地

故奏用之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新除舒蘄鎮撫使張用有衆五

萬在瑞昌後數日後親揀其軍精銳者留之老弱者許自便有投

曹成者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去而為民者俊既并其

兵遂以用為本軍統制趙姓之遺史云俊以八月壬申親揀武

顯即南雄州兵馬都監郭康偽造制書自稱奉使廉察廣東兵官



已下轉運判官章傑覺其詐捕送廣州誅之至是以聞 武功大夫康州防禦史入內侍省副都知梁邦彥特遷照宣使錄擯宮之勞也

丁卯觀文殿學士新知潭州吳敏為荆湖東西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時江湖餘寇未平而敏留居嶺右故就用之熊克小歷今初舊相吳敏方責居涪州范宗尹薦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敏以祖母年高力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至是又復敏觀文之職充廣西湖南宣撫使按敏以靖康元年九月責涪州建炎元年五月移柳州已而自便四年七月復官今年七月甲子除潭州八月丁卯除荆湖東西廣南宣撫其年十二月乙丑改資政奉祠克所云官職及先後皆差誤不知何以如此山東統制忠義軍馬范溫所遣參議軍事李植至行在溫遣植丙寅五月上嘉之以溫為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統制山東忠義軍

馬仍鑄印以賜而植亦補承事郎

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對脩嘉祐政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二卷看詳六百四卷詔以紹興重脩敕令格式為名自來年頒行衍

中大夫直秘閣新知饒州王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暉以鄭居

中故積遷至大官時方討論故有是請

暉仲山子鄭居中女壻已見建炎元年四月

右司諫韓璜論堂吏滑浩等與討論濫賞文字秦檜曰吏行文書

耳恐不必罪李回曰如罪兩都司彼自無詞上曰兩都司殊刻薄

為朝廷建議須有忠厚之風乃以浩送吏部 江西安撫大使朱

勝非言自正月領事至今所降軍儲漕司未嘗發到斗升顆粒又

六月中給降監鈔七萬緡其資次乃在同時降下一百萬緡之後

未知筭清當在何時詔委漕臣張漙濟其軍食漙河南人也勝非又別疏論安撫大使名甚重而無錢糧及兵寔不及一小邑然勝非受命踰年遷延不進逮張俊班師始入城視事論者咎之  
己巳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參知政事張守言其才可用也後四日遂以伯彥為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 樞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以脩勅成落樞字 大理卿王衣樞尚書刑部侍郎 尚書右司員外郎趙子畫等各遷一官以樞貨務歲中收茶鹽香錢六百九萬餘緡故也

庚午直龍圖閣沈與求試侍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楊雄名世大儒乃為劇美新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於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是其心術已不正矣施之學術悉為曲說以惑亂天下士俗委靡節義凋喪馴致靖康之禍皆由此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知饒州時饒信寇盜甫平光方里店而停官人康允之未叙乃復允之朝請大夫與光分守二郡允之行至長溪而卒  
辛未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守兵部尚書

壬申吏部員外郎胡世將奏其兄唐老靖康中嘗建議除上為大元帥且為之請謚上曰當時之事亦偶然耳何功之云張守等退

而歎曰大哉王言 尚書兵部員外郎陳與義試起居郎 故追復奉議郎張庭堅贈直龍圖閣庭堅廣安人元符末右正言黨籍餘官第二十九人象州編管 洺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從自衡州移司温州所過搔擾詔罷之

癸酉初命大禮後引試刑法官自渡江久廢至是舉行之此以二年二月

六日刑部申明狀增入

乙亥上諭輔臣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為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乃贈夬直龍圖閣夬河間人元符末殿中侍御史黨籍餘官第三十五人化州編管 時工部侍郎韓肖胄嘗密啓上乞追褒元祐諸臣故有是諭

丁丑命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芑祔昭慈獻烈皇后神主于温州太廟哲宗室用太常少卿蘇遲議位在昭懷皇后之上是日韓肖胄題神主罷蒧虞主于西夾室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故事虞主瘞于殿後議者以上方延幸當竣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為例士芑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甫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涂濂鎮撫使劉綱為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即還鎮罪當誅責以其父忠勞特與原貸其

羣從六人皆授官有差 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閩陝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為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傳雱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雱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繼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為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

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降授奉議郎蘇軾特贈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蜀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驅三省房及催驅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制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置籍結絕故復舊制 詔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為盜所殘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侵軼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閻臯招降潘遠所部叛兵事見六月壬午企宗請其兵自隸遂詔臯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遣閻臯在此月癸未壬午成忠即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僅為秉義郎閤門祗候李敦仁破虔化縣僅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 徽州言張琪復

入祈門縣詔張俊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

癸未進呈劉光世所繳劉豫偽詔詔尾乃其子為左相銜也上曰可見豫褊陋 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中大夫致仕諤范純仁甥王覲子壻陳瓘婦兄也元豐中嘗上疏請脩京城神宗命籍其名欲加擢用元符末上疏言章惇罪且論元符后不可配先帝寢廟遂坐廢錮至是其子從事郎淵以為請故錄之諤黨籍餘官第詔宣撫司類省試五路舉人依許舊制別項考校以陝西陷沒故優之也

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賈曠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去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於朝乃以祐為淮寧順昌府蔡州鎮撫使日歷八月州馮直乞除李祐鎮撫使降旨未聞九月甲寅詔淮寧等州鎮撫使李祐與翟興桑仲王彥互相救應不知何日除今併附此按宋史繫庚寅日

丙戌中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翁彥深復集英殿脩撰丁亥參知政事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虛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遂有是命林泉野記云檜

還朝為禮部尚書紹興初除參知政事檜曰陛下用臣臣必能聳  
動天下之士後宰相范宗尹罷上欲用呂頤浩已詔之富直柔韓  
璜辛道宗永宗皆懼其來密薦檜為相俾蹇其進乃拜尚書右僕  
射按諸書皆言檜與直柔爭進故以道宗兄弟為直柔之黨深疾  
之其後得政寬斥無餘今乃云道宗薦檜兄弟為直柔之黨深疾  
恐誤餘見今年九月癸丑呂頤浩拜相注 詔諸路折帛錢昨每

疋三千慮高下不等若一槩立定有虧公私自來年令諸路漕司

各估寔直申省聽候指揮約寔時諸路絹直纔二千所折高民多

倍費故言者以為請云此見四月壬午熊克小歷既不載元旨又

聽候指揮之文遂失其寔今依日歷書之

戊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頤任伯雨並直龍圖閣制曰朕

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世其傳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為人其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

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

流離顛仆其禍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

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

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己為而逆所未為則高明自得之學可

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

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寔奔競外示朴魯中寔姦猾外示嚴正中寔

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延

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所與在此不在彼也尚其明靈知

享此哉先是頤子端中知六安軍為盜所殺其孫將仕郎晟在韓

世清軍中伯雨子承務即先由建炎初嘗除御營使司主管機宜

文字不赴至是詔並赴行在

舜民邠州人建中吏部侍郎黨籍侍

南人元祐崇政殿說書黨籍餘官第三十三十一人商州安置願河

雨眉山人建中右正言黨籍餘官第二十八人昌化軍編管神

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以明堂恩澤為子中翊郎閣門祗候亮

易文資許之諸將以文資祿子孫蓋自此始於是浙西安撫大使

劉光世已任孫平正為班行既而亦請換授遂以為例光世陳乞

已已丑直秘閣浙西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言本路歲收鈔錢一百

十九萬緡詔汝嘉及幹辦公事迪功郎方滋主管文字脩職郎蘇

師德各進秩一等明年又增五十一萬滋蒙孫蒙盧人元祐師德

頌孫也頌丹陽人元祐大理寺丞梁藻奏諸鎮帥臣援授文資者

並令赴行在量試程文以觀素所蘊習然後等第推恩從之

庚寅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資政殿大學士

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許翰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李邴並復端明殿學士初綱既奉祠久之未叙右文殿脩撰胡安

國獻覈寔論言如網才氣亦不易得特以疎直幾至殺身望行辨

雪稍復故官庶使後來宰相赤心為國者不懼不報至是以改元

德音而有此命 勒傳人王庭秀叙承議郎 詔募人往河南伺

金齋事宜且持螯書慰撫忠義人之保聚者至汴京人給錢七十

千還日有驗授保義郎餘州等第賞給

辛卯尚書右僕射秦檜為明堂大禮使參知政事李回為禮儀使

兼禮衛使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為禮器使兼禮頓使五使不置局令三省禮房專行自是遂為故事 右司諫韓璜論新除觀文

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汪伯彥為相誤國不當用不報疏再上上

曰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朕亦安得而私乃詔伯彥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職如舊秦檜之少也嘗從伯彥游學至是伯彥雖罷

帥而因得職名蓋檜力也林泉野記云檜拜右僕射若誤國之相汪伯彥首復其官與之宮祠以報舊恩

故中大夫直龍圖閣張上行贈集英殿脩撰上行自夔州移興

元未至道病卒張浚言其在夔州捍寇有勞故有是命上行之死當在建炎

四年秋或可移附其年七月末詔停官人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漢州居

住卒彥宗許自便彥宗提舉承興秦鳳路保甲兼提刑張浚按其

罪貶秩五等至是用赦而復之

壬辰直秘閣知太平州郭偉令再任以土人武節即致仕儲宏等

舉留也時新守通直郎方承已視事偉行至鎮江而返承閉子城

拒之偉乃借用兵馬都監印蒞事於班春堂事聞詔傳承官而偉

以守城功陞直徽猷閣既而言者論偉貪殘亦罷去踰年獄具承

坐貪祿罰金云日歷今年九月丙辰偉陞職名十月丁卯偉申承

未尚書省勸會方承違拒勅命而閉城門不令郭偉入城交割又

直申臺諫有叔持朝廷之意詔方承先次勒傳令建康府取勘庚

子臣僚上言郭偉有入已賊八千實行剗剔之也乞放罷取勘庚

先次放罷之四郭偉有入已賊八千實行剗剔之也乞放罷取勘庚

斤有旨守字斷洪邁夷郭偉等事法寺稱准條私罪杖罰慮失祿

輿初遇守郭子城拒之云已申朝廷乞補謁告月日方君乃借用兵



馬司印蒞事于班春堂監司具奏其狀  
兩人皆罷去按邁所記本末差誤今不取

詔夏國歷日自今更不

頒賜為係敵故也

癸巳朝請即守大理少卿王綱進秩一等綱為郎刑部歲中駁正  
死罪囚五人徒流已下甚衆故有是命 停官人鄧雍復為朝請  
郎

是月吏部員外郎廖剛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實自將之所以備  
不虞而強主威使無太阿倒持之悔漢北軍唐神策之類是也祖  
宗軍制尤嚴如三衛四廂所統之兵閑防周盡今此軍稍廢所恃  
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之兵而已臣願稽舊制選精銳十數萬人  
以為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為衛動則為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

最今日急務昔段秀寔嘗為唐德宗言譬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  
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皆能為敵正謂是也願陛下留神毋  
忽 初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郢州曹成雖受官爵稱兵如故  
自鄂岳引兵數萬掠湖西先是比部員外郎万俟卨避亂乞主管  
亳州明道宮居沅湘間安撫使程昌寓用便宜檄卨權沅州事成  
掩至城下沅城小而惡卨晝夜廬城上召土豪集丁壯以守成食  
盡引去與知復州李宏合軍屯瀏陽縣既而二人有不相下之心  
成引衆攻宏宏遂奔潭州湖東副總管馬友令宏屯於湘陰而成  
亦移屯攸縣曹成圍沅州據万俟卨墓誌不得年月按明年正月  
建炎二年五月其除即脩職即知攸縣范寅遜聞成掩至走連州  
及奉祠月日史皆失之

避之寅遜建陽人也  
部知黃州

靳黃鎮撫使孔彥舟在鄂州受命遂以所



建炎要錄卷四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九月甲午朔宣撫處置使張浚奏邊事上謂輔臣曰金

人既去陝西必可經理荆楚以南亦須措畫庶幾形勢相應有收

復之漸秦檜唯唯奉訓 中書舍人席益兼權直學士院熊克小

月蓋因學士題名也今從日歷 給事中李擢罷為顯謨閣待制知嚴州先是侍

御史沈興求奏擢嘗事偽庭不當用不報擢求去乃有是命 中

書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分道置帥之意詔江東西路帥

臣復還建康府洪州舊治熊克小歷在八月 女真人鴟鴞特補

修武郎閣門祗候賜姓趙鴟鴞自楚州歸劉光世軍中故錄之

乙未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韋淵求差遣上曰淵以宣和皇后季弟義當敦睦然其人素不循理難以出入禁闥故斥遠之朕不敢以公爵示私恩密院可與一遠門恐君官有過難以行法已而以淵為福建路副總管淵除總管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淵乞官祠狀增入 殿中

侍御史章誼守大理卿 劉豫之從弟與為疆吏所獲詔送處州

羈管

丙申直寶文閣知建康府張楨移饒州徽猷閣待制新知饒州李先移婺州右文殿修撰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謀官權知池州劉洪道移宣州時復以建康為帥府而江池皆命武臣故三人改命

溫州觀察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瓌知池州檢校少保建武軍節度使江西馬步軍副都總管楊惟忠知江州並兼沿江安撫使各將本部軍馬之任其錢糧令尚書省應副 湖東安撫司言曹成李

宏祀潭州之瀏陽詔趣吳敏摘那廣西軍馬前來潭州之任屏捍二廣 斬進義校尉李世臣于越州市世臣敦仁弟也世臣既為官軍所獲而敦仁據虔化縣仙山叛服未定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自為文檄募太學生彭世範往招之不數日敦仁與其徒二十餘人請降然尚未解甲後錄其功以世範為右迪功郎熊克小歷

今年五月仍云世範誘敦仁出降然後諸郡解嚴蓋因勝非行述所書也其寔敦仁雖受招仍犯虔化縣十月丙寅勝非罷帥十二甲戌詔類孝恭等討之或者因勝非罷而再叛亦未可知今參酌附此世範明年十月丙寅補官 迪功郎宣撫處置使司書寫機密文字張滉特改承務郎以其弟浚請以扈駕

所遷一官回授也。朝散郎吳必明知邵武軍時盜賊蜂起守臣朝奉大夫張公庠不能制言者請擇能吏遂命必明代之必明崇安人也。

戊戌刑部奏軍士黃德等劫殺案目其從二人俟于岸次刑寺欲原死上曰強盜不分首從此何用貸朕居常不敢倉生物懼多殺也盜於此時須當殺以止殺富直柔曰物不當死雖蚤虱可於其當死雖人不可恕上甚以為然。詔統制官李復興所部軍將四百五十人隸神武中軍其民兵九百餘人皆縱之。復興未見浙西安

撫大使劉光世奏邵青窮蹙恐其絕洋化明州詔樞密院准備將領徐文以舟師屯定海縣。召朝奉大夫陸欽彥赴行在令成都

府津遺欽彥建炎初提舉陝西茶馬因事罷去至是復官。欽彥紹興五年

以左中奉大夫為宣謀

已亥詔文臣寄祿官依元祐法分左右字職罪人更不帶以示區別用樞密院編修官楊愿請也。其后選人亦如之。選人分左右在明年二月丁卯

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葉夢得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

中大夫劉鎡為亳州路轉運副使右文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官劉觀知遂寧府浚又言朝請即揚戢悖挾持詭計躡求高官包藏禍心常幸時變公肆狂悖鼓惑衆聽望賜寬黜羈管詔浚一面施行先是浚以便宜授戢博官至中大夫直徽猷閣及是盡奪之觀

辭不赴晟博所遷官職不得其年月按日歷紹興七年十一月乙巳晟博以左朝請即陳乞換給左中大夫直徽猷閣告命得旨依故附于此後所謂躡求高官蓋指此也是夜雷

庚子以張琪賊馬壞宣州太平州圩田命守自葦治宣州化城惠民二圩相連

長八十里太平州蕪湖縣方春陶新和政三官圩共長一百四十五里當塗縣廣濟圩長九十三里於時長五十里是日

張琪犯宣州琪在宣城南陵之間駐於孔村其下李捧華旺謀殺

琪以降卒丑琪遁去捧聞劉洪道在池州欲受其節制洪道遣統

制官李貴招之朝廷聞琪守犯宣州乃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瓌以

其軍討琪然後之鎮日歷宣州申張琪九月七日侵犯本州城下

李捧狀自九月八日不曾再犯宣州初九此壬寅也今附此

壬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朱勝非言本州殘破之後門官甚

多無人願就欲乞州縣文武官到任一年反任滿各轉一官選人

任滿通理四考改合入官後不能例從之此以今年十月十五日使部供到狀修入

河南鎮撫使翟興遣幹辦公事文林即任直清部契丹降人赴行

在至召對直清具奏西洛艱危之狀及陵寢事上歎歎久之以直

清為宣教郎直秘閣賜五品服進興三官為武功大夫加忠州團

練使勅令所小吏成忠即楊球蔡京家吏楊哲之子也范宗尹

薦于上今後省策試授以文資七月丁巳待御史沈與求以為不

可乃罷之

甲辰中書舍人胡文修洪擬並試給事中中書舍人林適充寶文

閣待制知廣州秘書少監程俱為中書舍人尋詔俱免召試直

徽猷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方蓋卿為尚書右司郎中右文殿撰  
知温州盧知原添差兩浙轉運使 初朝廷以張琪即青反衆為  
盜命諸將毋得招安而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胡松年言大將四  
合連旬不能破賊今青據通州崇明鎮沙上寨柵之外水淺舟不  
可行泥深人不可涉本府錢糧已費十三萬貫石公私騷然而賊  
未可睥睨况劉光世兵將類多西北人一旦從事江海間有掉眩  
不能飲食者况能與賊較勝負於矢石間哉先是光世奏已遣統  
制官王德討青又奏青窮蹙朝廷以為然及松年有是言乃令光  
世措置後二日右司諫韓璜亦奏謂青擁舟數千艘而朝廷未有  
舟師制禦恐轉入海道驚動浙東且浙西正當收成之時青若倏  
來必誤國計又師老費財或金齊寇江藉青為用凡可慮者五事  
疏奏遂迎光世招降之 禮部言自今應賢良方正科乞並用從  
官三人薦舉不如所舉者坐之故事閣試六題以伍通為合格及  
是侍郎李正民員外郎王若正言今復科之初使士大夫徒能記  
誦義疏亦無補於用欲權罷義疏出題外餘如舊制詔兼於義疏  
出題仍以四通為合格

乙巳進士呂元亮補迪功郎元亮平江人以薦對而有是命 詔  
百司稽違許御史臺六察官彈奏以侍御史沈興求援元豐舊制  
有請也 是日呂頤浩自饒州至行在

丙午左奉直大夫王寔為淮南東路營田副使上召對使往鎮江

與劉光世同集其事寔韶子也

韶江州人元豐樞密使

翔衛大夫成州防

禦使楊忠閔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

丁未詔樞密院每半年遣使臣二員往河南省視諸陵因撫問所

屯將士用起居郎陳與義請也 命湖東馬步軍副總管馬友移

屯鄂州 尚書省請下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兩浙之婺衢

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虔吉洪撫州各共千五百福建千二百饒

信州八百遂州令通判一員董其事所費以上供折帛錢支從之

已酉上齋于內殿

庚戌命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芑朝饗太廟神主于温州

此據會要

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諸州守臣更不帶

節制管內軍馬免殘破州縣耕牛稅一年越州曾得解舉人並免

將來文解一次諸路大辟可免奏案緣道路未通並聽減等決遣

二年正月乙未申明改正唐李氏後唐李氏後漢劉氏周郭氏柴氏子孫並各

與一班行名目錄用元符末上書人子孫應遇兵道棄小人十五

歲以下者聽諸色人收養即從其姓諸盜許一月出首自新前罪

一切勿問是日以常御殿增築地步為明堂止設天地祖宗四位

其位版朱漆青字長二尺有五寸博尺有一寸原亦如之用丑時

一刻行事上親書明堂及飛白門榜時未有蒼壁黃璜琮禮官引

故事請以木為壁繪天地之色上以祀天不當計費厚價市玉以

製之既而尺寸不及禮經乃命有司隨宜製造禮畢就常御殿外



宣赦書以行宮門前地峻狹故也是歲內外諸軍犒賜凡一百六

萬緡而戶部椿辦金銀錢帛三百五萬四千七百餘貫足兩皆委

官根括於諸路此據三月甲寅戶部侍郎孟庚所奏川陝諸軍則宣撫處置司就以

川路助賞物帛給之此據紹興四年二月二十日本司所申自諸軍外宰執百官並

權行住支以貢賦未集故也八月壬午降旨未知建炎二年如何當考時中書舍人兼

直學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曰上蒼懷悔禍之心羣策竭定傾之力

六師奏凱九扈成功爰舉宗祈聿修大報上以其夸大不悅

壬子嗣濮王仲湜請合西南外宗正為一司以省官吏事下給舍

中書舍人胡交修等言泉州之財不許是時兩外宗子女婦合五

百餘人歲費錢九萬緡南外三百四十九人歲費錢六萬緡西外一百七十六人歲費約三萬緡

癸丑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拜少保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頤浩引故事辭所遷官乃以

特進就職頤浩改特進在十月乙丑今併書之趙姓之遺史范宗

永宗皆諧頤浩故到闕多日而未肯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左

僕射按史頤浩以七月二十日降名命九月十二日到行在適值

明堂齋禁十六日得旨陪祠十八日明堂十九日鎖院二十日拜

相此云到闕多日者誤也道宗時已除福建副總管姓之亦誤今

畧刪問于幸永宗罷去甲寅尚書戶部侍郎孟庚試戶部尚書 詔官兩浙錢氏子孫嫡

長者一人以赦書所未及故也 初上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席益草赦文夸大免之會益草呂頤浩復相制有曰朕中興聖緒

兼創業守文文難上尤不喜乃出益為顯謨閣待制知温州中興政

臣留正等曰詞翰之職所以王言詞翰雖成於人臣之手而其所以為言者若出於人君之口則為得體若其誇大而稱美則是人君自大而自美也豈礼也哉然而人之常情莫不好大而悅美故人臣之為是言者亦或不以為非今太上皇帝以故文誇大為悖弗朕心而麻麻制兼創業守文成之言皆以為太過然當時詞翰之臣以見其心之所不然者其為謙抑也至矣豈常情之所可度哉  
起居舍人侯延慶以母老求去除右文殿修撰知朝州 直

顯謨閣江東轉運副使曾紆為直寶文閣以紆自陳係元符黨特遷之也  
紆黨籍餘官第九十八人建中太僕寺簿 既而右司諫韓

璜言今日禍首寔自王安石變新法始方安石秉政布以親戚最先引用聚歛剝剝之事布皆與謀逮建中靖國初故相朝忠彥守

正持重布為右相每留身以破壞忠彥所為卒逐忠彥而成京職之勢者布也主紹聖間與章惇爭權乍合乍離皆出為身本非國

計紆在宣和間奔走闕寺門下蓋以交結而取官管矣近乃撰造

正論以欺廟堂望賜追奪紆遂罷去  
紆罷在此月庚午 詔進士何溥特

補上州文學以江淮招討使張俊言其招降李成餘黨趙端有勞也

乙卯贈故朝奉郎知岳州袁植直龍圖閣官其家二人於是編管人汪若海亦復承務郎以誘說李允文之功也張俊因奏若海為

招討司幹辦公事上問輔臣始知若海得罪之因乃曰若容在軍中恐為俊累後有罪者亦必援例第勿許之朕自諭俊也

丙辰呂頤浩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單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非久必可蕩

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湘  
江西之間而鄧慶襲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守然閩  
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  
若非疾速勦除為患不細詔樞密院措置 朝請大夫傅亮勒傳  
雲安軍羈管亮既從張浚西行以憂國道梗不果使浚知秦州  
又移遂寧府亮縱其從卒擾民浚罷之亮頗歛望浚言于朝故有  
是命 宣義郎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直龍圖閣以寧止自言建  
炎勤王嘗典餉事而賞典未及故也 翊衛大夫泉州觀察使神  
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卒於江西江淮招討使張俊訟其勞特贈選  
郡一官賜其家帛三百

丁巳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沈晦復徽猷閣待制中奉  
大夫王羲叔復直徽猷閣羲叔嘗為戶部侍郎今復職已卑非舊  
典也 是日金房鎮撫使王彥敗李忠于秦郊忠走降劉豫初  
曹端既為程千秋所殺事見建炎三年十一月丁未 忠自称京西南路副總管

為端報仇擾于京西漸犯金州謀入蜀遂申宣撫司乞下洋州關  
隘照會張浚以為憂乃遣提舉一行事務閣門宣贊舍人顏孝隆  
稟議官宣義郎蓋諒馳詣金州以慰撫為名探頤其意且以黃敕  
除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總總管孝隆至軍中為所劫以狀白浚  
言忠寔有兵二十餘萬諒覘知白浚乞為備浚恐孝隆為忠所殺  
委利夔路制置使王庶收接忠入關仍散處其衆於梁洋境內庶

檄忠令解甲給隊而入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回翔月餘無解甲意  
一夕殺孝隆遁去遂攻金州彥率兵禦之忠沉驚善戰其下多河  
北驍果官與與戰輒不利一日彥遣兵與忠戰于豐里今提舉官  
趙橫率統領官門璋駐于山止為之策應彥乘高視之官軍少却  
彥麾橫救之不應官軍遂敗彥退舍秦郊忠遂陷諸關彥令將士  
盡伏山谷間偃旗幟焚積聚若將遁者募死士得千餘人設伏以  
俟其至戰之前一日彥度忠長且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為三以  
過其衝凌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散震山谷勝負未分俄伏騎張  
兩翼繞出忠大敗追襲至永興軍之秦嶺會王庶遣偏將鹿晟馮  
賽來援賽由間道乘之斬其將曹威等三人浚錄其功以彥為拱  
衛大夫温州觀察使賽初除隆德府路經略使自盧氏從邵隆至  
興元府故庶用之孝隆博州人後贈果州團練使賽初見建炎三  
年八月乙酉晁  
公邇作王庶傳稱李孝忠為盜久求入關而日歷及王彥行狀張  
鈞續忠義錄皆作李忠無李字蓋李孝忠又自是一人建炎初紀  
袁陽為王師所殺去此已  
以公邇寔甚謬也

戊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落職用待待史沈  
與求奏也與求言宗尹罷相制麻止言沮格詔令恐後有議論者  
不知其端妄謂宰相與天子爭可否未為失職去年敵騎將欲北  
歸韓世忠於大江中流以舟師邀擊臣僚數請號召上流舟師相  
為應援宗尹坐視不恤敵人果自上流乘風縱燎而世忠孤軍挫  
劔及敵騎留屯天長六合之間趙立等嘗請乘暑合兵擊之宗尹

以謂無事生事沮止其謀卒致立等相繼屠滅罪一也宗充位一  
年略無措置但將江東西湖南北祖宗所定路分朝改暮易有同  
兒戲罪二也出帳盡賣係官田宅使二百年安業之民怨怒紛起  
罪三也鬻爵之令一切增價且如修武告鬻四萬五千緡朝廷以  
此拋降糴本例湏抑配設法罔民罪四也討論之事陛下累諭不  
從卒致騰洶罪五也宗尹每事判呈寔稟堂吏至有印押空名敕  
劄付之胥吏隨事書填賄賂公行罪六也劾議討論之初本欲假  
借此名拔援非類措紳介曹之士皆謂宗尹皆國從僞罪在十惡  
此宜大討論者罪七也士大夫守節不回者未嘗肯薦一人至欲  
雪吳玠莫倚徐秉哲等罪名引用顏博文輩罪八也曾慥指斥國  
家語言不順宗尹以慥係吳玠之壻面欺陛下除慥江西轉運判  
官罪九也宗尹與范瓊厚善寄居洪州受其黃金百兩聞瓊之死  
居常恨之罪十也宗尹自知不協人望乃陰結閣門監公佐內侍  
康諤刺宮探禁傳漏語言欲因希旨之言專為固寵之計罪十有  
一也宗尹莅事一年身任宰相乃建議不歷知縣不除郎官監司  
蓋緣宗尹以迪功郎王居正改京秋除省郎恐後人援例遂塞其  
路既降指揮之後所除監司多非曾歷知縣之人無文便事罪十  
有二策試中書本求人望宗尹乃以吏賤楊球者亦預召試罪十  
三也京畿宣諭雖三尺童子知其未可宗尹徒欲起復明胡舜陟  
召寘從班故設此使命罪十有四也宗尹妻孥寄居洪州公受賄

賂家問一至輒有差除如贓吏魏滂緣其門僧請托遂除監司又  
令使臣筆貼定價出賣差遣罪十有五也結卜相之士倡言于眾  
以為朝廷若相宗尹四方盜賊自然衰息既而不驗復使王居正  
之徒為之說曰張邦昌奉迎太母宗尹有力陛下以此用之惑眾  
自媒罪十有六也晁公為妻取受求珍金銀使公為改換殺人公  
事案節減落刑名宗尹挾情庇之不肯根究至煩中批放罷罪十  
有七也宗尹拜相之初即與何之辰止舊名繼得差遣罪十八也  
顯黜言事之臣至謂投鼠忌器罪十有九也按七月癸亥宗尹罷  
相註沈與求條具大罪二十望特下臣章明正其罪庶為萬世之  
戒故有是命與求所謂何之辰蓋何昌言也時以奉議郎調監全

州酒稅于是與曾慥皆罷

二人罷今在  
十月乙丑

顯謨閣待制新知嚴州

李擢徽猷閣待制新知溫州席益並降充集英殿修撰以沈與求  
論擢有罪而益任賊日淺不當除待制故也 詔福建轉運司毋

得齎牒所部州縣抑勒士民出助軍錢物令提刑察司先是漕司  
以軍食費廣乃諭福州土居陳義夫等願以一錢之產均出十文  
因遣官編諭下四郡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蔡崇禮言本州新經  
揚勅侵擾之後已嘗均敷民間錢八萬緡不可再有科歛事聞故  
有是命 承事郎蔡延世特進二官建昌軍進士蔡孟容補下州  
文學李敷仁之犯建昌也延世率民兵捍賊敷仁敗去城以故得

全

已未詔以江湖寇盜多貢賦不繼命戶部尚書孟庾領江東西湖東等路宣諭制置使使理財治盜 尚書省言近給賣新告價直高大變轉不行乞減數武即為三萬緡承直即為五五千緡其餘以是為差仍不作進納理為官戶免試注官從之

庚申初措置河南諸鎮屯田侍御史沈興求亦言今欲因沿江荒閑之田募人屯耗用為籬落兼資儲餉此誠計之得者乃陳屯田利害為右今集議上下二卷上詔付戶部後亦未克行附傳載此春恐誤今從日歷擊此

按宋史擊已未日勒停人張灝復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灝孝純予靖康末為河東都轉運使坐夫汾州送雲安軍羈管至是悉復之

辛酉詔應四方有為謀策能還兩宮者寔封以聞可行有效當以王爵賞之 翰林學士汪藻充龍閣閣直學士知湖州孫觀撰藻知湖州仍領日歷事其寔謬誤能充小歷不深考又因而書之已辨正修入詳見二年十月庚辰并注 顯謨閣直

學士致仕翟汝文復為翰林學士學士院題名在今年三月給

事中胡文修兼權直學士院學士院題名在十月而日歷與藻汝文除目同下蓋藻已罷而汝文未來自當有權官係之十月者誤也 尚書吏部侍郎蔡確高衛並能為徽猷閣待制

確知漳州衛知撫州徽猷閣直學士提學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徽猷閣待制新知婺州李光並試吏部侍郎 吏部員外郎故世將

秘書省校書郎劉一止並為監察御史一止疏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君

用否之辨以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君

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且是時朝廷將遣世將出使故擢用之 右文殿修撰新知宣州劉洪道復徽猷閣待制呂頤浩薦之也 名河南鎮撫使翟興所部軍曰忠護時興屯伊陽山寨餉道既絕上自武功大夫下至義兵日給糧二升而已至春艱食又或無支然其下無叛去者言者論其忠勤故錫佳名焉

壬戌遣監察御史故世將督捕福建諸盜 吏部員外郎廖剛言比江南探報事宜頗致懷慮臣謂周防津岸中嚴斥堠在今日最為機要而鑿輿或當順動預宜經理自得報以來未聞朝廷措畫建康鄱陽勢未暇議自會稽以南惟永嘉與福唐所當留意永嘉之險可恃與否臣所不知如閩之四境南控大海三面皆重山峻嶺稍加人力不復可犯不得已至于幸閩則凡供億之事必責佗路致於海上而兵環駐於四境閩人無所困苦斯可安矣願速令本路增修寨柵以備不時之巡盜雖未息願賜曲款因遣重臣往宣德音使潢池赤子得以自新悉為我用 剛所云江南探報未見當考 然臣料今歲敵騎勢必無南渡之事望姑寬聖念以幸天下 癸亥以明堂禮畢命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恭謝越州天慶觀溫州守臣恭謝景靈宮

是秋金左副元帥宗維盡遷和州居民以其城為元帥府凡民之當遷者止許携籠篋其錢穀器用皆留之右都監耶律伊餘都覩至曷董城大石林牙率餘衆北遁餘覩以食盡不克窮追而還時



盜賊愈多宗維用大同尹高慶裔計令竊盜贓一錢以上皆死雲  
中有一人拾遺錢于市慶裔立斬之蕭慶知平陽府有行人拔葱  
於蔬圃亦斬之民知均死由是竊盜少衰而劫盜日盛慶裔又請  
諸路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三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  
居其上外起夾城圍以重墜宗維從而行之宗維患百姓南歸及  
四方姦細入境慶裔諸禁諸路百姓不得擅離本貫欲出行則具  
人數行李以告五保鄰人次百姓長巷長次所司保明以申州府  
方給番漢公據以行市肆驗之以鬻飲食客舍驗之以安止至則  
繳之於官回則易之以還在路日限一舍違限若不告而出者決  
沙袋二百仍不許全家出及告出而轉之他處於是人行不以緩  
急動彌旬日始得就道且又甚有所費小商細民生閭里莫能出  
入道路寂然幾無人跡矣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  
紅巾首領齊寔武淵賈敢等送于宗維盡殺之於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冬十月甲子朔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孫覲提舉江州  
太平觀以集英殿修撰新知溫州席益代之覲不為呂頤浩秦檜  
所喜故引疾而有是命 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宋喚復朝請大夫  
喚庠曾孫庠安陸人皇祐中宰相 蔡攸妻弟也靖康初以徽猷閣待制為江  
淮發運副使坐累責永州至是復官奉祠而言者以為罪戾昭著  
乃罷予祠之命

乙丑詔曰黨錮之論自古病之本朝自章惇蔡京首建元祐之黨  
至崇寧宣和間委任一相則天下人材不歸蔡京則歸王黼之門

矣恭聞太上內禪之日已自悔為姦臣蒙蔽乃屬其大臣令輔淵  
聖盡用司馬光政事遠朕嗣位以來遵用太上玉音追復元祐臣  
僚官職又錄用其子孫亦欲破朋黨之論也方今國削而迫殊乏  
賢能幹蠱之士與共圖治而於推擇除授之際尚以蔡京王黼門  
人為嫌似未通變自今應京黼門人寔有材能者公舉而器使之  
庶幾人人自竭以濟艱難之運時呂頤浩為政喜用材吏以其多  
出京黼之門恐為言者所指乃白上下此詔焉 叅知政事李回

不為呂頤浩所喜力丐免罷為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兼知

洪州回罷政日歷不載會要罷免門亦無之皆不可曉熊克載於九月甲寅按日歷十月二日乙丑回與執政同加恩尚帶叅

知政事銜四日丁卯方書回辭免江西新命克甚誤也况未勝非尚在江西未罷回何由便除洪州樓鑰拜罷錄繫於乙丑日蓋得

其的令給事中洪擬試吏部尚書 尚書右司員外郎趙子畫

試太常少卿降授朝奉大夫權江東安撫大使司叅議官姚舜明

考功員外郎仇愈為左右司員外郎 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

潘良貴為考功員外郎朝奉郎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樓炤為兵部

員外郎炤永康人秦檜所薦也 太常少卿蘇遜樞密院檢詳諸

房文字歐陽懋請補外皆命為徽猷閣待制出守懋初見建炎元年言者

以其非舊典爭之乃並改集英殿修撰遷知處州懋知婺州二人

在是右武大夫榮州團練使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巨師

古為神武後軍統制

丙寅降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江西安撫大使新知洪州兼淮南

宣撫使朱勝非為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時侍御史沈與求論勝非避事辭難且言馬進陷九江由勝非赴鎮太緩故貶勝非

以寄祿官分務不帶鄉監官中書失之也勝非家傳云勝非常論鎮撫使處置乖方之狀

又謂安撫大使名甚重而實不及一小邑上皆是之而當軸者不樂諷言者指其逗遛之罪責官居住按呂頤浩初秉政與勝非無

嫌又勝非所論乃范宗尹時事願浩胡為不樂之今不取詔自今諸郡守臣改移及罪罷者

並不俟新官先次罷任今轉運使選以次廉幹官權行主管其帥

臣則令監司權攝以言者奏罪罷之人無所顧籍肆為不法故也

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副使王琮直秘閣福建轉運使朱宗並罷

張邦昌之僭位也二人自庶官擢為侍從至是用言者奏而斥之

初命福建制置使辛企宗移屯福州八月而企宗留南劍州不

進呂頤浩聞之是日下堂劄詰責企宗仍令斟量賊勢如不能措

置即具以聞當別遣將會范汝為請屯福州就糧企宗懼得罪乃

言初受命招捉盜賊已招捉過二十三萬餘人汝為元係謝嚮等

統轄之人已令陸棠說諭赴軍前公恭矣詔企宗係制置使毋得

分彼此速往福州措置

丁卯詔直秘閣李允文就大理寺賜死坐擁兵跋扈擅權專殺也

集英殿修撰知嚴州柳約權尚書戶部侍郎 詔朝請郎耿延

禧復龍圖閣學士中書舍人程俱言京城之陷咎由延禧父子專

以和議阻天下勤王之兵二聖未還艱危未濟而乃起自廢放盡

還舊職何以慰天下之公議詔延禧復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平觀寶文閣直學士趙子櫟提舉萬壽觀 責授汝州團練副使  
陳宥復昭宣使貴州防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以赦叙也初方臘  
之亂令中奉大夫張宛提點兩浙刑獄挺身遁去詔貸死長流昌  
化軍至是已叙舊官復以明堂恩還直秘閣言者奏其罪命乃寢  
宛武進人也 吏部言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三等邪人渡江籍  
記各已散失欲令逐家子孫各錄告勅干照自陳從之既而直秘  
閣黃策以蔡京所書黨碑及國子監所刊印黨籍上書人名來上  
詔付吏部

戊辰詔寶文閣待制新知廣州林適當苗劉之亂首請納祿可除

龍圖閣直學士以罷其節

日歷於戊辰丁丑兩書之會要在十  
四日丁丑蓋出詔之日今從初旨

己巳登州防禦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復護國軍承宣使  
侍親軍步軍都指揮使主管殿前司公事 中奉大夫盧襄復為

太中大夫襄始坐事偽庭貶至是盡復之

詔陳畱之補迪功郎

畱之  
未見

是日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王德以黃榜招安水軍統

制邵青既而降之初青自鎮江引舟師駐于崇明鎮朝廷遣德往  
招捕德駐軍青龍鎮自率親兵往崇明而為泥港所隔青先遣人  
鋪板布釘籤官軍不知爭渡而過多死于泥中青遙語德曰太尉  
後隔潮水我若以數百人棹舟扼守津要則太尉糧食不通而自  
斃矣然豈可扼人於險太尉其速歸德曰邵統制汝壯士盍歸朝  
廷乎青曰諾然軍中不能不犯朝廷之法太尉可乞降一黃榜應

以前罪犯一切不問則與太尉同歸德許之折箭為誓言於朝詔以青改過自新可依所乞日前罪犯特與赦免德遣使持榜示青榜中有云官軍晝夜攻打青等城上乞降青見之大怒其妻謂青曰汝不記作賊繫獄我剪髮饋汝今既如此乃欲負朝廷耶時副統制從義即單德忠等皆欲受招惟統轄官間在不欲後數日諸將晨謁青德忠即擊殺在於坐謂衆曰敢有不歸朝廷者依此衆默然青聞之揮涕而出曰單統制若欲得印當好相付胡為乃爾德忠食塊自明然後勸青納兵以贖罪青從之德忠即命倒旗鎗通款狀遂受招安

此據趙姓之遺史修入但姓之記持榜事于十月乙亥而日歷劉先世所奏狀乃云據邵青公到而十二月六日承樞密院黃榜則其日乃己巳也或是初六日黃榜黃榜去己巳十四日姓之又云黃榜大緊言王德掩殺水賊邵青其勢困厄不欲廣殺乞降榜招降與史所載差不同今從日歷本語

庚午戶部尚書孟庾參知政事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孟富文為戶部侍郎紹興辛亥之歲邊遽少寧

廟堂議乘隙削平諸路盜賊其方張者莫如范汝為乃以命韓世忠然病其難制或為州縣之害當選從官中有風力者一人置宣撫使世忠副之衆謂孟人物龐厚且嘗為韓所薦首遷本部尚書遣之又以為韓官已高亦非尚書所能令乃欲以為同簽樞上意已定時洪成季為禮部尚書呂丞相以益除與成季參預之命同進上留擬狀值連日假告而已傳播初沈必先為侍御史嘗擊去成季至是沈召還舊列成季亦復為宗伯以呂丞相初拜未欲論也至是聞將大用亟奏成季罷去上意謂二相初拜相初拜未欲論一已先擊去其一萬一又有議之者二相俱不安矣遂亟批出富文除參知政事蓋誤當成季所擬官二相亦恐紛不復申前說然亦議定俟閩中使遷即罷之而會遂多事居位獨久凡三年然後去國此尤謬誤按孟庾以今年九月自戶部除江湖宣諭使未嘗兼閩中亦不除韓世忠是時辛企宗已在建寧朝廷又遣胡世將督捕十月二日洪擬始自鎖閣遷吏書後五日庾即除參政又

兩日擬以沈與求論罷此時擬方弓外安得云上已留參政擬狀數日也十一月五日庾除福建宣撫世忠副之其執政已彌月蓋方滋誤記而明清

又因之今不取 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乞補外不許先是侍御

史沈與求之論范宗尹也其言頗及居正故居正請外上謂輔臣

曰宗尹既去朕嘗諭止責萬格王侯二人餘不可因宗尹進退卿

等在廟堂且為朕力破黨與上因謂呂頤浩曰劉光世與卿有故

怨諸事略與應副頤浩具奏致怨本末因言臣蒙聖恩再使備位

宰相軀命不足惜但觀近日事尤費力秦檜曰頤浩所謂費力者

蓋恐小人不悅事多掣肘耳上曰但問措紳公論小人何足卹熊

小歷以居正為太常少卿按居正明年始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

二月方遷此時少常乃趙子畫也 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與求曰近世人才以宰相出處為進

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邪正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

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 建武軍節度使新知江州楊

惟忠復為江西馬步軍副都總管屯洪州武經大夫江西安撫大

使司統制官劉紹先知江州兼沿江安撫使時朱勝非在江州紹

先不之禮由是勝非恨之 詔進內授官人毋得注令錄後又詔

毋得注親民及理法官 初四川制置使張深利夔路制置使王

庶各以宣撫處置司之命檄所部監司並受節制知夔州韓迪以

其不便密聞於朝詔張浚相度仍命施黔義兵毋得調往他路

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為江淮等路發運使代權邦彥赴行在

直龍圖閣知婺州傅崧卿試秘書少監 起復宣義郎知溧水縣

高克明叙宣教郎克明侏子嘗為戶部員外郎靖康初停廢至是遂為邑非舊制也保義郎漣水軍兵馬監押劉靖為閣門祇候

江東安撫大使司言李捧華旺已就招詔揀其兵隸諸將初張琪既遁捧等乃以所部就劉洪道招安尋以捧為武經大夫壽春府兵馬鈐轄旺為池州兵馬都監既而洪道言捧所部精銳可得萬人捧狀貌偉健且勇於戰鬪雖語言鄙俚每合兵機又不能貪採用衆謀以得下情觀捧所長殆非庸將所及乃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瓌以捧衆赴行在十一月

壬申吏部尚書洪擬罷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温州擬初除尚書而侍御史沈與求言其未嘗歷州縣乃命出守 內侍楊公恕嘗為

康邸都監又從上在河朔至是以舊恩乞差遣三省欲與州都監上曰其人難使近民富直柔曰近一任鈞者至密院干差遣陛下知其為人否上曰鈞尤狠愎此曹稍不循理者不欲使之在左右遂已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八月壬申蓋誤 詔行在置宗正一司以武翼大夫越州

兵馬鈐轄趙仲蒸權行主管時內外宣司分寓廣潮泉三郡上以行在宗子無統屬之人故有是命 敦武郎韓世良為閣門宣贊舍人世良世忠兄也 中奉大夫新知梅州魏彥純為中書門下省都點檢文字彥純彥明兄初自省吏出職至是呂頤浩復用之甲戌尚書吏郎員外郎廖剛守起舍人剛在吏部時嘗言臣前所獻幸閔之說姑備一時之急爾國家艱難亦已云極今乃圖新之



時故經營建康殆不可緩歲晚固所未暇俟有機會可乘當親擁  
六師往為固守之計彼敵雖黠詎能妄意吾之虛實而輒窺也哉  
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臣聞劉豫在齊魏間省徭薄賦招徠人士  
誘以偽官安知不圖吾根本地乎宜出其不意而徙居焉亦先事  
制人之道也及為舍人又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之  
好學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因援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與大  
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  
道則可以復羣生矣 秘閣修撰孫近為尚書戶部郎中近武進  
人也 直秘閣秦梓知台州

乙亥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畧使吳玠及  
金人戰于和尚原大敗之初金陝西都統婁宿死完顏宗弼遂會  
諸道及女直兵合數萬人謀入犯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先據鳳  
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於保鷄縣渡渭攻原玠及其弟  
秦鳳兵馬都鈐轄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弩與戰分番迭  
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繁密如雨敵稍却則以奇兵邀擊斷其  
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虜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  
二僅以身免得其麾下自入中原其敗衄未嘗如此也於是浚承  
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  
是役也玠所部全軍轉五萬官資而朝請即通判鳳翔府兼經略  
司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亦遷左朝散大夫直秘閣秉義郎閤門

宣贊舍人王喜遷左武大夫威州刺使宣撫司統領軍馬喜滿城

人靖康初金人犯京師陝右大震喜聚壯士十八人不旬日附者

甚衆喜為立保伍法於常樂鎮營建寨柵號王萬年王庶為節制

使奏授成忠即已乃率所部歸玠玠用為秦州兵馬鈐轄改知同

州至是以奇功遂驟進始宗弼既犯江浙乃自淮南入陝西是行

也及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於和尚原凡三戰

而兩勝蓋世忠與錫失利至是宗弼為玠所敗始自河東還燕山

左副元帥宗維留宗弼在軍中更以陝西副統撒離曷為陝西經

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王之望西事記曰吳玠以一軍見

金人殺其大帥人多疑其不實夫吳玠之勝四太子之敗固未可

知然金若不敗則今無四川矣按和尚原之捷蜀賴以全張匪所

進節要亦備言之非無實也張浚行狀云黏罕在陝西時病篤召

諸大帥謂曰吾自入中國來未嘗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

抗我在猶不能取蜀爾曹宜悉此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术出而怒

曰是謂我不能耶黏罕死即合兵來犯按諸書此時黏罕在雲中

實妻宿死方玠之起師也檄河南鎮撫司統制官董先董震自商

虢出師為牽制之策先引兵而出道過金人數百徇洛上敗之遣

使詣宣撫司伐其功欲得河東陝西經制使印且求餉其軍浚以

問利夔路制置使王庶庶請使之攻敵以示信苟不聽吾絕之有

詞先與敵戰則俱獎其來歸我易與也使人告先曰餽餉遠不可

致輦金帛往矣誠能破女直宣撫司無所愛先信服庶身出秦川

殺傷敵相當其兵耗失多無何天大雪先等乏絕歸取償於金州

守將王彥訴其侵庶遣二裨將行金州揚言興元兵至先遁去此

是公選作王庶傳及日歷中董震奏狀參修庶傳以為庶使人言先改數而震奏以為准吳於公文今兩存之庶不失實

降授朝議大夫宋伯友復集英殿修撰伯友靖康末知鄭州坐失守得罪至是始復之 權吏部員外郎李元裕自湖南督上供

綱泛海還行在是日至福州大金灣為盜所殺

此據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元祐

母呂氏自詵狀增入狀云十月十二日在大金灣乙亥十二日也故附於此

戊寅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江淮招討使張浚以

凱還除太尉移屯婺州

武德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江東安撫大

使司統制官王進知池州代神武後軍統制王瓌赴行在時進統

所部在池陽故就用之

詔樞密院先因童貫陳請過指揮更不

施行如有可行事件令本院參酌取旨

初命兩浙安撫大使劉

光世宣撫淮南七州至是光世請鑄淮東宣撫使印置官屬給錢

糧增將吏時已賜楊楚等諸郡錢各二萬緡乃命鑄真揚通泰承

楚州漣水軍宣撫使印餘皆許之光世復請用便宜指揮不許

直秘閣河南鎮撫司營田官任直清言河南殘破民歸業者尚罕

所勑營田全籍軍兵忍力微難以號令乞鎮撫使翟興兼營田使

從之

己卯翊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兼溫台明州防

邊事辛道宗罷兼職初道宗既出會浙東副總管楊可輔上書言

時政辭旨切直罷之

此據趙姓之遣史

富直柔因薦用道宗且勑防邊司

使領其事論者以為言故省

秘閣修撰德安鎮副使陳規以守

禦功陞徽猷閣待制而奉議郎觀察支使權通判府事李村亦加

### 直秘閣

庚辰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知泉州 江淮招

討使張浚奏本軍幹辦官郝漸從軍有勞乞除直秘閣既而言者

以為職名非所以賞軍功乃進一官為朝請郎漸改命在二年二月庚午 奏

直大夫淮東營田副使王寔為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填復置

關 武顯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滁州寇宏知濠州武翼大夫知

濠州李玠為樞密院准備將領日歷九月四日丁酉武功大夫知濠州李玠奏乞委宣撫司捕王才

十四日丁未武翼郎特差濠州兵馬都監李玠奏乞下宣撫使嚴責近限勒殺王才奉聖旨李玠除知濠州令專一措置所書前後

抵牾皆不可曉又紹興二年正月癸丑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奏東南第六將闕乞差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李玠此所云階官又

與前兩奏不同今初王才據橫澗山寨遣將丁順圍濠州兩月不且用第三奏俟考

退權州事張德患之宏時在鳳凰洲與德皆遣人詣宣撫使劉光

世告急光世遣統制官鄺瓊率本部攻橫澗山才急乃招順歸寨

順夜伏兵叢莽之中焚其營而去州人喜啓門爭出順乘亂叩城

城中出勁弓射之相持一餉間賊乃退時官軍與賊皆乏矢悉破

冢斲桓以為箭箝由是破伐無遺德自以守城之功在宏之下乃

以州印授宏宏不辭德甚悔恨朝廷聞宏宏已在濠州故有是命

日歷宏玠除命于九月丙辰十月庚辰兩書之而庚辰所書頗詳又趙姓之遺史亦載此事於十月故附此但姓之以為朝廷授宏

敷武郎與日歷不同蓋誤

辛巳直秘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喚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後半月復寢其命以言者論列也

壬午尚書省言近分撥神武右軍往婺州屯駐合用錢理須椿辦緣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般契勘便錢之法自祖宗以來行於諸路公私為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務經久致失信於民今來軍興調度與尋常事體不同理當別行措置詔戶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推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為優潤有偽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張本於此詔建州順陽村張毅特補保義郎用樞密院請也毅受李芘招安屢與芘為戰故官之是日福建民兵統領范汝為入建州汝為據建安衆十餘萬至造黃紅傘等制置使卒企宗用兵連年卒不能

制及是汝為引兵入城守臣直秘閣王浚明以下皆遁賊遂舉其

城時承議郎葉斐權知甌寧縣為所拘即以斐權知州事

熊克小歷十二

月建寇范汝為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州城監司守宰以下皆遁去按日歷十一月十七日庚戌知鉛山縣姚舜恭申范汝為以十月十九日據建州城逐慶守倅十九日壬午也十一月十九日戊戌始命孟庾韓世忠克所云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州城者恐誤今併附此更須詳之也

甲申起復龍圖閣待制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陞徽猷閣直學士初庶以本路軍籍單寡乃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泉縣強壯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二百千號曰義士每五十人為一隊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每遇州教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

戰則令尉皆改京秩張浚言於朝故有是命其後合興洋三泉四

郡義士至七萬餘人至今不廢此以庶附傳呂大麟見聞錄及晁公邁所作庶傳參修王之望西事

記曰張浚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兩路付之軍士然官軍甚少

所得七萬人資妝旂鼓有類兒戲去年八月聞傳金將以陝西之衆

數路大入南人震恐但營築山寨撤糧清野為避伏計耳按興洋

義士可用西人類能言之之望所云蓋休兵之後教閱廢弛所致

非庶時比也大麟所錄云庶於興元府與洋金蓬閣達諸處令州

縣選強壯不半年有兵二萬萬而公邁所作傳但云按興元武康

順政與籍得丁之抗健者七萬餘人號義士二書復不同按金州

此時乃王彥所統庶無由可制其民大麟亦誤也張浚奏狀稱庶

觀誘興元府與洋州并三泉縣良家子弟籍為義士今從之

直秘閣都大主管成都熙河五路茶馬宣撫使司隨軍轉運使

總領西川財賦趙開陞直顯謨閣以張浚言其出賣茶引措置酒

課增羨也時浚已用便宜特授開直龍圖閣而朝廷不知故有是

命日歷二年四月八日張浚奏趙開自建炎元年至今年秋措置酒課增羨已陞直龍圖閣蓋在朝廷降旨之前今附見此

金之圍慶陽也帥臣楊可昇固守不下張浚承制授可昇靜難軍

承宣使言於朝朝廷疑可昇未落階官不許據宣和詔旨楊可昇

練使不知朝廷何以猶未知其落階官也然可昇後以降敵或謂其詐降將有以報事

泄遇害 宣議郎劉子翼知建州子翼子羽弟也朝廷聞李芑病

亟故改命之子翼請降招安黃榜權住招軍蠲明年夏稅諸縣尉

權差武臣罷本州添差官審察縣令凡六事吏戶部者詳除蠲稅

稅不行及添差官許終任外餘從之子翼所請以十一月丁酉行下今併書之 朝散

大夫直秘閣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允文也紹興六年五月

十三日量移人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勒

停送興化軍編管念膺昨任京西路轉運副使知州程昌寓於建

炎四年正月內詐作被召離任臨行擁兵恃強迫脅膺從軍及至漢陽密告撫諭馮康國及節制軍馬季文申述昌寓棄城擁脅之狀季文差幹官富誼前來體究其富誼却恣受昌寓金銀等物轉與為地其允文用便宜指揮差昌寓權知荆南府膺方獲脫身還本路偶因分鎮罷司見允文說及昌寓詐稱被召棄城不當復差知荆南允文怒膺陳訴上件因依遂勾抽送還兵級分刺諸軍及拘膺入城其允文妄作等事悉不干預蒙刑部告示稱膺未勒停前係充鄂岳沅州鎮撫使季允文下參謀官念膺不曾充允文參謀官况允文下參謀從辟官許大年等已蒙錄用獨膺謫在遠方乞照赦除落過犯有旨特放逐便

乙酉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言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班行各

一人蓋有旨意上曰參用戚里固祖宗法然窒礙處多恐不可用

丙戌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劉超知光州特超在公安宣撫處置

使司幹辦官劉光輔以詔書撫諭超聽命遂以超守光州王明清揮塵第

三錄張默荆州遺事云乃公在荆州說孔彥舟平鍾相遂入蜀謁魏公行至夔州又過劇賊劉超者擁數萬衆欲往湖南劫掠張又

以告彥舟之言告之且言太尉或肯從我當併往宣撫司言之超亦聽命駐軍于夔州不為鹵掠之計後遇劉季高自蜀被召趨朝

攜降書入秦朝廷大喜季高之進用由比而得之按日歷紹興四年閏四月二十二日起自叙狀乃云劉光輔招安與默所記不合

考按宋史繫甲申日起行至黃州團風口為蘄黃鎮撫使孔彥

舟所襲其衆皆潰超與餘兵數百至蘄陽鎮彥舟復邀入城奪其

姬妾輜重然後遣超與光輔偕行小校趙進聚衆走江州之瑞昌

其徒漸盛是晚行在越州火燔民居甚衆

戊子斬有陰人崔紹祖于越州市其弟光祖配瓊州牢城以偽造

上皇手詔自稱大元帥故也事祖見二月丙戌詔邵青以舟師赴行在

宣撫處置使張浚始聞熙河馬步軍副總管劉惟輔死狀承制

贈惟輔昭化軍節度使賻銀帛布各二百疋兩官子孫十二人立

廟於成州號忠烈此據宣撫司安牘

己丑升越州為紹興府以守臣陳汝錫有請也 斬修職郎李宥于都市宥為李成軍正成敗為太湖令所獲以獻至是誅之 錄唐宰相張九齡十二世孫昭為中州文學 張琪自宣州遁去欲北降偽齊是日知承州王林所遣總轄官閻門祇候張審生擒之于楚州檻赴行在

辛卯朝請郎知南康軍陳敏識為江南東路轉運通判官令與葉夢得計置錢糧時敏識猶未赴南康也

壬辰錄程頤孫將仕郎易為分寧令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

癸巳范汝為遣兵犯邵武軍守臣朝散郎吳必明統制官閻門宣贊舍人江西兵馬副都監李山率兵與戰衆潰退保光澤縣山遂走信州此據鉛山縣所申修入

是月曹成引兵及馬友戰于潭州成敗去復還攸縣 偽齊劉豫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寇廬州守臣王亨以計誘世冲斬之大破其衆豫置招受司于宿州又以其弟北京留守益為汴京留守知單州李儔知青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十有一月甲午朔尚書祠部員外郎鄭士彥罷初士彥奉太廟景靈宮神御在溫州而主管內侍許佃等三人與之不能頗為所擾上聞之黜內侍而徙士彥命大臣選郎官有風力者代之乃以都官員外郎向宗厚為祠部郎官兼權太常少卿知溫州充景靈宮太廟提點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岑筮為內侍省押班主管迎奉仍詔筮凡事并申提點所毋得行移文字宗厚敏中曾孫也 兵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卒特贈端明殿學士官給葬事 承務郎任申先通判秀州申先辭召命特錄之

乙未石文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安國試中書舍人兼侍講秦檜薦之也 直秘閣知宣州李彥卿為尚書刑部郎中 詔

泉州布衣朱沖召赴都堂審察 是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始至建康時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它郡夢得至乃

奏統制官韓世清一軍自宣州移屯建康遣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閻臯分守要害 夢得行述云巨師古閻臯分守要害按師古今年十月已除後軍統

制行述而世清尚未至也先是王才據橫湖山降劉豫遂引偽知恐誤 宿州胡斌以兵入寇詔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兵招捕夢得使統

制官張俊自青陽間道會之呂頤浩欲招才乃命才以所部赴行在於是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如詔旨才遂率其將丁順等三千

餘人渡江才懼罪請留建康頤浩議以淮西一郡授才使統其兵之任夢得以為不可乃詔才自顯武郎閣門宣贊舍人特遷武翼

大夫充建康府兵馬鈐轄汰遣其眾得正兵千餘人分隸諸軍 按今年九月丁酉詔劉光世遣兵捕才丁未詔才赴行在甲辰光世

奏止小張俊出兵辛亥又奏才犯濠州十二月一日夢得奏才已謝恩詔相度與淮南一郡甲申才轉官除建康鈐轄丙戌坐夢得奏才不可往淮西首尾蓋百餘日今牽聯書之

丙申翰林學士翟汝文兼侍讀吏部侍郎李光兼權侍讀 遣內侍高傑任鎮持詔書撫問孔彥舟桑仲且以銀合茶藥戰袍戎器

金束帶賜之 丁酉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神武後軍

統制巨師古權中軍統制初上召呂頤浩復相而永宗與同知樞

密院事富直柔右司諫韓璜見上多言願浩之短侍御史沈與求

奏其交結上將絀永宗故有是命趙姓之遺史云與求再章言永

也其寔上將罪永宗先解其兵權耳賜宇文虛中家錢千緡以其奉使日久守節

不屈也昨日歷紹興元年十二月一日甲子樞密院奏據探報金國

君茶酒虛中道若冊立劉豫與黃河外陝西五路放過二主歸國

我只佐得一主國相監軍不語尋差太原張孝純冊立劉豫了當

屬勘會已降指揮宇文虛中奉使守節不屈令福州賜錢一千貫與

承事郎王趨充廣西經略幹辦公事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

及收買戰馬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議者謂嶺外於西南夷接境

有馬可市而大理特磨諸國所產尤多時已罷買司事見建炎以

師屬領其事工部侍郎韓肖胄言戰以騎兵為勝今川陝馬綱不

通而廣右隣諸番宜即邕州置官收市專責成功故復置官提舉

二年五月癸巳所書可參考戊戌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命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兼

權臨安府與內侍楊公弼先營公室既而康國奏為屋百楹以充

大內公弼請增之上不許遣公弼在辛丑公弼請增屋在乙巳先是尚書左僕射呂

頤浩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地尚有巨賊駐蹕之地最

為急務伏惟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要當先定駐蹕

之地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

後速發大兵一軍從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軍往池州至建康府

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

則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浚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覲也若不速為之遂巡過春夏則金人佗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為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勤禍亂定海內伏望考漢高祖以馬上治之蹟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以速圖之不可緩也三四年來金人纔退士大夫及獻言之人便以為太平無事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行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

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西郡縣往往已遭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於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陝使國家命令易通於四方則民失耕業誰令阻絕俄頃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來則雖欲追悔無及矣至是遂定移蹕之議願

奏不得月日行狀係之再相時而奏有云浙東形勢漕運非便則是未移蹕臨安以前也

參知政事孟庾為

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時朝廷猶未知范汝為據建州而論者皆言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懦怯玩寇福建安撫使程邁等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故更遣世忠自台州進仍命世忠械招撫官朝散大夫謝嚮承直

郎陸棠赴行在

械二人之旨在此月庚子

已亥宣教郎婁寅亮守監察御史以其言宗社大計也

寅亮初見六月辛巳

帶御器械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辛永宗罷為江南西路兵馬副總管坐與幹辦官李秉文盜請諸軍券錢為御史沈與求所論故秉文堂吏李瑗子也遂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防禦使邊順兼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而絀秉文為遠小監當湖西安撫使程昌寓以便宜印造販茶短引以給軍食呂頤浩聞其事命金部止之承務郎勅令所刪定官陳康伯通判衢州康伯弋陽人也

辛丑詔孟庾韓世忠應官吏軍兵一切事務共為一司不得輒分彼此自范汝為外餘皆與免罪許令歸業庾請徽猷閣待制李皓

屯田員外郎李易並為參謀官朝奉大夫陳杓直秘閣張銳並為轉運使直秘閣李健等十人幹辦公事朝散大夫新通判岳州趙康直等十人準備差遣皓不就更又請賜空名勅告以備賞軍尚書省勘會庾係見任執政所行文字與朝廷一同其立功將佐合行推恩之人自當一面施行訖奏從之自劉豫僭位也朝廷以金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襄陽鎮撫使桑仲始上疏請正豫惡逆之罪下詔進幸荆南庶幾中原人心不致搖動詔答以荆南形勢固可駐蹕但以糧運未通已令參知政事孟庾計置俟就緒進發

太常少卿趙子畫請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明年乃成凡八十

六篇為二十七卷

淳熙十二年三月庚子又進中興禮書

子畫又言每歲春分日祀

高禔自巡幸不行雖多故之時禮文難徧至於祓無子祝多男以  
係四方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

壬寅起居舍人廖剛以招降閩盜余勝之勞進秩一等時制置使  
辛企宗與剛有隙會士人廖廷實為勝所擄企宗奏廷實乃剛之  
姪為賊參議剛愬于朝十一月事既明剛卒辭不拜

甲辰詔從議郎單德忠忠節顯著特先進秩二等 詔以鎮江府  
常州江陰軍苗米三十七萬斛為劉光世軍中一歲之用仍令漕  
臣分月給之

乙巳右司諫韓璜責監浚州商稅用侍御史沈與求奏也先是與  
求言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附會亨道宗永宗兄弟為致身之資

昨者直柔任御史中丞永宗攜女妓宴飲其家物論騰沸暨陛下  
擢登樞府而宗道兄弟倡言于朝自謂直柔之用我嘗有力已而  
道宗果為樞密院副都承旨是時給事中陳戩議駁除命之際道  
宗使所親諭戩曰直柔以附我故有今日公第行之必有以報會  
陛下批降道宗怙寵竇恩亟罷承旨之命天下稱快比又除道宗  
防遏及總管差遣往來溫台明三州之間叛置此闕以便其私蓋  
直柔請也外人皆云宮禁語言道宗永宗往往傳漏陛下意嚮無  
不知之必以語直柔而直柔又以語司諫韓璜凡璜所言逆知事  
端巧發微中者直柔道之也賴陛下英斷逐道宗永宗于外伏望  
併黜直柔及璜以為臣子陰慝私邪之大戒時呂頤浩秦檜皆忌

直柔繇是二人卒俱罷 詔發運使置司饒州 迪功郎陳剛中  
上書論今民力凋瘵國用匱乏而冗食之官衆不急之務繁行在  
之局務可省併者三分居一而州縣冗食尤可怪駭以月計之不  
知所費緡錢幾何萬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柰  
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足邦用上詔對改合入  
官所陳令三省措置剛中改官在十一月壬子 言者論浙西科斂之害以為  
均買度牒勸諭告官下戶貧民俱已困乏不支糴錢強令輸粟號  
曰均糴又別立一名曰借糴當此艱食方時大旱而官吏於常賦  
均糴之外復計頃畝以月科敷既均度牒矣又敷修城木木未及  
輸復敷麻皮又敷牛皮羊皮又敷糯米則農末之病殆不聊生將

鬻田而償則孰肯受者將棄之而遁則質其妻孥錮其婢僕其他  
郡邑大抵類是上下相蒙名曰健吏暴虐若此民其無所措手足  
矣若此等事雖非陛下之意然所以科敷者必以朝廷為名是利  
歸於貪吏而怨歸於陛下矣若今盜賊幾半天下豈天下之人皆  
跖之徒哉寔三吳失業之良民不聊生之赤子也陛下試遣有司  
執一人而問之曰若何為盜其必有說也願詔重科敷之罪嚴貪  
墨之法指天誓日示以必行庶幾人心未叛天命未改疏入詔本  
路漕司究寔聞奏 通直郎知瓊州虞沆言近歲州縣之吏多賄  
敗者望自今命官犯入已贓許人越訴其監司不即案治者重行  
黜責從之沆錢塘人也 是日磔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張琪

于越州市

丙午起復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試戶部尚書呂頤浩薦之也

丁未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本鎮營屯田畫一事件  
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規與羣盜屢戰自楊進李孝忠孔彥  
威董平曹成馬友桑仲李橫之徒皆不能犯由是德安獨存牢城  
卒方壽等嘗謀亂規方會食有告變者規捕而詰之問從謀者幾  
壽曰一城之軍公之左右皆是今夕舉事矣規命誅壽餘不問一  
府皆服時羣盜稍息規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  
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  
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保寨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

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  
急則權罷之使從軍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  
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  
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劃  
既具乃聞于朝詔嘉獎明年下其法於鎮使行之 朝散郎知邵  
武軍吳必明以失守待罪詔降一官衝替令赴宣撫司軍前自效  
承議郎知公安縣孫倚以營田辦集遷二官用荆南歸峽荆門  
公安軍鎮撫使解潛奏也

已酉詔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聽宣撫司節制

庚戌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侍御史沈與求既劾直柔罪詔下其章直柔乃求去遂有是命

承務郎鄧肅主管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福建江西湖南宣撫

使孟庾辭行庾請樞密院計議官張致遠主管機宜文字致遠沙縣人先是謁告歸閩中還言賊勢方盛乞遣重兵致討故庾避之

承議郎知鉛山縣姚舜恭言建賊范汝為等乍臣乍叛首尾二年中間謝嚮陸棠施逵等三人皆以招安為職反為賊計俾其固守巢穴卒企宗提兵本路經今及年而企宗初不識汝為之面詐企宗全軍自南劍退往福州止留李山一軍守禦邵武近汝為據建州破邵武軍李山已來信州駐劄萬一賊兵果破福州則全閩皆賊有矣契勘江南兩浙係與福建隣境本縣正與崇安光澤連

接雖申信州遣發巡尉召募土豪分布把截然不諳戰敵深慮不能捍禦伏望朝廷速賜分遣大兵專委近上將帥從浦城崇安等處分路致討詔以付宣撫司 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閻阜進秩

二等錄饒州掩殺張琪之功也將士受賞者四千四百八十有二人於是武功大夫威州防禦使閤門宣贊舍人張浚以不策應特

取一秩 是日荆湖廣西宣撫使吳敏始受命置司柳州敏奏臣

月十七日恭受除命置司治事庚戌十一日也時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避地

融州之仙溪敏即起擴為本司都統制兼參議直秘閣范直方為參謀直方純仁孫也擴之在仙溪也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貲幣招之且貽書曰上之待公不輕雖緣讒毀終必保全公荷上恩如此

可不圖報乎擴以參贊軍事劉子羽在真定有隙不復往以書謝之至是始為敏用

辛亥陞康州為德慶府 尚書右司郎中方孟卿行右司諫 閣

門宣贊舍人主管宿衛親兵李永志降一官落閣職令吏部與遠

小監當差遣永志吳湛部曲也辛永宗用為中軍提舉事務侍御

史沈與求論其同為姦利使軍情不安故絀之 除名勒停人盧

宗原叙承議郎宗原宣和末以徽猷閣待制為江淮發運副使坐

與朱勔交通送肇慶府編管至是始復之宗原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壬子手詔內外侍從各舉所知三人限五日以聞舉得其人當受

上賞毋以先得罪于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為嫌先是上得陳襄

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奏章大善之故有是詔禮部侍郎李正民以為光等皆不合時宜者由是上薄之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臣觀孔子之言而得廣求人材之要文王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刑措而國祚過八百年之永者本於此三詩而已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自昔論求材者多矣語簡而曲盡其要無

過此一言者今太上皇帝詔曰方仰瞻雪恥不有多士寘之周行賢之為愈因舉陳襄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疏章宣示羣臣使之

各舉所知則與孔子之言若合符契於是聚精會神相與翰林

協成三十六年中興之治蓋本於此詔而已嗚呼大哉

學士兼侍讀翟汝文為學士承旨 新除吏部尚書盧法原依前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法原自成都召還道梗不能

赴從所請也熊克小歷建炎四年五月法原除吏部尚書不及供職改知夔州誤也法原明年十二月始以張浚奏就

差知夔州此時韓迪為夔帥克不詳考耳

詔天章閣祖宗神御二十四位權於臨安

府院奉安朔望節序酌獻供饗一分而已

此據會要增入三年二月己亥復舊

癸丑秘書省校書郎林待聘守尚書司封員外郎待聘嘗言原廟

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考古

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 閣門宣贊舍人韓世良為

神武中軍右部統領官兼主管宿衛親兵

世良初見今年十月壬申

中奉大

夫張純提轄權貨務都茶場純省吏也呂頤浩更張鹽法故引魏

伯芻舊例而命之

朝奉郎知南劍州張翬為福建路轉運判官

翬未行會范汝為之將忠靖郎葉徹引眾來犯時武德郎制置司

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力戰翬獨率州兵拒敵徹中流矢死

翬知士安方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翬曰賊必再至非

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未幾徹二子引眾聲言復父讎縞素來攻

於是士安與州兵偕戰大敗之汝為稍挫翬侯官人士安本范瓊

部曲有眾數千瓊誅改隸御營司辛企宗因以為將

乙卯紹興府奏百姓路榮失火罪狀上曰此灾不細恐是天戒不

專為榮罪止杖遣足矣

丙辰侍御史沈與求論起復福建等路宣撫司隨軍轉運副使陳

杓貪污剝剋不可用詔孟庾韓世忠別辟能臣代之呂頤浩秦檜

因言與求前論宗尹近擊直柔頗為稱職上曰論宗尹固當然在

今日能破直柔黨與尤非小補

尚書禮部侍郎李正民罷為徽

猷閣待制知吉州 詔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曹成以所部赴行  
在命張浚遣使持詔書往攸縣就賜之時朝奉大夫提舉江西茶  
鹽公事侯慤言成今據衡山上流控扼要害毒流三千里莫之誰  
何馬友見與李宏潰卒合為一軍雖駐兵在潭然素畏曹成昔成  
在鄂友自漢陽移軍潭衡以避之其忌成可知矣臣料賊意若成  
由衡山順流而下友必棄潭而東入江西蓋前有孔彥舟之隙後  
逼曹成西拒劉忠萬一勢窮力盡則必歸曹成而攻江西矣聞友  
近招人買馬打造兵器度其狡獪之心觀望向背止在今春朝廷  
若不早作措置則江西諸郡恐非朝廷有江西失則二廣危矣詔  
付宣撫司慤潭州人也 慤奏下在庚申今併書之

丁巳日南至命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絢祀昊天  
上帝于告成觀初復舊禮也

已未命吏部侍郎兼權侍讀李光往臨安府節制本府內外見屯  
諸軍及兼權戶部侍郎總領臨安府應干錢糧卸納綱運及移蹕  
事務 詔武經大夫東南第十副將辛璋處斬先是福建安撫使  
程邁遣璋以所部屯古田縣璋逗遛不行邁奏免之璋集麾下持  
兵見邁請留既而亡去有司迹璋于海鹽縣捕誅之

辛酉詔諭福建州縣以彌盜罷兵與民休息之意 承奉郎樞密

院編修官楊愿從事郎李誼並充樞密院計議官 誼初見建炎二年九月

遣大理少卿錢稔往浙西路催促見楚公事稔請因便密行體訪

民間利病許之。偽齊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武節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宣撫司選鋒將王彥與熙河統制官關師古併兵禦之賊兵大敗振為官軍所獲遂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為康州刺史彥上黨人也

明年九月  
丁丑奏至

壬戌監察御史劉一止言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為予奪蓋法令具在姦吏猶得舞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顧欺弊何所不有欲與則呈與例欲奪則呈奪例或與或奪在其牙頰其患可勝言哉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刊定頒行然左右司職事雖為最繁竊恐於此不能專一無由速成伏望改差詳定一

司勅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為急務乞責近限先次施行庶幾杜絕姦吏弄法受賕之弊詔如其請吏部法限一月餘限一季成書既而廣東轉運司以元祐吏部法來上乃命參以七司所省記元豐至紹興條例參酌修立再踰年而後成云是日曹成犯安仁縣執湖東安撫使向子諲初成既屯攸縣而子諲兵不滿萬駐司于衡之安仁遣使招成成亦聽命子諲乃檄成權本司都統制而命諸將韓京以一軍西守衡陽吳錫以一軍南定宜章賊徒逡巡不敢南向者百有餘日上江諸郡遂得以獲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即擁衆而南子諲遣從事郎權安撫司幹辦公事何彥猷迪功郎隨軍錢糧官張節夫見成計事遇于

途二人皆遁去子諲率親兵與成相拒自午至申官軍悉潰子諲  
度不可遏單騎入成軍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遂掠安仁縣進攻  
道州執子諲寘車中而去節夫安陽人也 金房鎮撫使王彥斬  
中軍統制官趙橫統領官門璋彥既敗李忠凱歌而歸大賞將士  
待橫如初終不言豐里之敗橫亦不疑至是忽會諸將於毬場酒  
四行以橫使起數其豐里不策應之罪併璋斬之復飲數行而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十有二月甲子朔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言  
今年二月於階成州駐兵與金人相持聞潼川府路有偽造檄  
書稱平蜀大將軍不顯姓名指斥宗廟搖動吏民臣移師利閭  
之間密切採訪據知潼川府宇文粹中稱本府吏民乞用曲端  
充統制官等緣端跋扈之迹顯著臣受陛下重寄豈有主兵之  
官却用藩府薦用萬一事出於意外臣將何辭以報朝廷已送  
端恭州置獄推治外四川見今前執政侍從等官在職慮與臣  
議論不同別有奏陳乞賜下照詔已覽來章令三省劄浚照會



時端已為浚所殺而朝廷未知也

併著此以見端之死所坐無名故浚之詞支離也

詔直徽猷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黃叔敖文學吏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可除結事中令所在以禮敦遣赴行在

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路允迪守本職致仕允迪以前執政告老不進官非故事也

乙丑太常少卿趙子畫權尚書禮侍郎本朝以公族為從官自子畫始朝散郎廣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程瑀試太常少卿奏檜引之也降授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魯班除名勒亭雷州編管以右司諫方孟卿論其在秦州植旂降敵上書秦州已投拜大金國八字且行移斥御名也班兄弟顯謨閣直學

士楸顯謨閣待制開乞納官以贖班之罪上不許大中大夫

吳敏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敏初除湖廣宣撫使以祖母年高力丐免未報敏受命置司柳州時寇盜充斥敏方

鳩兵選將未能師出而呂頤浩檢會敏丐祠之章故有是命敏

至司才十六日也

熊克小歷吳敏不能制賊為言者所論而罷降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與日所書不同

當考國學進士上官孔明上書論范汝為猖獗之狀且言為范

范賊之策有三直搦廣南盤據要地疲用王師使苦嵐瘴歲月能下此上策也引衆直前據福州城食城中粟北守北嶺南斷浮橋備河口舟阻古田險坐困王師此中策也不度智力迎敵王師此下策也臣今料之彼必出下策然福建之地平原曠野



率皆確民利於步戰而王師長于車騎便於長戟利於方弩  
地有所宜戰非所利謂宜永嘉航海直至福建秣馬厲兵張皇  
聲勢募福建之民以攻福建之賊詔付宣撫司孔明邵武人也  
丙寅詔依祖宗故事復置樞密都城承旨以兩制為之如未曾  
任侍從之人即依權侍郎法 詔應販私茶鹽並不用蔭原赦  
樞密直學士知遂寧府席貢上遺表贈光祿大夫後謚襄榮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諸郡湖田詔戶工部取會奏聞  
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  
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海旱澇則遮相輸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間  
樓異守明王仲凝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

陂郡湖以為田其租米悉屬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

勝計王明清揮塵錄餘話云王仲凝守會稽頗著績效如乾湖  
為田導水入海是也按二郡湖田其租悉屬御前重和元  
年二月甲子詔鑑湖田租以脩繕修原廟之須不許它司奏請  
它皆類此上虞一縣考究自宣和元年至建炎四年湖田凡得  
米三萬三千餘斛入御前而約放省稅米十四萬六千餘斛民  
間所失不在焉其本亦如此明清所云謬矣

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令趙不搖以為便不搖申到在明  
年三月庚申遂

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而它未及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

封永康軍普德廟神為昭惠靈顯王漢右將軍張飛為忠顯王  
詔依已行事理普德神秦蜀守李冰次子也宣和間改封真人  
至浚言神比託夢兆欲掃妖充患為兵印又言閬州有死卒復  
甦稱飛與閬州分兵境上推拒強敵故封之

已巳秘書少監傅崧卿權尚書吏部侍郎充淮東宣諭使且賜諸州守臣銀合茶藥仍命崧卿體訪民間利病來上

庚午手詔閩賊范汝為嘯聚日久反戾變詐害吾良民比再遣帥盡行剪戮重念軍旅暴露轉輸勞煩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王師到日其諸徒衆能執汝為請命者當受重賞自餘威赦除之可令宣撫司多出榜示及箭射蠟彈入賊中使明知朕意

辛未呂頤浩奏乞通京東河北商賈先是劉豫置榷場通南北之貨頤浩以為便乃奏行之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孟揚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並放令逐便先是揚父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昌齡既卒于封州而揚揆猶在嶺南朝議以其蠹國害民

累赦不宥昌齡妻東平郡夫人靳氏以昭慈近屬訴于朝乃許自便昌齡開封人宣政間與二子繼任水衡昌齡任至保和殿大學士揚揆皆光祿大夫靖康初坐姦贓廢宣撫處置使張

浚承制以閤門宣贊舍人知興州同統領秦鳳等路軍馬李師顏知成州閤門宣贊舍人利川路第三將柴斌知興州金之陷陝西也師顏為耀州守獨率所部來歸其家屬皆為金所得金人服其忠義遣其弟師文招之師顏不顧師文卒為所害由是浚擢用之師顏事以紹興三十年三月壬辰富元衡所奏增入夜行在紹興府火

壬申言者論今日為百姓甚害者無如科配一事州縣比年以來于常賦之外別立一項軍期科配一歲之間一戶至五七次

臣竊謂與其許科配不若專責常賦與其放逋欠不若嚴禁敷率今稅租免役和買及關征權酷之利別無失陷則軍事所需何容不足伏望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自餘非泛科配一切停罷詔戶部勘當戶部侍郎柳約言遇灾傷及經兵破難以不放逋欠外若寔目軍期須索亦有收量添酒錢應副或因軍期所需多科其數別作支用昨降旨以自盜贓論官竄嶺表望依累降指揮施行從之時議者又言朝廷之上喜徇祖宗愛民之良法而諱言今日科歛之大害如早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蚕未畢而催和買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鬻天不聞誠宜嗟憫伏望明詔大臣繼自今勿以科歛為諱而特如條畫申敕監司謹其拋降之名俾不得加數掎克因事漁利則四方之民凡有征求莫不樂輸而怨矣疏奏詔檢會五月己未指揮申嚴行下後奏在此月甲戌今聯書之明年正月陳汝錫謫官恐緣此事左朝奉郎葉夏卿直秘閣知饒州時江東群盜方熾故選用之既而言者諸夏卿通守洪都以城投拜命遂寢

甲戌詔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郝晟顏孝恭以所部四千往建昌軍討賊權聽守臣朱芾節制先是建昌之石陂寨軍賊丁喜饒青聚眾為亂提刑司檄土居宣教即蔡延世會安撫大使司都統制閻寧擊之官軍失利至是李敦仁復犯虔縣閻門祇候權縣事劉僅與戰為所敗言者盧二寇相合芾討之晟孝恭

時駐軍鄱陽就遣之也

乙亥淮康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追三官令統所部赴宣撫司軍前自效坐擁兵逗遛為御史所劾故有是命初詔內外侍從官舉縣令中書記名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為所舉多親舊或罪累礙於銓選之人乃命吏部參考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仍坐所舉官詔立賞錢千緡有妄火災者許人告捕從軍法時都人訛言太史局奏是月望復有火災故禁之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姦賊之吏無卹民意及煩王師而軍需不免又取於民因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

盜不可得也可將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刑勢戶及公人外一

切蠲除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道府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名並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坐祖宗朝真決賊

吏舊制鏤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遣仍籍沒家財上以軍興

民困吏緣為姦故盜賊蜂起乃下此詔為

朱勝非秀水開居錄云范宗尹為相踰年

年南宋沈與求論其過惡二十事而賊墨居其四焉於是罷相

宮祠彈疏既傳無不駭愕繼有詔旨官吏犯賊依祖宗舊典誅

戮仍籍其家因宗尹也按宗尹罷相非因與求論列前

已辯之此詔恐非因宗尹特勝非惡之之辭今不取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右副軍統制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仍以所部屯洪州時飛遣本軍主管文字秉義郎高澤民至紹興而澤民其甥姪也乃詐為飛狀乞都統制或總管職事故有

命飛皇恐自辯詔諭以出自上意仍鑄印賜之 詔浙西安撫

大使兼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防遏金人招安盜賊保護浙

西一路厥功懋焉可特與息澤三資奏補本宗或異姓有服親

戶部侍郎柳約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

均一科敷從之明年正月丁巳不行 是日曹成至道州守臣直秘閣向

子志聞之悉城中官軍得百有二十五人俾之迎敵又遣使招

之兵行三十里與成遇士皆驚逸成自東門入子志從西門跳

奔獲免成遂據道州

戊寅以羣出會稽許臣民寔封言事按此手詔甚詳而日詔行

在職事官人添職錢十千日歷十二月十五日沈與求除龍圖閣學士官祠賈安宅工部侍郎胡松

年給事中黃龜年起居舍人按此皆紹興二年十二月事史蓋

誤也又于此日書右諫議大夫徐俯上殿按俯明年春方除諫

官又書遣駕部員外郎李愿充川陝撫諭按愿明年四月方以

國子監丞被命入蜀迎祁王史皆誤也周必大序駕部題名亦

繫于今年十二月同此一誤今並不取

庚辰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制置山東忠義軍馬范温遣參議

李植來獻捷詔以温為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仍命聽樞密院節

制 是日桑仲遣兵攻復州守臣修武郎俎適棄城走

辛巳復置廣西茶鹽司舊淮南鹽息歲收八百萬緡自軍興淮

南道梗許通廣鹽于江湖諸路而二年半入納才七十萬緡至

是江湖鹽價每斤為七八百錢議者以為利厚而冒販者多故

復置官提舉戶部侍郎柳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二千

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司椿管餘備軍費從之去年十一月辛亥已增至此又增

詔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海州薛安靖朝散郎通判州事

李彙並赴行在今楊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遣將統兵戍守安

靖奉劉錫屬官彙嘗為沙河簿在滄州結約南歸會劉豫使守

海州至郡踰年遂誘率簽軍蓋諫等殺金人所命沂南淮北都

巡檢使王企中及偽齊之戍守者率軍民以城來歸尋以安靖

為浙西兵馬副鈐轄賜彙同進士出身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

廳公事安靖等除官日歷不見據明三月四日安靖等申明東海軍戍兵狀增入彙以二年二月乙丑賜出身

武翼郎單德忠充樞密院准備將領以所部三千人自為一軍

以其忠節顯著也詔戶部給銀五萬兩付温州為福建等路宣

撫司大軍家屬錢糧之用以添兩差浙轉運使盧知原有請也

先是宣撫使孟庾總大軍道由溫州守臣龍圖閣待制洪擬趣

使赴援庾怒於餽餉外命擬亟犒師犒已即行擬歸未及州治

軍人已塞滿庭下詢詢且不測擬即借封椿錢用之事已自劾

詔書獎其知變賊平庾上其勞加秩一等擬轉官在明年十一月癸未蓋因宣撫司保

奏也偽齊汴京留守劉益遣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

奉請劉豫遷都是日豫下為詔曰汴京寔四方之上游名區粵

壤為天下最今所宣都無以易此而重念遷都重事未嘗輕議

既而寇盜衰息強梗還歸閔輔混同人漸寧謚宅中而據會要

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論僉協將戒嚴而順動

宜先事以示期誕布詔音實字屢聽已定明年春末遷都于汴  
凡爾遐邇宜知朕意豫又以為權尚書右丞張昂權門下侍郎  
權尚書右丞張東為左丞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范恭謙權右丞  
初監察御史婁寅亮即陳宗社大計尚書右僕射秦檜以寅亮  
富直柔所薦惡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中父死于賊匿不舉喪  
壬午詔大理寺劾治

甲申右司諫方孟卿言祖宗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為兩省  
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今行  
在諫院許於皇城內建置未有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  
院許于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尚書吏部郎中孫近充秘閣  
修撰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

乙酉秘書丞劉大中為尚書吏部員外郎

丙戌詔大理寺且留紹興府俟勘斷見禁公事盡絕赴行在

詔入內侍省應官司取索文字依舊例更不回報後又詔內侍  
省准此此以二年二月十七日內侍省狀增入

丁亥言者諸賊吏當死者勿貸上曰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顧賊  
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縉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  
足矣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潘永思追一官坐為人市息澤  
也先是大理寺推治偽告事連永思上曰永思雖成里既有過  
安可廢法乃命罷職就遠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過

肆為虜掠甚於盜賊望賜告戒詔自今出師毋得秋毫搔擾樞密院察大將已下遞察犯者並行軍法

戊子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尚原勦殺金人先是浚徙治閬州徽猷閣待制參議軍事劉子羽請獨留河池調獲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劉言浚今居閬中為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臣初至行朝論浚者紛紛甚可嘆駭賴陛下保全得以安跡萬一有功寔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上因備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為若聽浮言則事將俱廢且如前年航海一技之外便皆為不測使惑于浮言遂

巡不決豈不敗事頤浩檜出至省府未食捷奏至上大喜

已丑制授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兼知秦州吳玠鎮西軍節度使從張浚請也仍遣中使任充持旌節官告賜玠尚書右司員外郎江躋為殿中侍御史初上既褒錄符祐黨人而其子孫陳乞推恩者吏部猶會刑寺有無過失議者言勅書既稱以忠為罪望悉除落過名以正名寔從之詔襄鄧鎮撫使桑仲金房鎮撫使王彥穉怨體國不得自相侵擾初仲雖受命然猶恃兵衆再圖取金州是冬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使其副都統制武節大夫榮州刺史李橫統之前軍去金州三十里彥曰賊兵以我為寡故寇三



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脆者自走矣時賊之大兵在馬  
即嶺北彥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關而自以親兵營馬即嶺與

之對壘幾月大戰凡六日賊大奔潰彥縱兵追擊均州平

據彥行狀在今冬不得月日按史降旨令二人釋怨在此月已

丑故遂聯書之曹筠撰陳規行狀云都督張公入蜀桑仲遣兵

附仲其後為王彥所敗即日遣州兵欲謀蜀公遣人諭霍明母

蜀去此仲久不應其後若以為誤也仲追其還秦州在

建炎四年三月至此亦已踰年筠所云誤也仲追其還秦州在

皆在明年已刑潤附見仲承制加橫榮州團練使月戊寅桑仲

庶不抵牾緣再立功効已便宜加榮州團練使有旨李橫特與

轉李橫近武節大夫按橫自此未嘗出兵故且附于犯金

州之後  
庚寅詔存恤張孝純鄭億年李鄴家屬命所在州根刷期已上

親赴行在候到取旨遷擢以其用事於偽齊故也

辛卯尚書考功員外郎潘良貴守左司員外郎

壬辰詔自今春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如故事後不果

試明年正月丙申明年秋乃克行之

是月賜陳東家錢五十萬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

府居民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如此例

是歲宗室善淵賜名者二人初命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

糴米以助軍儲所書八年閏八月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南都護

上桂國南平王李乾德薨子陽煥立乾德在位四十五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

紹興五年

歲次壬子金太宗晟天會十年偽齊劉豫阜昌三年

春正月癸巳朔上在紹興是

日從官已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今幹辦內東

門司李珂衛茂實提點紹興府留住六宮事務 徽猷閣待制致

仕王昇卒昇建德人事親至孝建中靖國初以經明行修授官事

上皇為明堂司常卒年八十一

乙未詔諸路死罪囚應讞者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案未通處許

酌情減降如舊以三省言今道路稍通若令一例減降慮生姦弊

故也五年正月壬子復奏案 中興聖政上語及禁戰賊吏呂頤浩曰賊吏侵漁不可不禁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請給宜按

月支與使之食足然後可以養廉隅上曰然輔臣因進呈諸路公使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詔申明行下臣留正等曰富而後教聖人之心也衣食足知榮辱衆人之情也今使仰事俯育且不給而欲以刑法殿之於禮義教化之不克成宜哉太上皇帝將大治賦吏則先足其供給誠得事理之序比年以來州郡經費不支屬吏之奉有至數月不給者天下賢人少而庸人多方責其廉而勢或使之鮮廉誠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謀報金國主死尼瑪哈已立劉裕率官僚舉哀見合兵謀取壽春詔江東安撫大使

葉夢得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措置防備

丙申故奉議郎贈直秘閣楊邦乂加贈朝奉大夫為立祠名褒忠

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言其忠節也五年四月再贈承事郎劉默除

名特送饒州編管默知天台縣訟守臣晁公為之過范宗尹呂頤

浩互庇之公為才免官而默坐違法科數及饋送過客屬吏至是

獄成遂有是命 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園建州先是

世忠行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留以俟元夕世

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師次延平劔潭湍險賊焚橋以拒

王師世忠單馬先浮以濟師遂濟距建寧百里許范汝為已伐木

埋竹及布鐵蒺藜開陷馬坑以拒諸要路世忠乃偃兵自間道急

趨鳳凰山是日旦至城下遂圍之

戊戌秘閣修撰知紹興府陳汝錫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

先是手詔因軍期所須索之物令州縣以印榜實數科理毋得多

取於民事見元祐汝錫受詔不行之屬邑侍御史沈與求劾之下臺

獄法寺當汝錫私罪杖該恩原免右僕射秦檜惡汝錫特有是命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知紹興府宣撫處置使司書寫奏報文字進士張樸為右丞務郎樸浚之從子也

辛丑昭慈獻烈皇后几筵進發上詣禁中焚香朝散大夫分司

西京劉珏卒於梧州

熊克小歷珏以提舉太平觀卒按珏此時未落分司閏月丙辰方追復元官

此訃聞

官其二子後又追復龍圖閣學士是日韓世忠收建州初范汝

為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砲等急擊之凡六日賊眾稍怠夜官軍梯而上城遂破賊眾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汝為竄田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眾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為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祀之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

壬寅上御舟發紹興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軍統制巨師古以其軍從留右軍統制官劉寶收後以吏部侍郎李彌大權知紹興府節制內外軍馬時百司先渡江扈衛者獨執政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交修中書舍人程俱侍御史沈與求而已晚執政登御舟奏事上至錢清堰乘馬而行是日湖東安撫使向子諲自曹成軍中復歸藍山縣初成既入道州會樞密院遣幹辦官左鼎持詔

書諭成俾散遣江淮等路民兵獨與堪出戰人赴行在聽張俊節制其徒為盜久憚俊嚴明不聽命湖廣宣撫使吳敏時在桂州以兵力微不能進新中書舍人胡安國移書於敏以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耻不知策將安出願速遣前軍進由昭賀以通春陵北檄韓京自衡移永東檄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渡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投於溝壑矣敏然其言而不能用先是宣撫使都統制兼參議馬擴嘗駐軍大名為成所服乃遣小校張布持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且令準備將魏憲遣擴書略云欲得相公指差一處叅謀官范直方曰成不必招可促之使赴行在擴曰彼既不願遠出萬一促之是使散而為亂也不若藉以為用敏不能決擴獻書於敏請提軍親至道州入成軍中撫定分撥選強壯以隸五軍進兵長沙制服馬友正二月中可以就緒不然失此機會不惟湖湘重困師老財殫無以善後矣敏弗聽後數日擴為詩獻敏曰未敢此時非趙括已愁他日類田豐遂辭職歸融州敏遣騎追之弗及成聞擴去又數日敏祠命亦至成遂復為亂朝廷聞子諲為成所執詔子諲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以神武副軍都統制兵飛權湖東安撫使將所部往潭州而子諲已出矣

子諍得祠在正月乙卯飛權帥事日歷不書今以三月申午江西安撫大使司奏狀所云增入

甲辰上次蕭山縣頤見帷幙華煥問輔臣得毋擾民乎輔臣奏聞之縣令劉峰民盡出庫金上曰歛不及民為善

丙午上至臨安播芳大全集趙德莊賀車駕回鑾起居表皇威烜

雲霓之慶師無霜露之勞恭惟皇帝陛下開濟艱難圖回久大尚

勤實儉來天佑於清躬惡殺好生養國祚之元氣昌期將啟強敵

自夷時乘六龍淮海風動日闕百里豪傑景從適從復漢以言還因

薦勳而飲至格于藝祖聊收虞守之常作我上京終復漢家之舊

臣義均國體喜若已功簪橐坐踈雖愧甘泉之從衣冠未挂猶瞻

清渭之朝曹橋林集代嚴州賀回鑾表大興六師坐底妖氛之

靜外薄四海欣聆法駕之旋宗社咸安君臣相慶鍾恭惟皇帝陛

下道侔天地功顯祖宗能化本於至誠神武歸於不殺強隣自殞

靡勞彎捷覽之弓巨寇就屠必有假李兒之手乃眷雲屯之旅方

馳月捷之書往撫爾勞溫挾忘寒之續有激其勇時揮却暮之戈

遂使聞風鶴猶驚晉師固已取鯨鯢而為京觀商政猶舊而我衣

大定徐方不回而王曰還歸禁蘊生春旂常動色臣職拘守壘躬

阻迎鑾朝隨葵影之頌夜喜旌頭之落功成惟斷願厭平淮西之

文復不逾時請詠刻治溪之頌張孝祥于湖集代方務得賀回

鑿表靈鋒電掃殲厥渠魁輿衛天旋格于藝祖神人歡喜華夏奠

安賀恭惟皇帝陛下仁配乾坤恩兼南北始結琬圭之歡喜華夏奠

均蹈于太和茲親草輅之征乃強敵自于皇畧逮訖鯨鯢之戮

朝臣屬奉清閑獲瞻粹穆邊庭賤守莫陪飲至之觴馳道告行暫止前驅之蹕

戊申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蘇易乞以奉化縣界把截所轉一官

於階官上收使許之自政和初改官名以即大夫易正副使由是

武功大夫率徑遷橫行至是橫行凡數百千人中書舍人程俱力

論其不可且謂祖宗之制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係

磨勘遷轉之列蓋橫行職事親近人主恩數多類從官以元豐三

年班簿考之橫行共二十二人如神諤韓存寶劉昌祚姚麟之徒

皆一時名將故元豐官制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  
意今文臣之為庶官者率不過中大夫而武臣乃遷橫行此何理  
也望自今非軍功勿遷從之熊克小歷載此事于元年九月未實  
蓋不知其月日故附俱初除舍人之

月也日歷自有  
本月日今從之

已酉集英殿修撰知臨府席益移知衢州從所請也直龍圖閣江

淮發運副使宗輝知臨安府臨安府題名正月十八日宗輝自龍  
圖閣陞秘閣修撰蓋誤輝除秘閣在

今年五月尚書左司郎中姚舜明直龍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

庚戌詔偽造券榜人並行軍法時諸軍偽造者多故倉部員外郎  
成大亨以為請

壬子侍御史沈與求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兵權不在朝廷與

求言陛下移蹕東南將圖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

北軍唐自府兵彊騎之法既壞猶內有神策諸衛外有諸鎮之兵

上下相維使無偏重之勢其意遠矣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

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

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

志熊克小歷又於此書與求上屯田集議  
按屯田集議乃去年所上已具本月日初建昌軍石陂寨卒丁

喜饒青等為亂聚眾數千人而蘆溪寨土兵楊招與鄉民乘之縱

掠喜尋死其徒姚達代領其眾上命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劉洪

道統領制官崔邦弼等往捕至是劉洪道請濟師乃詔統制官韓

世清自宣州遣兵二千時奉議郎知貴溪縣符建中亦遣舉人劉

銳往說諭土兵衆皆聽命詔官其首餘衆分隸信州諸軍

癸丑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加檢校少保定國

軍節度使賞和尚原之捷也後初除左通奉大夫未拜故自左中大夫除詔招信縣

復隸泗州 朝奉郎杜欽智知舒州初李捧既受招其徒路進以

所部數千人渡淮而北進犯舒州守臣武節郎李鑄無兵不能守

棄城遁知池州王進遣兵擊破之進與其徒遁去居太湖縣之司

空山事聞故有是命欽智尋卒江西安撫大使李回以準備將領

武經郎武糾代之進尋為糾所殺其黨李通率作亂

乙卯詔臨安諸門權勿稅柴薪油麩等物

丙辰右奉直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徐俯試右諫議大夫俯初見建炎元

丁酉 年三月 俯之母黃庭堅從妹也避亂抵昭州上始因閱庭堅文集

見其名而胡直孺在經筵稱其行義文采汪藻在翰苑又薦之上

賜呂頤浩手詔曰朕比觀黃庭堅集稱道其甥徐俯師川者聞其

人在靖康中立節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復存可贈右諫議大夫

或尚在即以此官召之 頤浩奏俯避地廣中乃詔俯文學行義有

聞於時除右諫議大夫赴行在俯入朝未數月遂執政或曰內侍

鄭謨與俯遊於江西重其詩文至是力薦於上御劄史不載王明清云嘗於呂氏見

之鄭謨事以趙姓之遺詩增入時人多有是言 詔見任郎官自

今年二月甲申四年五月甲戌所書可參考 建炎以來已經上殿者並引對吏部侍郎李光言方艱難之時朝

廷廣收人材兼收議論郎官最號高選其間豈無豪傑之士可備



大用乃不令一覲清光廉退之士固難於自進故有是旨

丁巳石司諫方孟卿言近權戶部侍郎劉約請推祖宗限田之制

凡品官名田數過者科數一同編戶今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

而占田過數者極少自軍興以來科需與編戶一同若以格令免

科需則專取於民必致重困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

可厚享占田之利又况富商大農之家多以金帛竄名軍中僥倖

補官及假名冒戶規免科需者比比皆是望寢前詔弗行從之約建

請在去年十一月丁丑宰相呂頤浩秦檜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被旨棟

放邵青單德忠李捧三盜部曲青等有衆二萬三千其疲老不忍

披帶者皆釋之所存七千而已如上所料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始傳漢高帝豫知吳王

漢五十年後必反謂狀有反相可知也至於五十年之說非通於

數者不能蓋不然且其知三傑料陳平期周勃之安劉氏此豈數

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典其睿智絕人太上皇帝料降卒皇城司

可用之數妙於著龜其張良所謂沛公殆天授者與

更造入禁衛宮殿皇城門號四等歲一易之勅入禁衛三千道黃

道黃絹方入宮門八千道黃絹圓入皇城門三千道黃絹長三年

十一月壬申更宮門號以緋紅絹方皇城門以緋紅絹圓自後不

復是日宣州火先是閣門宣贊舍人韓世清自淮西以所部五

千戍宣城世清招納亡命萬餘歲費縣官錢十萬緡米十八萬斛

朝論恐其為變會州人有傳世清軍中欲縱火擄掠民財者逮火

作世清往來彈壓城中乃定守臣李彥卿新除刑部郎中未上密

遣監稅趙令吉告于朝呂頤浩殺世清之議彥卿尋卒  
戊午三衙奏定臨安府左右廂巡為百有十五鋪用卒六百七十

三人三衙及本府兵各居其半

二十二年十月己卯增為百有五十舖資政殿學士

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緇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緇在經筵凡兩歲力請外祠而有是命 詔自今停藏接引私鹽並與犯入一等科罪用浙西提舉茶鹽梁汝嘉請也

以此紹興三年三月八日淮東提監郭楫

劉子修入

己未詔修臨安城之頽圯者以修內司所集湖秀等五州役卒就築之 詔商販茶鹽並許經由海道出入以運河阻淺故也

庚申詔發運使湯東野往建康收簇江東西路上供歲額米斛

樞密院將領徐文有衆二千餘命神武中軍統制巨師古揀揀之仍詔文及李捧卽青單德魯趙延壽等所部兵並專聽樞密院節

制

辛酉遣入內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祇候任源往張浚軍前撫問源請金字牌以招收所過群盜上許之言者奏自崇寧以來官官握兵馴致禍變天下之人言之切齒今來源所經去處就使偶有盜賊止當移文所屬措置勿致稽留使命足矣而乃欲以招安自任然則盜首肯聽之乎又况挾賊之名開握兵之漸事有幾微不可不慮乃詔源遇有盜賊將金字牌旂給付守臣招安

後言在二月庚午

左武大夫棣州刺史馬欽特遷橫行選郡二官錄招降邵青之勞也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勅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橫不法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欲圖之乃與勅叙同姓

之歡邀勅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尋進惟忠軍職一等勅自建  
炎中為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及是乃敗惟忠以二月辛未除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  
及誅勅不知在何時今從趙姓之遺史附此月未初初見建炎四年五月紹興二年二月癸亥朔詔臨  
安府近行宮高阜禁人毋得至其處犯者徒二年以其可以不職  
宮中也

甲子詔平江府守臣市賀鑄家所鬻書以實三館

丙寅命江西安撫大使兼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將銳卒萬人移屯  
揚州勸率農桑經理一路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 詔建州  
權罷鼓鑄二年以監兵避亂散逸用知漳州綦崇禮請也 詔泉  
州草澤陳畬赴行在 直顯謨閣李承造復為兩浙轉運副使專

一應副劉光世錢糧以光世言累有機會多緣無椿辦錢糧幾誤  
大事故也於是轉運副使直龍圖閣劉寧止遂罷

丁卯詔選人七階並分左右時用元祐舊制寄祿官分左右而職  
吏不預焉言者謂祖宗以來選人皆以州縣繫銜故無所分別今  
選階品秩雖卑豈可無以律貪而獨置之廉耻之外乃下吏部如  
所請 尚書吏部侍郎李光試禮部尚書吏部侍郎李彌大試戶  
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綦崇禮部侍郎太常寺少卿程  
瑀試給事中密禮呂頤浩所薦瑀秦檜所薦也 給事中兼直學  
士院胡交修充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交修以引疾得請  
乞去此恐是緣周杞事干建  
去此月庚辰可參考 殿中侍御史江躋奏徽猷閣直學士江

淮發運使湯東野承議即知淳安縣鮑慎好姦贓脅使輸錢五千緡庇而不發東野遂罷去 右宣教郎王彥恢知無為軍無為公鎮地至是始命守臣也 楚州參議軍事李用成充本州團練判官用成久參祝友軍謀最所親信劉光世因拔授用成朝請大夫言於朝故有是命其後秘書少監傅崧卿自淮東還奏其勞乃正補承事即用成補正在五月乙丑

己巳詔權貨務依臨安府樣製造斛斛百隻降之諸路倉部員外郎成大亨言紹興府斛斛增大出給之際例各折閱其獄滋多惟臨安斛斛均平公私兩便故有是旨 詔比緣移蹕臨安令漕臣措置營繕聞諸頗取材於民違背初旨可令監察御史黃龜年取

索仍給銀絹度牒計市價償之 朝奉郎福建轉運判官張翥為

尚書考功員外郎直顯謨閣新除兩浙轉運副使李承造移福建轉運副使直秘閣提舉浙西茶鹽公事梁汝嘉為兩浙轉運判官

承造為劉光世所辟未到司改名當考

庚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為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直秘閣知道州向子志奏曹犯道賀二州宰相呂頤浩秦檜因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荆湖兩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右臂如京東諸州為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路先定他時併力圖之似為未晚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效羊祐襄陽之體上曰卿等當居中

運裁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仍令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以所部統制官任仕安一軍三千人授綱由汀道州之任又命權河東安撫使岳飛率湖東副總管馬友及諸將李宏韓京吳錫等共擊之時新除舍人胡安國避地河東亦以書遺檜言吳敏兵寡宜就遣世忠以為之副俾殲殄群寇收拾遺民人言向子諲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綱常願憐其無救而陷於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

辛未上諭輔臣將來御試舉人止造蓆棚於講殿之前不必更修別殿呂頤浩因讚聖德以為如此可以示四方士人使知陛下恭儉如此上曰朕天性不好華麗况與承平之主不同秦檜曰大布

之衣大帛之冠是古人處患難之事後世以為夸美上曰卿言極

是初命發賣蔡京童書王黼朱勔浙西田至是六年而未售者尚五千餘畝乃詔發運副使姚舜明措置

壬申詔自今巡尉毋得注吏職出身人

此以紹興五年二月十一日勅令所狀修入

癸酉起居舍人廖剛權尚書吏部侍郎左中奉大夫李友聞復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朝論以其子鄴為偽齊所倚故錄用之友聞年八十矣詔諸路州軍過天申節依舊試經撥放僧道度牒每三百人放一名建炎末權住試經至是禮部員外郎兼權祠部王居正言本部歲降諸路空名度牒各不下五六萬而其間乃無一人緣試經者揆之人情恐有未安故降是旨

甲戌福建轉運副使陳鵬廣東提點刑獄公事徐端本江西轉運判官趙公竑浙西江東廣東提舉茶鹽黃昌衡陳鑄王鈇章僅福建提舉茶事孫恭兩浙福建提舉市舶鮑存陳鼎等十人並罷以御史中丞沈與求論其猥濫也端本鑄子鑄西安人宣和僅博孫述古殿直學士嘗除光祿寺丞鑄亨伯弟子鼎鎮江人也吏部尚書李光為淮

西招撫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璞副之呂頤浩欲討韓世清乃託言路進等諸盜未平命璞將前軍往捕而以樞密院準備將徐文所部為光親兵仍命世清及江東統制官張俊崔邦弼王進王冠李貴等軍權聽光勾抽使喚事干軍政待報不及者許便宜使訖以聞朝請即新通判池州樂亮臣改知滁州用江東安副大使葉

夢得請也滁州自向子伋死不復除守臣至是盜賊稍衰而鄉村尚有食人者亮臣捕得其首周智磔于市由是遂止亮臣清介自守惟一僧偕行郡事之餘多瞑目獨坐滁人久猶思之亮臣事以趙姓之遺史增入但姓之所記作岳諒臣蓋字誤今從日歷按亮臣除命在二月甲戌而姓之于正月乙卯書之疑葉夢得先遣亮臣而後奏也

乙亥權尚書戶部侍郎柳約落權字以將使高麗也 是日雨雹丁丑給事中王叔敖兼侍讀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讀 詔閣門宣贊舍人崔增樞密院準備將領趙延壽單德忠李振徐文武功大夫李捧樞密院水軍統制邵青所部兵分為七將以御前忠銳為名內增青仍作水軍並隸侍衛步軍司非樞密院得旨毋

得擅發仍鑄印賜之

文除第七將反賜印在此月庚辰隸步軍司在辛巳今聯書之

秀州海鹽

縣令徐百祿勅令所刪定官莫儼並罷百祿秉哲子儼傳兄殿中

侍御史江躋以為言故罷 金均房州鎮副使王彥奏文林郎續

鬻充本司書寫機宜文字宣教郎高士魏起復承事郎王弗並幹

辦公事士瑰瓊曾孫弗榮陽人也

鬻已見元年二月

始淮南營田司募

民耕荒頃收十五斛及是宣諭使傅崧卿言其太重故百姓歸業

者少上用崧卿言詔損歲輸三之二俟三年乃征之仍賜崧卿錢

五萬緡俾貸民為牛種之費 故朝散郎梅灝贈直龍圖閣以元

符黨人故錄之也龍圖閣待制致仕洪中孚卒

已卯浙西安撫大使兼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同執政對於內

殿光世自鎮江入朝留彌月上命光世移屯維揚而光世以為恐

隣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以為根本之地蓋光世實憚行

也右司諫方孟卿言今陛下既已移蹕臨安豈能免隣寇之疑臣

又聞光世欲以身任山東河朔之事其陳義甚高今乃不欲渡江

其意安在臣願清燕之間召宰相呂頤浩秦檜與之面議于陛下

之前及早應副錢糧并措置各行事件諭以聖意使之必行庶幾

不致臨事首鼠敗事上召光世入對諭使將大軍偕行光世終以

為難乃命移屯五千往來節制而已光世之來也以繒帛方物為

獻上命分賜六宮御史中丞沈與求言今艱難之際不宜有此乞

斥還之上納其言仍降劄獎諭 是日秦檜因奏事言每見陛下

屈已從諫中外士民無不感悅上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供御  
綉服問之乃十年前京師鋪戶用其舊牌已令毀撤不知者將謂  
舊習未除朕所服者多繒素豈復有綺綉也 從事郎知高郵縣  
鍾離濟言宣副司指揮令營田之民有警旋行勾集出戰本縣四  
十村歸業之民僅千八十家少有耕種又慮秋成或為賊有欲分  
為二十社社三百人擇精強可伏者二人為巡社首領其餘十人  
為甲甲有隊長如遇警急遞相救援二十社計六千人約耕田六  
百頃若無耕牛可以人代每畝收一畝五升共收穀九千斛計貸  
種錢萬六千緡詔宣撫使傅崧卿以永豐圩禾稻給之如其請濟  
先為薛慶墓客屢勉以忠義慶信用之其後崧卿還朝薦濟學有

師承忠國愛民一路鮮有其比上嘉之命特改京官

潛改官在四月戊辰

庚辰詔自今監司不得任本貫其見在任者皆移之時言者論近  
兩浙轉運使盧知原等皆係本貫之人利於殖產營私應副親識  
干求請託一切用情望別與差遣庶草遂賂徇私之弊稍復祖宗  
立法之意故有是命 降授朝請郎周杞除名惠州羈管杞在常  
州為政殘酷會大早上御經筵問所以致早之由顯謨閣待制胡  
交修時為中書舍人對曰此殆杞供罰遂以杞屬吏杞怒上書告  
其罪詔大理寺丞胡蒙詣常州按驗交修無所挂然群從亦多抵  
罪而杞坐賊殺不辜及贓罪流故竄蒙歷城人也

熊克小歷載杞獄具于去年十一月

二月甲寅按甲寅乃進呈體究文字非具殺克誤也

詔內外諸軍並各供具人馬衣甲器



械總數及開坐統制統領官所轄數以聞自今每軍月具籍申樞  
密院時呂頤浩以諸大將專兵難制故舉舊制行之然終不能得  
其柄 夜雷聲初發

辛巳直秘閣知道州向子志落職放罷以湖東提點刑獄公事周  
隨亨劾其不法及棄城故也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自全州遺尚  
書左僕射呂頤浩書曰昔韓忠獻公秉政十年勲蓋一時權震天  
然議者亦或排之則孫公沔李公參呂公誨王公陶與司馬公光  
是也衆人常情睚眦必報而忠獻公于此數人皆引用之各盡所  
長不以為怨而近世諸人借國威福行其私意取快一時欲救往  
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間均逸亦有異同之異今日公家言歸進退

賢否賞罰功罪固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然比於忠獻  
猶有未及不免天下之疑以貴者言之如舊相吳觀文起帥長沙  
繼除三路宣撫吳雖辭免而軍書羽檄輻湊門巷又以劇盜方集  
境中恐失事機惶恐拜命鳩兵選將夙夜究心亦未為失一旦賜  
罷自觀文降資政自通議降太中傳播諸方駭動觀聽所可疑一  
也以微者言之向子志之守道鋤治姦猾雖犯衆怒識是之申乞  
移按他部不為過也巨寇侵陵衆寡不敵移守山寨而外臺乘此  
交劾罷之所可疑二也相公平心為相施於貴者將存其事體施  
於微者當海度容之若改正此二事則不違公議釋疑於天下矣  
夫宰相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已有人才亦各自負不可蓋以已長

安國見辭新命冀賜片言俾從所欲則受賜大矣願浩不納隨亨  
江山人時以避賊寓治江華子志檄歸衡陽隨亨怒懇于朝子志  
坐削官至是復有此命子志降官在今年二月乙丑今併附直龍圖閣主管湖東  
安撫司公事向子諲言已撫曹成人馬在道州河南駐劄緣臣折  
衝無術有失國體望賜罷黜詔子諲免罪赴行在

壬午叙文州司馬黃敷彥復通直即敷彥建炎末通判袁州坐降

敵停廢刑寺當敷彥謀叛還歸會赦叙散秩敷彥懇于朝大理少

卿錢稔言與真犯不同故有是命敷彥自承議即建炎四年八月甲申追一官勒停

癸未上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詔張浚選

精銳西兵五千人騎遣將統押隨中使任源赴行在以騎軍不足

故也 詔國學免解進士張雷令入對 舊制州縣官正印以下

身亡者給倉券兩浙轉運判官梁汝嘉言詭冒者衆蠹耗邦財詔

並罷 是日淮西招撫使李光發行在

甲申中書舍人程俱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上既召徐俯俱密言

於上曰俯雖才俊氣豪然所歷尚淺今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

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考之古今非卓然傑出如陽城种放則

未嘗不循資望而進臣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日

置之左右何所不可如元禎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至翰林學士

真不忝矣止緣自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便知制誥遂喧

朝聽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引之近傳其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

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以此為疑仰累聖德上不聽右司諫方孟卿因奏俱諂附蔡攸在秀州棄城而遁俱遂罷去 戶部尚書李彌大兼權侍讀 大理寺丞李處度監都察院蘇簡並送吏部限三日出門此必有故當考 武節大夫榮州團練

使新知光州劉超為武功大夫榮州防禦使知真州後數月起乃赴行在許約知光州事已見此月末恐可移入此或附 故奉議

即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以死節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茂實既死雲中其友朔寧府士曹椽董詵自投歸張浚浚以

為陝西轉運判官詵乃錄茂實所為哀詞使其同歸者羅鉞來獻浚亦上其事于朝故有是命茂實死節已見建炎元年正月壬寅及二年八月末 後謚忠節

乙酉上諭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于仁仁之一字非堯舜莫能當呂頤浩秦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齊

天下有餘裕矣 賜劉光世淮東宣撫使印光世初除揚楚等七州宣撫使與江東西

二大帥同命後光世乞鑄淮東宣撫使印得旨以揚楚通泰真承州連水軍宣撫使印為文至是再請遂改鑄 陞東海縣為東海軍時海州復為偽齊所得乃以成忠郎閣門祇候葛珙

為軍使將薛安靖部曲五百人往守之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編次日歷自渡江以來無史官及是御史

中丞沈與求始以為請然未及行 武功郎閣門宣贊舍人知廬州王亨權主管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司公事兼知廬州亨守郡踰

年條陳禦寇利害來上故就用之 詔六部於東北角開便門遇  
有職事赴都堂稟白聽於便門出入

丁亥尚書工部員外郎王昂守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試  
太常少卿昂珪弟子也

戊子龍圖閣待制知撫州高衛落職與宮觀衛言甘露降于州之  
祥符觀且為圖上之王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言者劾  
衛以蔡京園田叨冒改官頃者抗疏極言討論之非實自為地措  
紳號為流外侍郎今乃崇飾諂諛老不知愧望賜罷黜從之 右  
修職郎陳淵充樞密院計議官淵瓘兄孫舉進士不第以積學得  
官秦檜薦其才而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聞天下一家

中外之財皆人主府庫也自古言利之臣初非天降地出不過推  
剝細民移東于西以欺其上唐德宗時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  
在西川有日進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幕僚進奉自嚴綬始載在史  
冊為世所譏蓋不可不戒也陛下盛德日新躬履節儉不殖貨利  
有如成湯臣子所宜奉承德意近日乃聞前知明州吳懋輒有所  
獻踰五萬緡州郡有餘朝廷自當移用豈待進獻以為已能竊恐  
朝廷受之無名將何以示天下倘或小人觀望爭相效尤殘民以  
為已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一吳懋固不足道也欲望陛下斥還  
懋所獻錢仍加黜罰少寬四明民力且為後來貪競之戒詔委自  
憲臣勘當如係科斂即仰給還以聞吳懋俟勘當到取旨懋守明

踰年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而水軍步卒成明者踰萬人

懋以等第貸民錢十萬緡又得權酷之贏軍用無乏懋用是得職

名懋除職在元比代去又獻錢五萬緡其後勘當如章然懋所獻

羨錢朝廷皆已移用但貶懋二秩而已餘公私掃地列將陳思恭

統步軍二萬張公裕水軍一萬皆留成郡境軍費不貲懋得權酷

之贏以供廩稍民不知兵朝廷嘗以直秘閣寵之至是貶秩而去

尋察其枉除湖北轉運判官克所云乃汪藻所撰懋墓誌中語也

日歷紹興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浙東提刑司奏體訪得吳懋牒諸

縣云都統陳太尉所帶軍馬四千餘人前來駐劄今相度權于人

人戶等第物力錢自三十貫以上借錢二十文省實催到九萬七

十九百餘貫又踏逐崇寧寺屋舍酒務米麴寄造煮酒收息錢三

萬七千餘貫又將朝廷降度牒分下諸縣出賣收到錢一萬一

千餘貫并都酒崇壽務趨出二合酒錢二項共十五萬貫據此則

藻所云非其實也陳思恭步卒四千人并張公裕水軍不應有三

萬人今但云踰萬庶不失實懋

以五月癸未貶秩今併附見

右奉議郎監諸軍計司秦湛

添差通判常州以黨人子特錄之也湛輟子

已丑有司以春分日祀高媒禮畢宮嬪有位號者以次即宮中飲

福受胙如儀 復荆湖東西為荆湖南北路以徽猷閣待制新知

宣州劉洪道為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充荆湖北路安撫使召湖

西安撫使程昌寓還行在仍命洪道以所部顏孝恭崔光弼軍之

鎮熊克小歷四月甲申時朝廷已除呂社湖東提刑社因言荆湖

鎮公東西路地勢人情皆不便乞依舊為湖南北從之蓋克不考

繫之四月也 詔申嚴福建路私有私造軍器之法以提點刑

獄徐庚有請也

庚寅監察御史婁寅亮罷寅亮既為秦檜所擠按治無所得至是

獄成坐為族叔鄂民田改立官戶刑寺當寅亮私罪杖罰銅七斤

詔免所居官送吏部未幾寅亮卒 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宗輝萊

州防禦使主管侍衛馬兵司公事邊順皆貶秩一等坐城中多劫

盜也既而盜獲復其官三月癸丑復官 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謝克家引

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奉直大夫知

邛州陳右提點潼州府路刑獄公事而以朝散大夫鮮于繪代之

時有旨以朝諸大夫王傑知邛州浚乞合改替繪朝廷不能奪也

是月知商州董先叛附于劉豫先是閣門宣贊舍人李興以節制

軍馬屯於商州會先為陝虢安撫使統制官耿嗣宗所迫來依興

以兄事之未幾河南鎮撫使翟興裨先知商州先心慊之密有害

興意因置酒伏甲執興于坐以鎮撫使之命械興赴河南欲于中

塗殺之行兩程宿山林菴舍中興見群卒熟寐乃荷械而去逮曉

至洛南農家人識之咨嗟熟視遂破其械以糗糧遺興使去其子

女諸妾皆被害興既脫復得麾下舊兵千餘人往來商虢間先既

與興為仇且劉豫勢漸盛先不能軍遂以商虢二州降豫 初淮

西諸州多為劇盜所據朝廷因而授之閣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

宏雖受朝命陰與偽宿州守胡斌通李成之敗也褒信縣射士許

約收其潰兵入光州城以收復告即以約知光州約與武節大夫

中州刺史知壽春府陳卞皆與偽境往來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光

州土豪張昂獨率民兵據仙居縣之石額山為寨事聞詔授昂忠

翊郎忠義兵民統領至是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之民苦劉豫

唐政皆望王師之來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聞之即遣使撫諭卞  
宏二人皆聽命既而豫遣偽京西南路安撫使王彥先攻壽春為  
卞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卞尋復固始縣會豫衆犯二州卞棄城保  
南岸夢得令統制官王冠張俊等援之豫衆引去彥先維州人也  
此以葉夢得行述增修而不得其日月熊克小歷附之此月按日  
歷三月六日李光奏體問得江安撫大使司已差王冠知宿州過  
江前去則冠之行必在二月也又紹興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冠過  
申順蕃知宿州胡斌令人費文字誘宏從偽已行處斬詔特轉一  
官二年二月十五日葉夢得申王彥先胡斌犯壽春府濠州已差  
王冠李貴小張俊策應四月十二日奏已收復壽春府此皆與行  
述同但克所書以陳卞為陳辨又云遂復光皆誤也日歷今年四  
月五日孔彥舟尚申得光州牒係用偽年號則知未嘗復光州許  
約張昂事並不得其年今以紹興二年  
年正月五日張昂奏狀附見侯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夏四月壬戌朔借補敦武郎閣門祇候權壽春府兵馬  
鈐轄陳寶為閣門宣贊舍人知順昌府先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  
得遣寶與守將陳卞同取順昌以收復告遂命之卞等不能御軍  
下多鹵掠中原人大夫望夢得又遣統制王冠率知濠州寇宏共  
取宿州為偽齊王彥先所遂遂陷壽春卞棄城保南岸主管廬壽  
鎮撫司公事王亨興卞有隙且利其甲馬乃以犒軍為名襲取之

盡滅其家

王亨殺陳卞此據明年十二月二日郭偉所申  
附入偉又言亨受偽命武功大夫興州刺史

癸亥詔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以千人屯福州御前忠銳第



六將軍德忠以八百人隸之仍並聽帥司節制時宣撫副使韓世忠移兵西去留統領官陳照馬準所部千五百戍南劍州帥臣程邁以兵少為言故有是命左朝奉大夫宗高知蘄州用鎮撫使孔彥舟奏也

甲子直秘閣通判嚴州黃策罷先是桐廬淳安二縣令以贓為漕臣所劾而策庇之械繫其告者漕臣徐康國等言于朝命按其事既而策亦以贓廢是日曹成入賀州

乙丑廣東經略司言虔州盜陳顯率衆三千人圍循州焚龍川縣詔江西大帥司遣將捕之顯初見元寅年七月壬

戊辰詔知州兼統兵去處非出師臨陣毋得用重刑以秘書少監傅崧卿有請也

己巳宣撫處置使張浚言直秘閣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公事兼隨軍轉軍使趙開措置川路隔槽酒務自建炎四年春至紹興元年秋增收息錢一百四十萬緡已陞直龍圖閣詔中書省給告

庚午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翟汝文叅知政事浙西安撫大使

劉光世言軍中糧乏詔光世具見屯鎮江官軍單甲姓名責取統

領官保明申尚書省故監察御史沈疇贈直龍圖閣以議章繼

盜鑄獄忤蔡京謫死故疇德清人事見大觀元年九月丙申

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此即建炎三年所省者時言者論文武之道

不可偏廢東晉之初首開學校頃緣議者務減吏員諸州教授例

從鑄減今所在州郡添差筭庫捕盜者無慮十數何獨於此而吝之欲望稍修學官使士子有所矜式且廉退之士不至棄遺事下給舍看祥而有是命

壬申以平范汝為德音釋福建諸州雜犯死罪已下因其賈從歸業之人自今毋得告蠲上四州今年夏季稅及夏料後錢下四州民增遭焚劫者蠲今年夏稅訪聞舊來未行茶引歲收息錢至九萬緡自置茶事一司所收十餘萬緡除官吏支費外較其所入與搭息不甚相遠仰本路師臣監司同共講求利害以聞 初命江

東統制官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閻臯以所部五千屯邵武軍臯以檄授賊首熊志寧武功郎充前軍統領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言于朝降臯兩官衝替遂併其兵 中奉大夫廣東提點刑

獄公事臯者先為福建等路宣撫司叅議官 是日建武軍節度

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賊趙進降之進寇江州之瑞昌帥臣李回遣惟忠討捕時賊衆萬二千官軍八千而已平旦惟忠渡江先鋒將武德郎閻門宣贊舍人傅達悉五軍旂幟行以壯軍聲賊諜知之曰先鋒尚如此若全軍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

詔以進為從義郎其徒十三人皆授官仍留江州屯

留屯江州  
在六月

寅進補官在  
八月乙未

癸酉廬壽等州宣撫司奏偽齊兵犯壽春詔本路宣撫司不須輕舉甲戌徽閣待制知平江府胡松年罷初上幸浙西而漕臣營宮室

聞諸邑有取材於民者遣御史黃龜年視其籍而以錦帛與度牒償之松年恐得罪諭屬縣詐言已償民間三分之一而具文以示龜年事聞改有是命

乙亥昭慈獻烈皇后小祥上不視事郡臣進名奉慰 初命館職

校御府書籍 尚書戶部侍郎柳約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江躋言約頃守嚴州畧無措置也 詔進士第五甲人特免銓試次

丁丑奉直大夫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寶罷以宣諭使傳崧鄉言實闇懦不才自到官之後止在揚州乞別選能吏故也

戊寅戶部尚書李彌太兼侍讀彌大乞講筵官不許留身奏事從

之日歷無此今以池與求勅彌大章疏付入

已卯執政奏事上諭二相曰願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當如范

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願浩聞秦仲進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

軍北向且言近聞金偽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必可牽制

陝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自西京入關

此亦一奇也及是上諭輔臣二人唯唯奉詔 朱勝非秀水閔居錄紹興二年呂願浩秦

檜同秉政檜引傾險浮躁之士列于要近以為黨助謀出呂而專政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於是降制除願浩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置修政局議更張法度而檜領之按趙銜之遺史願浩始開督府乃因秦仲出師之故未幾聞仲死願浩遂提行以事考之此說為合恐非檜黨所擠也又是時檜所引如胡安用程瑤江躋張燾之徒皆賢士不得以傾險浮躁名之 詔三省樞密院人本宗有服親勝非所云恐非其實今不盡取

不許任軍中差遣如違重行黜責時辛永宗既得罪 事見元年十一月辛亥

而神武前軍統制王瓌又奏省吏單知彰之兄為本軍淮備使頌  
論者恐其刺探省中事故條約之 中書言諸路州縣民戶因兵  
火逃亡者田業三年外許人情射在十年內者雖已請射聽理認  
歸業已施功力者償其費客戶權田者聽免一料科催田主歸業  
者倍之仍免二年非泛科配

庚辰夔州路安撫使韓迪奏祁王見任本州詔國子監丞李愿宣  
召赴行在初迪功郎李霞者監富順監鹽井其子勃不肖蓄妓家  
貧無以為資遇保義郎杜遠于萬州欲從之假丐即為稱祁王遠  
以舟送至夔具以告迪迪聞于朝會內侍楊公謹在夔與勃相見  
公謹額能言徐王起居狀勃遂更稱徐王迪不疑其詐即以白宣  
撫司宣撫使張浚令內侍武翼郎趙彥民驗視彥民心疑其非而  
依違以對浚以為然乃給觀察使俸命愿皆勃赴行在

十月庚寅行遣

武功郎樞密院兵房副承旨劉希房等十九人各進秩一等以本  
院言昨范汝為破滅係本房首尾應辨指置行遣調發別無他誤  
故也既而言者論吏行文書蓋其職也今各進官恐將有捐軀冒  
死之人聞之解體而主帥論功第賞轉益冒濫乃命收後旨勿行

第行稿設而已

後旨是月丙戌

朝奉郎江漢者初其本樂府撰詞曲

得官宣和末為明堂司令至是除判郴州言者以為不可罷之  
太學生許燾上書論事上召對命為迪功郎

壬午手詔曰比自宗廟播越國步艱難以來中原士夫隔絕滋久

間有流寓東者往往乏謀寡援致姓名不能上達良可惜也可詔  
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搜訪薦舉三兩人以備器使起居即陳  
與義試中書舍人 是日臨安火

癸未詔曰朕寤寐中興累年于茲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載加考績  
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體貌惟均凡一時啟  
擬薦聞之士顧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才器試可乃已豈可二哉  
尚慮進用之人才或勝德心則媚與潛效偏私浸成離間將見分  
朋植黨互相傾搖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繼自今小大之臣  
其各同心體用敦尚中和交修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  
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頤浩秦檜同  
秉政檜知頤浩不為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為助欲傾頤浩  
而專朝權上頗覺之故下是詔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孔子曰大  
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  
之帝王之道其大如天寧有私哉然而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  
和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以小民之意而窺天不知其為大且其不  
免於怨之也太上皇帝謂登庸二相體貌惟均一特啟擬薦聞之  
士隨材任使曾無有二此其大如天者也進用之人或潛效偏私  
寔成離間使分朋植黨互相傾搖之患不免上貽聖慮此猶以小  
民之意而窺天者也大抵天下之事不患於不可制而患於不能  
知知之於微而革之於早豈有不可制之事哉此太上皇帝所以  
於其幾微而明辨之不憚於播告之修而以絕朋比之漸也

秘書丞李藹為孫傳請謚遂謚忠定 直秘閣知郴州趙不羣陞

直顯謨閣知鼎州充湖北路兵馬副鈐轄代程昌寓也時湖南多  
寇盜二人卒不果行 詔臨安府令馬步軍司分左右廂巡警照

管時初命平海軍承宣使蘭整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而權主

管步軍司邊順援東京舊例為言改有是命

甲申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運米五萬斛至荆南欲理川口興行在相接上曰一二日前猶有言者謂當遣人副浚治軍朕念委之不專難責成秦檜翟汝文皆曰誠如聖訓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制因論大畧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大飛輓駐杭越乃以湖北為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兵可以強國也萬一有桀黠得之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脅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為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近者分鎮京畿淮甸多使暴客錯雜居之獨安陸命文臣陳規荆渚命武帥解潛若降指揮以湖北與諸鎮不同宜有更張放二人之績規宜因任潛宜改移無不可者仍復漕憲二司以理財治盜若襄陽已分鎮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機會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諸隸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左宣教郎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呂祉亦言荆楚乃行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相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時已命劉洪道鎮武昌而洪道未至也

詔今次補授文學人不俟赦降今陞朝官三員

保任聽參邊

乙酉呂願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上寬聖慮上曰朕  
宮中亦自育蚕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事實險

中興聖政上謂呂願浩曰比來苦雨前日祈晴雨即止朕遣人於  
郊外取麥穗視之已結秀若晴霽十數日二麥必大熟茲誠上端  
何必甘露慶雲邪願浩奏曰太宗皇帝嘗命親近人取禾穗入禁  
中又駕幸近郊觀稼皆聖主務農重穀之意臣留正等日昔周公  
於詩作七月歷序稼穡之艱難於書作無逸必曰知稼穡之艱難  
稼穡賤事爾有與於一人之貴哉蓋惟至貴不忘矣至賤然後能  
有其貴况農事食之所出而食者民之所以生歟周公之意可見  
矣太上皇帝憂雨之久而喜晴取麥於郊而喜麥之秀以為過於  
甘露慶雲之端大哉  
王言直中興之本歟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加封梓潼縣英顯

王武烈二字王晉人張惠子也居縣之七曲山舊與姚萇交逮萇

據關中因不復出後人即其地祠之浚言比形靈應大破羣凶詔  
令中書省出告是日李紹姑受海廣宣撫使之命置司上遣內

侍蓋撫門令親上道乃還賓客多往賀綱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

賀人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

今雖閒居其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平日

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是夜太平州軍士陸德等縱火作亂因

守臣左朝奉大夫張錡殺當塗縣令鍾大猷閉城自守先是錡與

兵馬鈐轄武經郎趙子綱不協劾罷之子綱因激怒諸軍既執錡

遂領州事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聞變遣統制官耿進右奉議郎通

判建康府錢需率兵水陸捕之子綱罷在  
四月己巳

丁亥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張榮進秩一等榮為盜久朝

廷聞榮與其部曲殺平民而取其貨命劉光世圖之尋召榮入朝復進官遣還郡命劉光世措置在去年十一月庚戌降旨召榮在今年四月乙卯

戊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章事兼樞密院事呂頤浩都督江

淮荆浙諸軍事制曰盡長江表裏之雄悉歸經略舉宿將王候之

貴咸聽指呼時頤浩將謀出師而秦檜之黨亦建言昔周宣王內

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上乃命頤

浩總師開府鎮江頤浩請辟參謀官已下文武七十七員鑄都督

府印賜激賞銀帛二萬匹兩上供經制錢三十萬緡米六萬斛度

牒八百道月給公帑錢二千緡仍許召諸州守臣時暫至軍前議

事皆從之頤浩都督之除日歷會要玉堂中興制草皆在此日而熊克小歷繫之四月十八日已前蓋以是日上有專治

軍旅之論不知是時雖有定議未降制也但日歷載頤浩畫一陳請狀在四月三日所不可晚當是閏四月三日所奏而日歷誤繫併附此俟考

改追復觀文殿大學士相國公韓忠彥追封魏

國公以元祐宰輔入黨籍者八人獨忠彥未加贈故也南康軍布

衣李或元祐戶部尚書常之從孫也靖康末嘗率里人捍賊江西

帥臣板授迪功郎至是安撫大使李回言其學行于朝詔補正

已丑給事中王叔教守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降授左武大夫萊

州防禦使闞臯赴都督府軍前準備使喚臯故為呂頤浩部曲故

頤浩請之武德郎江東安撫大使司同統制趙琦為樞密院准

備將領尋命琦以所部二十充御前忠銳第八將琦已見三月壬辰改充忠銳將

在五月詔建州豐國監復鑄錢監舊有役兵五百提點司歲給黃

辛酉



銅五十萬斤白錫五十萬斤鑄錢二十萬緡及是纔餘役卒數十人乃成鑄額之半端明殿學士知潼川府宇文粹中求去張浚承制以其第直秘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時中代之又以右中大夫陳古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

粹中奉祠以七月庚午得旨蓋用浚奏也續成府時中以四月二十八日

改差改  
附此日

是月直秘閣主管廣西經略司公事許中令諸郡上丁輸招募勇

敢錢戶八千自治平間平間於廣東湖梅循惠等州專置槍手熙寧間又於諸州關兵處增置保丁每農隙輸赴州縣教閱防守若

廣西邕州之峒丁本以防邊交趾而欽廉宜融平觀諸郡亦各有

土丁欽廉之公海宜融之防邊率以三等戶五丁取一至四等以

下則戶以一丁充團結而已平觀邊之地則團結父子全丁凡

土丁者並蠲其身丁稅錢皆不離本處及中為廣西帥始調羈縻

州峒丁赴靜江防拓往來剽掠所過駭然經涉冬寒死者殆半每

遇戰守則統兵官先驅土丁赴敵潰喪愈多至是中以聖旨盡發

一路土丁既而言恐妨農事上欲召募敢可丁輸錢五千并折米

錢三千並易輕齎赴帥司一方大擾

三年二月壬午明橐奏許中五罪論科土丁錢事在此月

今附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漳州趙億乞守本職致仕許之

見 **億年纔五十三也**

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呂祖等薦章修入汪藻作億墓誌但云以疾請老從

之亦不言其故日歷此月九日壬寅有都省奏廣東運司建安四

年糴米陳腐弛慢失職不提刑司覈實指揮然止是詰責當職糴買官億前任轉運使恐非其實故也訪附於此因史須詳考

顯謨閣直學士李偃卒于饒

州僊傳在此月  
未得其年

庚寅偽齊劉豫移都汴京士民震駭豫乃下詔以撫之因與民約  
曰自今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務偽  
尊其祖忠曰毅文皇帝廟號徽祖父曰睿仁皇帝廟號衍祖偽左  
丞相麟簽所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以尚書戶部郎中  
兼權侍郎馮長寧參謀軍事從汴京留守益為京兆留守豫在開  
封凡軍國事以至賞刑闕訟毋巨細申元帥府取決汳河公淮及  
陝西山東等路皆駐北軍由是賦歛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偽  
太常博士直史館祝簡獻遷都及用馬賦略曰蠢爾蠻荆弗賓弗  
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芻之船豈惟觀長淮歛大江而已哉豫  
批云文賦非治天下所尚然自前朝之季上恬下嬉殆忘監牧國  
家創業力為生靈除禍亂致康泰以馬為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  
多狃於舊俗未知盡牧自芻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  
者知此為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軍政與減磨勘以示無言不  
酬時西京奉先卒李英賣注椀與虜人豫疑其非人間物驗治得  
實遂以其臣劉從善為河南泌陶官谷浚為汴京泌陶官於是兩  
京民間窖藏及冢墓破伐殆遍矣

趙姓之遺史於此書張孝純罷  
相劉麟秉政恐誤麟去年已為

左相  
矣

閏四月辛卯朔戶部尚書兼侍讀李彌太秘書監傅崧鄉充徽猷  
閣待制並為都督府參謀官直顯謨閣福建轉運副使李承造陞

直龍圖閣為叅議官尚書右司郎中姚舜明充秘閣修撰為隨軍

轉運使起復左武大夫榮州圍練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復榮

州防禦使兼都督府統制軍馬翌日願浩言臣今以僕射職事出

凡所措置乞一切作聖旨行下續具奏知許之後數日彌大於講

筵留身言東晉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圍幸無佗願

浩不且輕動又言己為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

政如漢<sup>朝</sup>故事以察官即官為之欲殺其專自都督府始陛下必欲

遣臣與崧鄉當別為一司伺察願浩遁失密以啟聞上以為離間

君臣彌大遂改命尋詔謀議官叙位視兩省官奉使機宜官視職

司幹辦官視雜監司遠人在諸州通判之下時已罷隨軍轉運使

而崧鄉舜明所除職論者以為太優殿中侍御史江躋請降旨以

督府權任至重特許置隨軍漕臣一員又請自今非見任宰相暫

出撫師其所辟僚屬除官進職不得輒授此例詔令三省遵守願

浩不悅許置隨軍漕在此月丙申叅謀官已叙位指遣內侍衛

茂寶往紹興府津送所留宮人赴行在詔左朝奉大夫知太平

州張鎔先次衝替令安撫大使司追攝取勘時本州言鎔自到任

不法等事已行拘收聽候指揮乞早降曲赦庶軍民一向安業中

書乃言訪聞鎔贓汙不法郡民厭若遂罷之仍詔陸德弇並特與

放罪既而聞德不服乃命知池州王進合兵進討又詔江東安撫

大使李光親往視師未行而城破遣王進在丁未詔光躬親前去節制在丁未今併書之

壬辰詔戍兵於屯駐所在有違法許守臣監司按舉其兵校於知通並依階級法用樞密院請也

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其尚書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閣門祗候沈起入貢詔秘書省校書郎王洋押伴楷獻金百兩銀千兩帛二百匹紙二百匹人參五百斤詔賜惟清起金帶賜酒食于同文館辭亦如之初議遣從官出使既而不果行洋資深子也直秘閣主管洪州玉隆觀衍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為右承奉郎封衍

聖公

甲午上諭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督之任以大軍委卿不當復親細務頤浩惶恐奉詔

乙未呂頤浩以右朝請大夫令時主管行在大宗正司上令易環衛官頤浩言令時讀書能文元祐間蘇軾嘗力薦恐不須易環衛上曰令時昔嘗事宦官譚稹清議不容不當復齒士大夫之列乃以為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令時燕懿王元孫也宣撫處置使張浚奏以通直郎王擇仁知涪州擇仁初除河東制置使制置使會都統制韋忠佗不能守以山寨降敵統制官朵用臣馮審以餘衆赴宣撫司擇仁因改命詔諸路類試進士赴殿試不及人正奏名與進士同出身特奏與諸州助教調官如文學例以道梗特優之也

丙申戶部尚書兼侍讀李彌大罷為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仍

詔以彌大係侍從官特不避本貫御史中丞沈與求言彌大謀問君臣妄自尊大自陛下駐蹕錢塘四方顛顛日望朝廷為向進之圖今陛下命願浩提相印總師律都督諸道之兵而節制之聖慮精微罔不曲盡中外翕然為甚盛之舉彌大諉有他見自合委曲開陳贊廟畫乃緣懷私妄有奏請掩陛下推誠待遇大臣之盛德沮陛下抗志經理四方之遠圖望賜降黜疏再上後六日詔彌大落職奉祀 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繫曹成于賀州境上大破之初成既得賀州聞兵飛至以兵守莫邪關飛遣前軍統制張憲攻關軍士郭進與旗頭二人先登進揮槍而出殺其旗頭賊兵亂官軍齊進遂入關 日歷飛中以閏月十二 飛喜補進秉義郎解金束帶以賜官軍既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賊黨楊再興率眾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却順夫為再興斫臂而死飛怒盡誅親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張憲與撞軍統制王經皆至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翻官軍追擊不已成屢敗眾死者萬數成率餘兵七桂嶺縣 楊再興 初見建 炎二年六月不知即是此人否

丁酉詔奉迎溫州開元寺直宗神御赴行在初章獻明肅皇后以黃金鑄章聖神御上恐其誨盜故遷焉因愀然謂宰輔曰朕播遷至此不能以時薦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 左朝奉即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觀除名象州羈管

先是李光為吏部侍郎上疏論覲知臨安府盜用助軍錢四萬餘緡呂頤浩秦檜削光名下其章付大理落覲龍圖閣待制至是獄成覲以衆證坐以絰文紙劄之屬饋過客計直千八百緡有司言覲自盜當死詔貸死免決刺所過發卒獲送連坐流徙者又三十餘人久之二相免覲上書訴枉乃放還下光章在二月庚午降旨以衆證為定在三月庚戌罷後苑作惟留老工數人作方鎧以為武備

戊戌賜紹興府行宮復作府治上謂時方艱難宜惜財用若別建府第益煩費矣直龍圖閣劉寧止充秘閣修撰江淮荆浙都督府參議官

己亥呂頤浩進呈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上言大智知兵法用因語頤浩人材隨能器使皆可就事鄉為宰相當識援人物如大智且携以自隨今造水戰之具不當棄能也詔移紹興府權貨務都茶場於臨安

辛丑詔武德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池州兵馬鈐轄韓世清特處斬世清既至行在拜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軍中呂頤浩欲除之會浙西兵馬副鈐轄趙令駿訟世清在蘄州嘗以黃衣衣己語言狂悖下大理世清具服因醉怒以緋脚黃旂被令駿向之山呼故抵死仍詔以世清一身專謀不執其部曲並無干涉令樞

密院榜諭諸軍

世清悖事在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熊克小歷三月

世清誅之仍揀其衆瓌帥之赴行在實甚誤矣光至宣州在二月辛卯揀軍在三月壬辰世清伏誅在閏四月辛丑相去凡四十日

大理寺劄子節文寺司收管韓世清加項根勘撥招建炎三年十月內不記日月與子數蓋酒後去州衙理會官兵關干錢糧見知州甄采共趙令駿坐間有遜到舒州劉文傑一道令世清聽他使喚世清道劉文舜舊曾與世清廝殺怎教聽得使喚趙令駿道我新從舒州來劉家人無事世清道趙令駿你莫與他劉文舜廝說着待來莫世清你是皇親趙家人世清手下人未曾起動民間你是淮西兵馬鈐轄何自交割取我人馬遂喚使臣軍兵取將黃旗一面來意符交趙令駿披着不移時有使臣軍兵一百來人將到緋衣黃脚旗一面世清下階指定趙令駿你又不肯交割世清人馬你胡做時須肯交割世令使臣于閏將旗去待與趙令駿披着世清不合指定趙令駿呼萬歲其時趙令駿走起面西北槍起頭中口稱太祖官家令駿不曾胡做世清即時便覺有酒不合與趙令駿呼萬歲等不虛有旨韓世清特處斬仍令大理少卿前去監斷

癸丑詔統兵官行移用劄子者徒二年 左朝奉郎辛次膺監諸司審計司次膺掖縣人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朝諸郎楊仲先為夔州路轉運判官

甲辰張浚奏桑仲侵犯均房州已今鎮撫使王彥掩殺乞嚴行戒

約令兼聽臣節制詔京西係屬宣撫處置地分自合節制先是范

宗尹當國以京湖道遠乞勿隸宣撫司故浚以為請前三日仲以

南陽破賊功進一官而仲久已死矣 責授中大夫余深卒

乙巳宰相奏以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誼儒者賴其奏讞平

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

丙午呂頤浩言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屯鎮江兵冗不練必敗事乞

移光世一軍歸關上不允翌日再請上曰比聞光世軍糧不足若

驟移必潰卿至鎮江可先犒設使恩信既洽然後料簡光世惟卿

所用不必移也朕之愚見如此頤浩歎服時光世招納蕃漢及淮

北人民來歸者不絕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之未去也亦招宿州人陸清等率衆來歸樞密院言事體非便詔今後不許招納其後光世言結約到北界七十餘寨請降詔書撫之上不許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敗曹成於桂嶺縣成拔寨遁去賊將楊再興爲追騎所及跳入深澗中軍士欲就殺之再興曰勿殺當與我見兵飛遂受縛飛見之解其縛曰汝壯士吾不汝殺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謝之飛留以爲將時成既爲飛所破遂走連州飛命前軍統制張憲追之成窮蹙又走郴州守臣趙不郡乘城固守成轉入邵州會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既平閩盜乃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而道處信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群賊不虞其至大驚以爲神世忠聞成屢北遣神武左軍提舉事務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董收往招之成以其衆就招有赦最獨不從率衆走沅州戴白巾稱爲臣報仇最後歸于張憲

曹成受韓世忠招安諸書不見日月按世忠以

六月五日奏到則必在五月甲巳前去此蓋閱月今併附此當考

丁未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席益移知平江府賜福建等路宣撫司錢十萬緡以賞戰士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復徽猷閣直學士程唐爲寶文閣學士充叅謀官專一措置財用浚言唐累該赦宥合復舊職已劄下先次繫階乞下有司於寶文閣學士上降勅又言四川監司知道闕人去處本司已差官到任而朝廷所差官後至者乞別與本等差遣皆從之御史臺檢法官晏敦復言逮事曾



祖母張氏乞納左承議郎一官為張氏追封許之敦復殊曾孫也  
己酉更鑄樞密院印 初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樞密院將嶺韓京  
以所部屯茶陵縣而湖南安撫司統制軍馬兵錫在郴州二人皆  
起於群盜所將多湖東士人京本王以寧部曲兵皆精銳聞以寧  
之廢心常不平會有前河東經畧司幹辦公事王久中者遺錫書  
論京專權擅命錫聞于朝事下韓世忠未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  
飛并京錫軍自將之至是以聞

庚戌武德大夫知池州王進言已復太平州先是江東安撫大使  
司統制官張俊耿進等攻城未能下進以所部赴之叛兵陸德等  
受招進挺身而入其次周青者言不順進乃召使臣張錡叱令置

對乘賊不意執青斬其首俄而耿進自西門張俊自南門入諸軍  
既不相一遂殺人縱掠城中亂兵馬鈐轄權州事趙子綱乘間遁  
去俊執德以獻伏誅其後二人交訟其功詔李光宥竇光上進等  
及軍士五千八百餘人功狀于朝上命以功贖過而子綱與錡皆

勒停初進在池州嘗以事械司理叅軍衛允迪而釘其手言者交

奏其狀未及究至是呂頤浩遂命進以所部二千屯饒州

進罷池州不見

月日接日歷九月戊寅樞密院勘會都督府已差本府統制官王  
進將帶官兵前去饒州勦劄候到饒州權聽守臣李彌遜節制今  
附見德之始叛也懼官軍將至謀盡黥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

後擁衆渡江慈湖寨兵馬俊適隸周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  
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後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

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後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

卧旬日賊黨益落官軍四合遂就誅後贈俊修武郎為立祠號登

勇

按史王進以閏月四日奏捷且奏張俊冒爭加賞壬子詔李光

體究甲寅俊申進恣行殺戮五月丁酉光奏子綱罪勒停九月

庚辰詔以功贖過更不推恩始終凡百萬餘日事今聯書之錄停在十

二月馬俊贈官在三年十月丙申立祠在四年正月己巳

辛亥百官以天中節開啟道場于天竺寺有軍將乘馬與權吏部侍郎廖剛爭道蹄傷剛左股宰相奏軍將爭道當降黜上曰第言軍將犯朝儀可也

壬子呂頤浩言今歲防秋當用兵江淮之間若車駕時巡則諸將孰敢不盡力但恐道路玉食不備上曰朕自艱難以來奉身至約

昔為元帥與士卒同甘苦一日在道絕糧朕亦終日不食今君禁中雖官上食間食彘肉一味若在道路雖無肉食庸何傷乎初

陝西都統制吳玠戍河池縣同都統制王彥戍全州二鎮皆飢而利夔路制置使兼知興元府王庶過為守備閉石門仙人關塞褒斜路商販不通玠彥病之因訴于宣撫處置使張浚浚初欲調護

庶令與玠彥結好玠彥言庶遇已無善狀始庶治權酤與關市之征得其贏以市軍儲有三年之積又為亭候數百達于秦川至歲

終有三萬人伏於是言庶難制馭者浚感之檄召諸帥會于益昌庶亦覺有間已者以素隊數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

富平之敗屬耳軍未可用也浚不樂曰君欲棄三秦耶乃以便宜命庶與知成都府王似兩易是日似發成都

癸丑端明殿學士許翰提舉萬壽觀趣赴行在時翰避地嶺南辭不至  
甲寅詔責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朱勝非許自便尚書  
右司負外胡世將守起居郎中大夫洪炎為秘書少監秘閣修撰  
劉棐為右司郎中監察御史黃龜年守左司員外郎炎弟宣和中  
嘗為是職坐元祐曲學罷去至是復用之樞密院計議官張  
致遠添差兩浙轉運判官河南布衣林向進砭石論詔赴都堂  
審察

乙卯詔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擬除時呂頤浩秦檜言祖宗舊制  
內外差遣並付審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請謁奪競之風息  
近世堂除闕多侵占注擬士人失職廉耻道喪彼外自監司郡守  
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及官職書局編修官外並  
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詔諸鎮撫使襄陽桑仲河南翟興荆南  
解潛金州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州王亨訓習兵馬廣行  
布種儲蓄糧食非奉朝旨毋得出兵  
丁巳右通直郎新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蔡延世改通判  
太平州以才選也

戊午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淮東宣撫使劉光世特  
起復光世始聞父延慶之喪詔遣中使起復故官治軍事光世乞

持喪不許賜金帛甚厚

欽宗實錄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丙辰金人

西兵萬餘人奪開遠以出至龜兒寺為追騎所殺靖康朝野金言  
等諸書所載尤詳而光世自言弟光烈自陝西前來面說有保捷

兵士王進自金寨中走歸稱父於建炎二年內結約本朝人要走  
歸金知覺捉回遂被害身亡疑光所云走卒之言未足據趙姓之  
遺史延慶死于亂兵光世不知其存亡多以金寶遣人詣偽境尋  
放詔興二年五日有客人自偽地來得其父之骸骨言死狀皆不  
可參考云以骨雜甘草把中故偽官司不能發察或勸光世割皮  
滴血以驗之光世不從以禮安葬發哀成服姓之所云必有據合  
此附見 將仕郎賀廩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廩監平江府糧料

院仍官其家一人廩鑄子也

已未降授左朝郎留岑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去年十一月乙酉

與此相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起復朝請大夫張澄為利州路轉運

副使宣教郎夏珙權陝府西路都轉運司判官公事秘閣修撰程

千秋知巴州澄滎陽人始以娶宗室女補右職後王黼薦易文資

建炎初黃潛善以為樞密院編修官與浚同命故浚引用之 封

漢南昌尉梅福為吏隱真人 初襄節鎮撫使桑仲既為都統制

兼知郢州霍明所殺其將吏馳報副都統制李橫于郢州熊小克

母奔告李同副統制兼知隨州李道聞之與橫共率其兵編素圍

郢明有口辨登城謂橫曰仲心難保先殺明次及兄矣何如吾二

人分其象輿地請命于朝不聽攻之彌月橫刈其麥以贍軍城中

糧乏至是攻圍益急惟西城石壁下臨漢江敵不能近明知事急

乃夜半縋石城而下與其徒數百泛舟順流而去翌旦橫始覺之

追之不及明奔德安府鎮撫使陳規謂之曰仲鎮撫也汝為其屬

而殺之如法何當速訴于朝以辨曲直明乃去謂人曰仲明皆黠

鬼也今兩亡矣橫遂併將郢軍留其黨李簡知郢州惟後軍統制

王嵩奔劉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州鎮撫使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桑仲量度事勢乘時  
收復陷沒諸郡乃令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  
黃孔彥舟廬壽王亨更相應援毋失機會如能成功當議不次推  
賞仲除節制軍馬未見本月日  
或可附去年乞幸荆南之後尚書左司員外郎潘良貴以父

老乞補外乃除直龍圖閣知嚴州責授招信軍節度副使徐秉哲  
送惠州昭化軍節度副使吳弁南雄州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倚韶  
州並居住先是秉哲等既以赦得還而倚遣人詣鼓院自陳上皇  
出郊之日已方在敵營不預其事乞改正戶部侍郎柳約奏今二

聖遠在沙漠而秉哲等復居善地言之至此陛下寧不動心縱未  
忍加誅亦宜永竄遐荒以為萬世臣子之戒故有是命爰化縣允  
賊李敷仁補正修武閣門祗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浚  
等軍中敷仁起書生為盜三歲蹂四州十縣最後為江東統制官  
顏子恭所破至是始平 淮西招撫使李光執江東安撫大使司  
都統制韓世清于宣州初光與副使王瓌將忠銳神武軍合萬餘  
以辛卯晦抵城下時日已暮隔溪而營世清將迎謁其壕寨將曰  
不可李尚書往淮西而下寨甚嚴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  
何罪遂將親兵千餘人來謁是夜光與瓌共議翌日世清率諸將  
來賀月旦守臣具食瓌先以甲士守其從者光謂世清曰得旨揀  
軍往淮西可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世清欲上馬馬已持去光命  
持黃榜入城統領官楊明吉營聞之諭其徒掇甲毋出世清不得  
已批報諸軍象乃聽命擇其壯者五千餘人後隸神武前軍餘許  
自便光又得世清所用舟九百艘帛七十疋遂執世清以歸其中  
軍統領官趙琦先以精銳二千討賊于建昌亦命琦赴行在熊克  
小歷

云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勞民間惟恐其去至畫像祠之時呂頤浩  
方招安張琪而世清襲擊琪破之頤浩以世清壞其事故不樂後  
徽人翟汝搗在言路嘗欲為世清辯白而未果今敷文閣直學士  
程大昌亦徽人知其事嘗為克言之按日歷頤浩未相時上屢以  
者不特頤浩也然世清彈壓有功亦未可知如李光王瓌所奏揀  
散事亦不言其拒命可見世清初無反意但迹可疑耳今併附此

是日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武功大夫權軍事趙令戮及吏民百  
餘人掠舟船而去遂以其象歸于蘄黃鎮撫使孔彥舟

此以今年  
五月七日

德安鎮撫司  
所奏修入

癸巳詔温州太廟百步內遺火者徒二年 尚書司封員外郎林

待聘為禮部員外郎左朝奉郎張燾為司封員外郎 詔以朱勗

平江南園地賜孟忠厚 貴授果州別駕顏博文乞以赦叙權刑

部侍郎王依擬叙奉議郎與差遣而吏部侍郎蔡密禮言博文嘗

撰偽楚赦書今使之通籍朝端公議未允乃詔文永不收叙日歷

部並無名按此時吏部尚書李光出使而密禮為左選侍郎必密禮也

甲午詔兩浙市舶就秀州華亭縣置司 承直郎施達除名婺州

編管坐為范汝為游說辛企宗也初宣撫使孟庾械達及招撫官

謝嚮業崇赴行在且言嚮等三人與汝為同情反叛殺戮生靈不

可數計聞尚有人為之多方營救不知何意嚮崇未至都道死上

益疑有為之地者下達臺獄命中丞沈與求窮治二月丙達至獄

因得以歸罪二人刑寺當達依隨企宗不多方措畫攻討追二官

罰銅十斤案上特有是命熊克小歷云達送遠郡霸管中途逸去按達十月己丑再竄瓊州其逸云當在

復時今移附十月

乙未江西安撫大使李回言湖東名賊曹成在道州馮友潭州李

宏岳州劉思慶潭岳之間雖時相攻擊其實聞二宣撫之來陰相

交結分布一路為互援之計馮友援潭州踰半年漕臣錢糧不得

移用今朝廷以岳飛知潭州友安得不疑飛亦安能引兵直赴潭

州與友共處若使飛先往道州捕曹成友必懷疑阻害糧饋則飛



腹背受敵之患不若且置或不問先引兵往袁州約友宏云討劉忠以俟二宣撫之來庶使成不便逼嶺最為長策飛之將行也回既諭以此意復言于朝呂頤浩秦檜進呈因言湖廣大寇曹成為首首馬友劉忠次子此數相與交結為輔車相依之勢上曰宣撫司兵到必能平湖南諸寇續次令轉往湖北襄漢間以通州陝譬如漢高祖先遣韓信破趙復破齊然後擒項籍乃詔飛斟量賊勢如未可進且駐袁州以俟世忠會兵時成已進犯嶺南飛亦移兵茶陵而朝廷未知也詔臨安府城內彊盜及縱火焚有人居住之室依開封府法治罪竊盜指揮在四年四月癸卯

戊戌罷江淮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始宗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即真楚泗州置轉船倉納受汴流摺運以贍中

都且因諸路之凶豐而平其糴及是江湖盜寇多綱米不斷發運司歲費錢十六七萬緡第職糴買而已改省之八年四月復置資政殿

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吏部尚書李光充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壽春府滁濠廬州無為軍宣撫使仍命光以親兵千人之任光奏直秘閣宗穎為參議

官迪功郎胡珵主管機宜文字從之日歷葉夢得累乞宮觀可依所乞則是朝廷檢會行遣非固乞祠也熊克小歷亦不云所以案夢得之去恐是處置韓世清事與朝廷異論夢得以世清為大使司都統制不見於它書今年三月四日樞密院勘會江東安撫大使司軍馬數多本路賦入有限兼都統制韓世清一軍人數稍衆已令淮西招撫使司因便前去揀汰撥此則世清為夢得所用而朝廷廢之其罷帥事而代以李光或有此也今且附此更須參考直秘閣知台

州秦梓移知秀州 是日有大夫明州觀察使襄陽府鄧隨鄂州  
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桑仲為知鄂州霍明所殺初仲屢為王彥所  
敗欲再攻金州鎮撫司副統制兼知鄧州李橫曰不率三軍入西  
川即殺敵以圖報國勿坐困于此仲檄明日金州草寇當道當盡  
勦除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主名為誰安復鎮撫使陳  
規聞之亦遣人謂明日朝廷以郡授汝矣汝謹勿附仲仲怒陰有  
殺明意明措置鄂州漸成井邑亦有懲郢之心仲以二十騎疾馳  
入鄂州明聞謂其黨曰大太尉來定見害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  
百里髻必解散預備有力者為之束髮坐定明卑詞謝曰擇日即  
起兵豈敢違令事未湏遽莫要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既得其髻  
即擒而殺之囚其從者而以反聞後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歸朝  
得召見上問仲何如人去疾曰忠義人也上問其說去疾曰仲嘗  
為臣言必欲取京師以獻朝廷第乞二文資以祿其上惻然感  
動授仲二字旂維將仕郎旂維以紹興三年二月戊子補承信郎  
既而去疾言維年七歲已能誦論孟不  
類武人是月壬子改  
補將仕郎今併附此已亥布衣王大智授右迪功郎添差樞密院計議官呂頤浩言大  
智知兵法上召見便殿而命之 制授故南越王季乾德子陽煥  
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趾郡王  
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之獨安南如故  
懷遠軍節度使占城國王楊卜麻疊懷遠軍節度使閣婆國王悉

里地茶蘭同野大同軍節度使真臘國王金哀賓深皆加恩以明  
堂政也右承事郎潘疇通判通州疇葆真宮道士也建炎中以從  
張浚勤王改京秩故以命之既而言者論其添竊冒濫為指紳羞  
命遂寢寢命在今年  
四月庚辰

庚子戶部尚書李彌大乞命近臣講求祖宗委任三司之意詔給  
舍看詳申省 詔自今行軍專委本路漕臣一員通融應副議者  
以為隨軍漕運出於一時故以州縣則不從其號令以運使則不  
恤其有無甚搜求獻羨以為己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有是命

言者奏山東艱食而帛踴貴商人多市江浙米帛轉海而東一  
縑有至三十千者詔許告捕獲人補承信即賞錢三千緡犯者依  
軍法逮捕官失察者抵罪 是日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  
及金戰于方山原敗之時隴州移治方山原守將范綜以散卒兵  
數千駐原上金人所命陝西經畧使薩里千與叛將張中彥慕容  
洧合兵來犯陝西都統制吳玠命政及吳璘雷仲救之大戰三日  
焚其寨翌日敵引去政臨泾人初為弓箭手驍勇過人玠用為統  
制宣撫處置使張浚錄其功擢政知鳳州

辛丑鑄紹興經筵印 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實言  
根括到揚州未種水田一萬七十頃陸田一萬三千頃已分給六  
軍起時耕種從之 直秘閣王喚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丙午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一員

熊克小歷在二月  
丁丑今從日歷

以尚書右

司員外郎仇愈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直龍閣江淮發運副使姚舜明為左司郎中監察御史胡世將守右司員外郎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張守請朝昭慈獻烈皇后攢宮許之自是以為例詔雲安軍霸管人謝亮許自便以賞使夏國也

戊申降授武顯大夫威州防禦使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張俊叙所降一官俊起諸盜所部凡七千餘人至是汰其老弱僅三千朝廷嘉之乃有是命詔淮南諸州通判到罷並進秩一等以廬州有請也

己酉左武大夫滎州團練使權神武中軍統制巨師古復為神武後軍統制中侍大夫密州觀察神武右軍中郤統制楊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時衛兵不滿三千沂中病其寡弱於是招丁壯營收圍未半歲軍容果張由是上益眷之詔孟庾

韓世忠至荆湖日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來班師令李綱措置庾初受命宣撫福建江西荆湖三路而朝議恐曹成度嶺故命綱自闔廣之長沙庾言措置相妨乃有是命始吳敏之未罷也上奏言曹成雖已受招陰縱擄掠臣見在桂州措置緣止係廣西軍馬事力至薄望促庾世忠或別遣大將前來於是庾已發福州而敏未知也澧州守將寇宏獲偽知虹縣李子誠赴行在詔給以資糧遣還偽境臨安府布衣孫清上疏論時事詔賜束帛賜鄭億年家錢千緡以其妻韓氏卒于台州故也追奪謝嚮

葉崇出身以來告勅 廢潮州揭陽縣縣海陽地也宣和中以劉  
花三作亂折置至是省之

辛亥承節郎閣門祗候張莘幹辨御輦院莘媿好弟也

壬子左朝奉大夫趙需行太常博士需抃孫也 初泉州花鄭貴

等謀作亂為賈人湯易所告捕斬之至是以易為承信郎

癸丑詔寬兩淮租稅 戶部尚書李彌大言道路無阻諸路上供

錢糧並依限起發赴行在許之 童子朱虎臣七歲能誦七書排

陣步射與其兄端友偕來上召對于內殿端友以誦經子書賜束

帛而虎臣為承信郎虎臣浮梁人也 樞密院水軍統制官張崇

李允文部曲也有象僅五千詔揀其精銳三千五百人隸李光即建

康屯駐 龍圖閣待制知潭州黎確左朝奉郎知台州徐偉達並

罷以言者論其在園城中受偽命也確仍奪職 江西提點刑獄

公事董濬罷殿中侍御史江躋論濬嘗蔡京用事時嘗撰蔡命三

篇以事進取在會稽又嘗畫中興圖以獻故斥之 閣門宣贊舍

人知澤州盧師迪自建炎初結連山寨豪傑至是五年上在會稽

師迪與其徒赴行在請兵收復河東州縣上命往張浚軍中俟路

通之任師迪以非本計辭不行固請留紹興以俟命上許之師迪初見

建炎四年八月戊子 是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閣門宣贊舍人河南府

孟汝唐州鎮撫使知河南府兼節制應援河東北兵馬使翟興為

其將官楊偉所殺初偽齊劉豫之將移都汴京也以興屯伊陽山